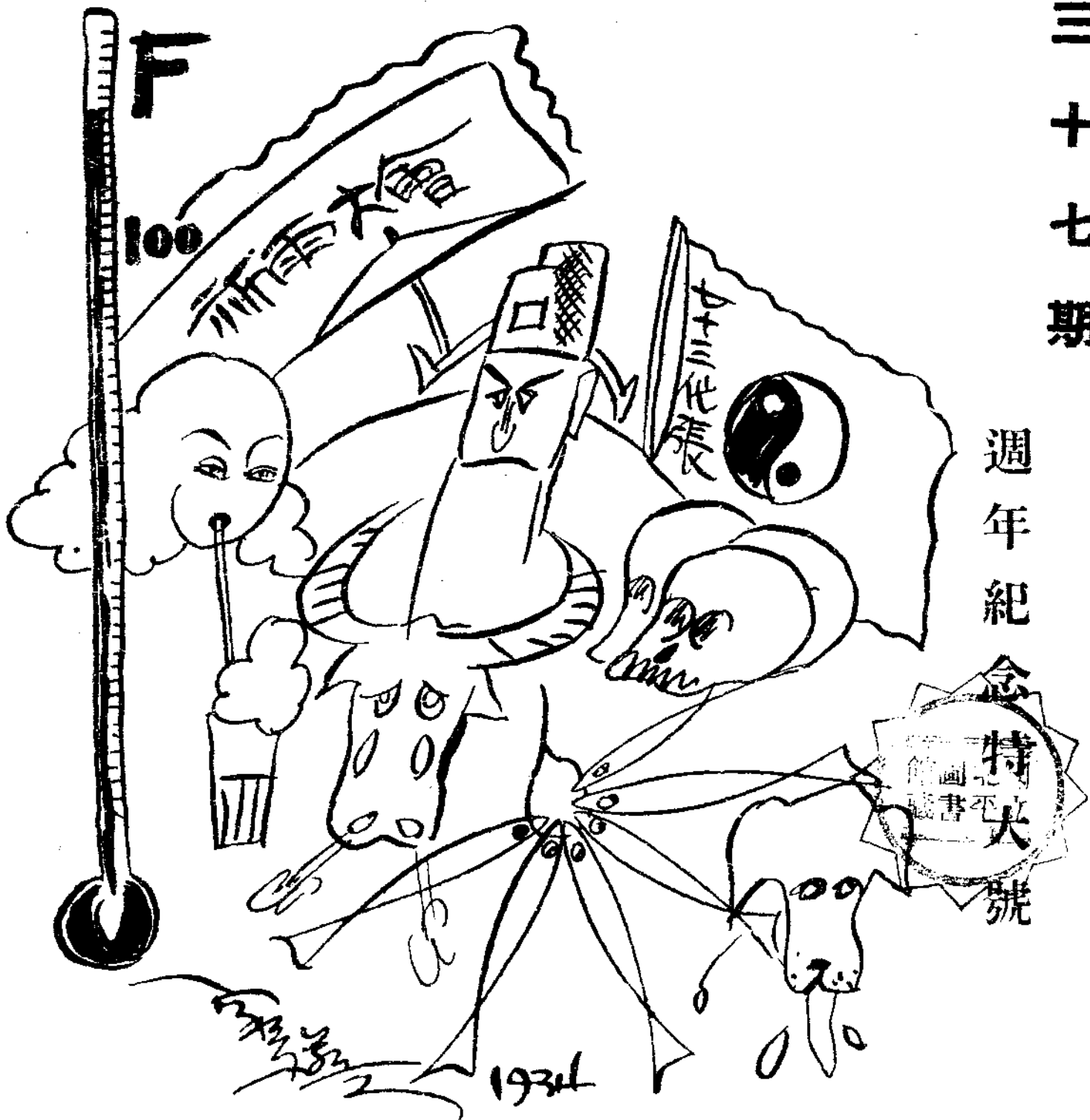


第十期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三十七期



DECAMERON

NO. 37
分五角一洋大份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為最有趣味之讀物，沒有偽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真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人的好朋友。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

每逢星期
六出版

人言

(號大特年週半)

第一卷
第二十六期

人言周刊 第一卷上册合訂本

要目

奧國的政變與歐洲的和平
岡田內閣的意義
法律智識的普遍化
再論私刑的人生觀
現代青年的觀
談刻與爭鬥
和平與爭鬥
陳巡檢與失妻戲文
自然教育與暑期生活
無聊和有聊辯
缺陷與滿足
西康婦女的生活
南洋政府統治華人的
七日幾種政策
一個人的談話
客窗夜話

謝雲翼 谷聖人 倉迭 曾溪 張長 傅彥 徐長 徐長 趙景深 華亮 今平 王陵 言若 肥瞻 斐兒 林語堂 邵美 徒然

兩種饒有興趣的日本
「瞻養費」與「慰籍科」
青島的夏天
首都漫談
最近的廈門
到西北去
勞者自歌
鎮江小記
苦暑隨筆
談醫藥罪
聖人之罪
北平的書夫
天災的通不通
日本通不通
誰的錯過不
瞎子的權威
文丐的權威
過去與未來
一周間

新符仲鼎林岳豐黑密韋傅李倚汪子月黃子景記
濂星塵民 銘星 武銘 仁武 豐子 嬰巨 濤嘉 縉 重 之 恩 仁 者 者 者

第一出版發行

上海平涼路平涼村二十六號

精裝每冊洋一元五角
平裝每冊洋一元

談 日 十

生活紀念日



十日談第三十七期目錄

十日談一周年.....	記者	二
血與錢.....	樹三	四
習俗與環境.....	郎瑛	五
夏夢是誰的.....	古紫	七
從處女香靨到漆脂粉.....	章毓參	八
拾米日摩記.....	楊益平	一一

祈雨.....	阿金	一三
鄉村雜景.....	穉羊	一五
農村破產寫真.....	伍熾芬	一八
鄉風.....	虞家桐	一九
暑天在廈門.....	蒲納	二二
煙台一瞥.....	梁振東	二五
丹溪.....	古月	二八
曾失鬼談話.....	曾高譯	三二

今文觀止.....	三六
張競生致養金花書.....	三六
菩提學會緣起.....	三七
微風文學會宣言.....	三八
揚州旅滬同鄉宣言.....	三九
張競生印象.....	準之	四二
章競民與汪靜之.....	冷香	四三
兩位未成名者.....	前橋	四五
小記二詩人.....	斯文	四七
伍慈甫印象.....	安荷	四八
方瑞德印象.....	風魂	四九
李長之.....	小嵐	五〇
施盤存聲明.....	五一
泗上作家.....	余行索	五二
斗屋獨白.....	柴扉	五四
隨感二則.....	但爭	五五
世外桃源學生生活.....	梁人	五六
明們的校歌.....	穉羊	五六
廣州學校招生.....	木木	五七
是非.....	老曉	五九
學校生活散記.....	徐系宇	六〇
學校粉飾過了.....	前轍	六〇
北平的警察.....	老關	六四
香港苦力現狀.....	備賢	六四
關於夏鄆鄉了頭.....	黎仁昌	六八
陸氏血案.....	家械驛	七三
吸煙室.....	七七
添設信箱.....	七九
編輯室.....	八〇

十日談壹週年

記者

十日談一週年了。這中間也很有些波折，雖只是短短的一年。

最先是人渣問題的發生。這事實實在由於誤解，別人的誤解我們，再經人從中一挑撥，於是這誤解更利害了。在許多挑撥者之中，我記得有一個某人渣頂起勁，好像被稱為只通了一點的獨角笨牛的。我們最先就有這一種奮鬥的勇氣的，不過不很能夠徹底是可憐的。我們知道雖則是公開的祕密，也有不能指摘的神秘，而且一種朽腐的暗力附着着，不過希望社會進步的我們，對於此種封建殘餘，是不能不致其深惡痛絕之意的。

現在我們將那一次的廣告文再抄下來：「敬啟者，十日談第二期短評有朱霽青亦將公佈捐款一文，後段提及之品報，係屬誤會，本刊措詞不善，致使品報對邵洵美君提起刑事自訴。按雙方均係社會上有聲譽之刊物，自無互相攻訐之理，茲經章士釗江容平衡諸君詮釋，已得品報完全諒解，除自行撤回訴訟外，特此登報聲明，表示歉意。」這事件算是這樣了結的。真有點無聊。

去年十月我們的代發行人，中國美術刊行社，搖身一變而為時代圖書公司，於是本刊編輯部遷居於福州路九十一號，不過一月餘，又遷至漢口路同安里二十七號，到了本年一月一日起改由第一出版社發行，因之編輯部又遷至平涼路現址。試想五個月之間，搬了三次場，如何能專心工作，所以成績很難有

起色。第一，從外邊的人看來，也有舉棋不定，勢難持久的樣子，但是到現在，我們畢竟在硬幹苦幹的精神之下，維持到出一週年紀念號了。

這是苦幹，可以由我們稿費的菲薄一點上看出來，十五期以前，稿費由代發行人支付，每期約八十元至壹百元，平均在九十元以下。按字數計，約千字二元左右，但因經濟情形不佳，時常拖欠得很利害，恐怕現在還有人被欠着的了。以後試行再節減，扣到至每期六十元以下至四十元平均每期五十元左右，則千字不過一元上下矣。如此刻扣，當然是很於心不安的，所幸投稿各位很熱心，並不在這種地方計較，他們能了解我們的熱誠，和我們的主張共鳴。我們的能苦幹得下去，全由於許多熱心人的支援之故。這一點我們很明白，以我們的微力，決不能支延到那麼久的，就因為後面有大羣的愛護者，故能掙扎支持；我們不想自居此功。

四月起，從八開大本改做十六開小本，因為編排方面可以省力，而在讀者則有攜帶上之便利，所以斷然改小了。放棄在形式方面的獨創一格，是很可惜的，有許多人抱此種意見，我們也很同感。不過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在中國現社會情形之下，大本尚未為一般人所慣習，只要看用大洋壹角只換十二張的薄紙本，是太不上算的心思，誰都不免有。而且改小後因為頁數多，取材上也可以多變化，所以形式的獨特，也不顧惜了。還有是因為大本的封面難，該種圖畫題目極難求得，畫起來又是很費心血，所以改小本由許多原因的夾攻，遂不得不實現。

關於畫方面，光宇振宇諸位是很幫了大忙的，後來又有陳靜生余忘我幾位很出力，至今各刊物的漫畫一欄，本刊有特別的專長，為許多別種刊物所望塵莫及，因為本刊肯常常採用無名的新人的稿子，注入一種新鮮空氣到漫畫界，比之有門閥派別的沉滯不振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們的漫畫，思想與技巧並重，決非一般老手的無頭腦作者所能企及，這一點是可以自豪的。我們深信，在本刊上的執筆者，全是有大希望的人。

即在文字方面也是如此，我們所載的全是無名的作者，而且也是前途最有希望的人。就實力來講不比若干老作家弱，就意識來講却是比較進步而正確，所差只有年齡和名聲不如，但我們相信這些人將來全是有希望的，我們沒有互相認識，但我們從文字裏可以知道。我們是排斥既成的名人的，說排斥有點太誇大，但他們的無理由鄙薄，我們自然也報之以輕視。不過我們的估價不十分會大錯，我們深信他們的前途。

這中間我們發刊過二次特輯，第一是今年一月一日的新年特輯，將一年中的一切作一個總結束，第二是五月廿日發行的學校生活特輯，因為這一欄的稿件擠，欲求出路，因開此源。內容都還過得去，總算沒有鬧笑話，萬幸之至。其實十日一冊，已經很足夠了，倘使稿件如果經過嚴選，是很可以像一個樣子的。這一點也許是我們有錯失，不能借名撞騙投機賣名，與世俗不笑協，恐怕是失着。

但我們還不想改變什麼宗旨，因為我們認為這針指的方向沒有錯誤。在稿件方面，倘使可能的話，想再嚴格一點，再多

方面一點，再趣味濃郁筆調活潑一點。不過仍不能失却崇真實，慕前進的傾向，無論有許多名人的暴論，怎樣說得響，以為是輕蔑了時代，排斥了摩登，依附了復古，便可增高聲價，可是我們決不苟同。我們相信時代的不可逆性，而且也很清楚看見他們在怎樣巧妙地迎合時代。

要說此後怎樣計劃，實在沒有計劃可說，本來以前的圖畫指誤懸賞徵答以後，是想再弄一點花樣的，可惜我們轉不出什麼念頭，而且也沒有可以轉念頭的地方的機緣，因此遷延到現在，仍是那時的一個空願心。因之現在也不便再說什麼計劃等等了。倘使想到的，可以做得到的，便馬上做，也不想先來大吹大播。



張曉璋作

血與錢

樹三

今日的世界，看來錢于社會上，真與血于人身上是一樣的
重要。

因為在一個人身上，假使一旦沒了血，固然馬上即歸于死亡，同樣的在一個社會上，如果一旦沒了錢是否也馬上要歸于毀滅呢？由此我們也可說，在所有的一個人身的組織，既以血為主要的成分，那末如今的一個社會的構成，又豈不以錢為必須的要素麼？

但是血于人身上，必須能時刻不停的流行着，才不致因停滯淤積而予人以病；又同樣的錢于社會上，也必須能時常的流通而不致于積滯在一處，則于社會才可以無患。由此也可見血于人身上及錢于社會上的重要性和危險性，是何等的彰明無隱了。

現在單就錢一方面說，一般人都說牠是有萬能與萬惡的兩面的。其實在錢的本身，牠並不是這樣的怪物；牠只是由于人使用的不同，有時顯萬能性，亦有時顯萬惡性而已。

人類自脫出物物交換的時代而入于貨幣制度的時代以來，就永遠的在這貨幣即錢的勢力支配下，的若遵守何等鐵則一般的莫敢或違了。如謂：『人為財死』，這就是說人為錢而死。觀古今的人們，有幾個能偏不如此呢？不過貨幣價值（Value of money）即錢的能力，亦即所謂貨幣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于其自身並不能夠表現出來的，必待有了

可與貨幣交易的其他財物之存在，而後才可以表現出貨幣價值即錢的能力來。例如魯濱遜（Robinson Crusoe）于一個人到荒島上之時，雖其衣袋裏還裝有幾文錢，但其價值業已完全的失掉。

這裏不要把話說得太遠吧。那末以我們今所處的世界，既非魯濱遜當時所至之荒島，則我們又安敢否認錢的價值呢？老實說，如今人類的生死問題還不是完全操在錢的手（這也就是亞丹斯密（Adam Smith）所說『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裏嗎？即以人身的血說，如果沒有錢的力量來維持，勢必要歸于涸竭，而致人于死；其外，也會由于錢作祟，橫豎的驅人奔赴流血的一途，遂致這個人類世界終為鬥爭不已的世界。總之人的生死以至社會的建設和破壞，無一不是以錢的力量為主的。

當此六十年以來所未有的常在華氏表百度以上的酷熱中，我還是在屋裏搖着筆桿兒，于是有人進來就這樣的對我說：

『喂，這樣的熱天，難道你真等着那筆稿費來用嗎？老兄，我們到玄武湖或秦淮河去乘乘風涼吧。……』

是的，我雖不是一個資本家，但是我的生活也並不急待着賣稿的錢來維持。我之好寫作，與其說是為換得稿費，毋甯說是為好說出自己心理所要說的話，倒是來得妥當些。若說我真為着稿費而寫作，而寄投，那末我該早就想盡投稿的方法，向那些稿費多的地方投去了，更何必常替人盡義務，和向極廉價的地方投去呢？所以說，在我以為能夠說出自己心裏所要說

的話，却比換稿費還要重要得多哩。

但到一篇稿子發表後，人家照例的要給我些稿費，我于今也不再客氣了。實則這也是以我的腦汁換來的報酬，取之也無愧于心。不過凡爲我已不願說的話，即使其在例外的給我幾多稿費，我只當做是輕視我人格，我會毅然決然的手以拒絕的。他且不論，即如日本人曾一度誘我爲趙逆欣伯第二，就是當我于畢業回國的那時候，他們天天有些人來包圍我，只要我肯聽他們的話，少寫幾篇文章在××學報上發表，就可以有錢來給我繼續的研究——也可說是等年限——一定能獲得博士的希望。然而我終是守定傻子的本分，決不喝那一種迷湯啊。

我也並不欲自詡爲什麼道德家，更不信奉什麼宿命說（*Fate*），但我終感覺得錢是身外物，在夠用的範圍（這範圍雖大小之分，要以「現在的我」爲準就好了。）以內，不必再不義而取以求其蓄積；不然便是爲害于社會，而結果也必會害其自身以至其子孫。

由此我更想到了「航空獎券」，這我又成一個傻子了。因爲這以十元買來就能有五十萬元頭獎希望的大利之所在，更有愛國榮譽之分外獲得。而我至今業已看見發行到第七次。還是一文未買過。只因現在的我沒有什麼五十萬元的需要，而我就怕買來一旦給我得着了頭獎，將要叫我感受日夜不甯的苦惱，更要坑害我的子孫將因此墮落。所以我就甘願不要這種愛國的美名，却也不願自找些苦吃。

不但如此，在民國十六至十九年之間，我確有過三四次可

弄錢發財的機會，無如我的良心和意識，始終是不肯通過；老以爲一個清白之身即自由之身，最爲世間快樂的人生。

不錯。世間一切的一切，都是爲着錢。但我們也必須要保持着我們的熱血，不可見錢就冷至冰點！（177, 1934.）

習俗與環境

卮 瑛

讀本刊第三十四期徐系宇君的中國的職員，感到徐君的口吻似乎太過憤恨和慕羨外國的職員的正經。至少，徐君說中國的職員都是帶着一種自負和高傲的洋洋乎氣概，令顧客們（尤其是窮小子的顧客們）害怕的，吃虧的。而且徐君還非常懷疑地：「習俗歟？環境歟？」所以，本人唐突地寫成這篇不成樣的文章，和一般讀書作進一步的商榷。

其實，這問題是非常簡單的，用不着多咕嚕用不着爲這樣的事情做深一層的討論，更不必像自由談和各刊報上的論戰，爲了「大衆語」問題足要化一個多月的時間和篇幅來討論的。

不過，我們對於徐君所說在某商店所遭遇的一件事，憤恨，而且自己很忠實地說：「店員們都在互相談笑一個都不睬我，我跑了上去：『四角錢臘腸！』我向一個夥友說，並用手推推他意思是招呼他不要談了。」這里，明顯地露出徐君是外行的。在經濟不況的現階段，一般有產階級的老闆都喊「生意冷淡！」的時候，無論那一間商店都設法廣招徠的；好容易才得到一些顧客駕臨；當然，一有顧客臨門的時候便出來招呼了。倘如徐君所說的那間商店的夥計不睬你。那麼，可以知道他們不

會做生意的而且不是要做生意的，他們快要關門的。你只好走，不必進去，買東西不必一定要在這間買的。又何必用手推推他們，引到他們討厭起來呢？其次，徐君又聰明地說：

「據上面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知道我是個穿藍布衣的，一方面因為我搗擾了他們的談話？一方面認是個曲細，外行。」

當然，搗擾了他們是一個原因，外行也是一個原因。不過並不是這樣簡單的。凡做生意的人絕不會討厭「外行」的顧客，反之，想敲竹槓，把價目提高或少給貨品的。所以，徐君未免犯了歪曲之嫌。至于徐君說爲了是個穿藍布衣的，這也未免太不近情理了，而且把自己以至於一般穿藍長衫的人們的威風降低了。譬如一般穿得很醜或破壞的衣裳的僕人之類到他們店裏賣東西的也會討厭了嗎？進而言之譬如妓女，只要有錢的，不論他是怎樣討厭的也不會拒絕了生意吧。總之，凡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藝術，要顯現出自己不會令人討厭的才對。

「咳！我自憤生前何不投爲女胎，享受這無形的便宜。」這又是徐君說一般職員都優待女人，而討厭男人的事情來了。是的，我們很明白，這社會一般的畸形，重女不重男，自古有說：「食，色，性也。」一般的優待女人也不過是想討女人的便宜而已。不過，爲什麼不做女人呢？這確是神祕了。倘使個個都做了女人，一般都由女人辦事時，大多是女職員時，也怕會像這樣優待男人而討厭她們的同性的女人吧。況且在這樣多花枝的現代：「皇后」，「花瓶」等等盛行尤其是現在像「美人魚」，「楊家有女天下知，自此重女不生男」的時候，亦

怪不得一般職員有這樣的態度了。

況且中國歷史上的習俗到現在，雖然名義是男權重，輕女權的，但，實際上，女人何曾有輕弱的地女呢？楊貴妃的權威，貂蟬使當世英雄董卓呂布皆死，那當然是利用女人的色來控制一般的敵人，最近的日本用女人來迷惑傅儀，或中國官員，總之，女人所以見重，其用意亦不出這一套。「色，性也。」又如「美人魚」的賜名，「花瓶」的存在，其意義固佳，而不免有誘惑男人追求，好色之嫌了。

那麼，中國人所以見重女人，實不是今日始，一向，都是一樣愛重女人的，只不過那些故作正經的文人政客聖人之類，專用什麼話來壓到女人的出頭而已。現在，跟着歐化，女人也突然有出頭之機會了。這不是習俗的傳統和環境所迫着的嗎？

至于中國的職員的架子，也是習俗和環境所逼着他們的，譬如過去的皇帝時代的大臣壓制小臣，小臣壓制平民，一直到現在，封建的殘餘勢力依然存在，一般平民受到地主和官僚一面的壓制，也是換湯不換藥的習俗流傳下來的。而且，強凌弱，高壓低，這是環境所必然造成的事實了。

不過，我們進一步說，徐君的遭遇和一般沒有錢的男人所受的遭遇固然是吃虧了。但，這罪過並不是完全歸于一般的職員的，我們很明白，一般的職員都是被一般有產階級的人們使用的。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這一些職員當然也是在「無產階級之列的薪水生活者。」他們本身都是沒錢的人，做到職員的時候便擺架子，欺辱，忘記了本身，忘記了自己也在被剝削

之列的。這當然是罪過了。不過，這主要的緣故還是一般的知識和正確的認識，他們都茫然不明白，還受着過去的習俗的封建殘餘意識所蔽蔽而已。倘如我們要矯正這毛病，首先要有正確的認識給這一般的「上等無產階級」的人們。也同時是歸于正確的社會革命運動底下解決的。那時，這習俗和環境也會跟着改變，所謂男女的真正的平等才會出現。七，十八日夜深時

夏夢是誰的

古紫

先從我自身說起。前幾天不是十分熱嗎？百〇三度，〇四度，〇五，〇六，到過〇八度多啦！這就是根據天文台報告是六十三年來未有的大熱！在這大熱時期：我就沒有一個日中，或者一個晚上睡得安穩過的。原因是太熱呵！不用說沒有錢是裝不起電風扇冷氣管之類抗熱的物質享受的；想造別墅到什麼枯嶺，莫于山等地方去，更是一個極荒唐的大夢！連想住一間比較寬敞的房子，空氣不至于這樣窒悶的願望都難以如願。於是一到夜晚，就鼓足勇氣讓性命與蛇蝎蚊子交換，（這樣熱悶在房裏也大可以中暑嗚呼的。）一板橫陳過我的露宿生活了。可惜做處畢竟不是枯嶺莫于山，風是沒有的，熱氣却不見得比房內減了許多；沒法只得抹汗，揮扇，盼望睡神早些降臨。但在扇着，扇着，扇得有些疲乏，也有些涼的時候，剛想瞌睡下去，誰知手一停扇，熱就如火趕回來了！燒得我又慌忙又扇，來扇個不停。後來熱雖然慢慢兒又有些驅散了，可是這個切盼

十
日
談

着的睡神，已經在好容易召了來後，現在却又溜之大吉了！這

樣一次，再次，弄得我精疲力乏反而睡不着。一夜睡不着，兩夜睡不着，看看頭上星星的閃爍，就一肚子冒起火來：「夜，夜也不能叫人睡個安甯，這不是豈有此理嗎？」想起自家子一到夏天，就瘦得如乾柴一樣，醫生說這是「先天不足」，我真是無法可解了。失眠，據說于身體是非常不好的，不知道熱得睡不着也與身體有害否？每天對鏡子照照自己的尊容，今年比任何一年都要瘦得利害呵！

二弟昨天從鄉下寄信來，說：「爸爸媽媽他們都因為太熱沒有好好兒睡一覺過；小弟生得身痲子，簡直吵得日夜不安甯。」最後又怪問一句：「爲什麼有錢的小囡都沒有痲子的？」我回信的時候索性騙他一番：「你知道嗎？夏天不能睡眠的人，身體是最最好的！生痲子有助於排泄的！」就這樣「聊勝無」地把這封信往郵筒塞了。

夏天，馬路上會像麵一樣的鋪滿許多人，他們都以為外面風涼，可睡個痛快。風涼倒不怎樣風涼，痛快可算痛快了！青草蚊子比針刺還利害，東哼西鳴，這里一口，那邊一針，好個痛快的蚊子呵！於是照樣睡不着！所以日里去拉車做工的也只得在路上打瞌睡了。這樣一天，兩天……又加營養不足，即使性命不嗚呼，也準要患起霍亂吐瀉症的！

不過，天下事全不是這樣的。

小開們睡得太太平，日裏午覺二個鐘頭，夜間也知道開電風扇，坐自己客堂裏看一回啼笑姻緣來催睡。少爺小姐們，那

不必說，他們可以上公園去，裝冷氣管的大戲院裏去，跳舞場裏去，或者，這些我見識不多，不知道還有什了好地方可去否？至于房子裏的佈置，有來甜窩，有電風扇，還會用綠燈泡，涼椅等類，把一個房子弄得陰涼陰涼的。還沒有情人的，則同弟妹親戚們玩玩，吃吃冰凍的東西，時光到靶的時候，就可了。這樣陰涼陰涼地睡去了。一覺睡來當然已『日上三竿』的。再開綽一些的，他們當然去避暑了，青島可去，北戴河可去，還有上面說起過的幾個地方可去。夏天對於他們全是最有意義的節候。他們不會給蚊子叮，蒼蠅吮，所以一個個面上容光煥發，神氣十足，威風凜凜；他們不會吃壞肚皮，他們不會睡不穩覺，於是他們有更多甜密的，浪漫的夢好做了，醒來當然其味津津。不像我們有時即使靠天風吹來睡一忽兒平安的，可是夢裏還是愁吃，愁著，愁債務的。所以想起『夏日炎炎正好眠』這句子的時候，就立刻在腦子裏內出來一個大腹便便的胖子，塞滿一把藤椅子，打起怕人的鼾聲，一副睡相，直叫人羨慕不置。大腹既便便，不是富翁，也得買辦，至少總是有錢老官們，所『請畫龍點睛』，那末本文就此收場了結。

從處女香說到搽脂粉

章敏參

從前曾經看過一種雜誌，名稱現在已忘掉了；裏面說起些關於處女香的話，它說凡是處女身上多分泌種迷人醉人的肉香——處女香，並舉引了紅樓夢中賈寶玉在林黛玉的窗子外面嗅着從風吹來的氣味為例，說這即是在嗅黛玉身上所發出來的處

女香。

近來讀了一點生理學的書籍，知道動物的戀愛，不特各有其巧妙的「本能動作」，而且還有互相吸引的顏色或什麼汁什麼香。例如，雄的風鳥在求愛時候，預先採集各種美麗的樹枝，花草，羽毛等類，建築一個歡聚的場所，然後嘴裏含着各種美麗的花草，羽毛等去追逐異性；象一牝可配多牡，到了交尾的期間，雄的眼耳間便有一種很發達的腺，分泌一種像果汁般的物質，用以引誘雌象；麝的腹部有一皮脂結成之塊，大如雞卵，能夠放出一種引誘異性的劇烈的香味，即俗所謂麝香；蟋蟀類中的邯鄲，當雌雄接近的時候，雄的先舉翅高鳴，雌的就登牠的背上舐食牠腹背中央的分泌液，這液是很美味的，雌的得了這種禮物，當然很高興，於是就和牠交尾；蛾類嗅覺得敏銳，雌者尾部所發出的香氣，雄的在很遠的地方便可嗅得，而且，一年前曾經藏過雌蛾的空氣箱，也還會有雄蛾飛來；……這些這些，都是動物們的一種勾引異性的香餌。牠們爲了滿足牠們的慾望以及蕃衍種族的緣故，這些是萬不能少的。

因此，我便聯想到那神祕的迷人的處女香的必然，以及婦女們之所以喜歡搽脂粉的緣故了。

人和其他動物既然是同出一源，而動物中又有一種吸引異性的色和香，則依遺傳學說，人類本也應該誰都有種引誘異性的什麼色和什麼香的；但是因爲「用進廢退」的緣故，處在這個向來都是一切大權都是操於男子之手的人類社會裏，婦女們の色和香便就不能不特別的發達，於是就有所謂處女香。然而，

同時又因為有「突變定律」的緣故，許多婦女們の色和香又會因而突然失傳，不能不用人力來補救。於是塗脂抹粉的事便發生了。

婦女們的塗脂抹粉，現在雖然正有許多人們爲之搖頭，嘆氣；然而，處在現在這個畸形的社會裏，我們若用生物學的眼光去衡量，似也未可厚非呵。

不知我們的女同胞們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可無須塗脂抹粉呢？

一個鄉村盛衰的經過（農村素描） 王德孚

在這樣的年頭，個把鄉村的興起和衰落，算得了什麼鳥事，何必要這般大驚小怪的把他「發爲文章，公諸天下（？）」呢？不過，人微言輕的我，要人們發通電用不到我起稿，而文壇上的唇槍舌劍，更輪不到我來「妄贊一詞」；既然手癢難熬，要想做篇文章過過癮，（註一）何不撿拾一點小掌故，描寫一點人們不很注意的細事情，給不關心國家大事的朋友們做個酒後茶餘的消遣，不也是一舉而兩得的嗎？

已經經過「副末開場」，下面就「書歸正傳」了。

未知數村（註二）的三百戶人家，在三十年前是望重方塊縣（註三）的：因爲讀書人多，財主多，漂亮的女人多，所以談起未村來，在方塊縣裏是沒有一個人不曉得的，雖然方塊縣只有一百多方里（？）的面積。

至於何以未村里的讀書人爲什麼這般多呢？說來也有道理

，因爲未村在前清同光之間，村里出了一樁了不得的人物——一個村學究一交跌進雲霧里，由一名老秀才忽然鄉會連捷，大挑山東省知縣，做了十多年「民之父母」，掙得來百十萬家私，就此告老還鄉。於是「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口號，一時喧騰衆口，大大小小的入家，都「詩云子曰」的誦詩讀書，希望博得「一官半職」，「揚名聲，顯父母」；和賺銅鈿。

至於財主，亦自有說：原來未村是一個「得地之利」的村莊，背山面水，沿村好一片稻田。上山種樹，入水捕魚，農忙時，老老幼幼男男女女往田裏一跑，把這塊田弄得又鬆又肥，一畝田足有十担穀好收穫，而且克勤克儉，你賽我比的做起人家來。宗族觀念也很重，祠堂的一開，什麼大事都可以化作小事，小事化作無事。鄰村人只有側耳而聽，側目而視，看着他們置田造屋，興家立業。

古人說得好，「人要衣裝，佛要金裝」，未村既然有勢有錢，小姐吃得不耐煩，自然要打扮打扮，何況女人還是「愛好天然」的呢？於是，鄰村人們都這樣說：「要討好媳婦，逃不過未知數」！

如今呢？已經脫開黃金時代進入破瓦世界了。

根本未村人的喜歡讀書，是因爲希望做官發財；大概也許是「天數」吧，最近十年來未村不但不曾出過一個官，而且因讀書人却引出了許多麻煩。比方說，

阿根因爲讀書，受了新潮流的洗禮，回來和小脚老婆辦離婚，急得老母親跳河尋死；

聚才自命法律精通，頂刮刮東吳大學法學士，要把點顏色人家看看，提議和人家喫官司，結果要爭的一塊山地沒有賴得過來，却賠了好多錢的訟費；

小富讀滿北京大學政治系的學分，叫老子匯錢給他做運動費。不想官沒做成，小富却生了一身花紅柳綠，病故故都，倒累他種地的兄弟，放下鋤頭去移喪；

這都是犖犖大者，其餘大中小學裏的畢業生躲在家裏捧木壳槍（註四），包女人家，吃台前飯（註五）的更不知多多少少，最厲害不過的是當一名教員，拿個百兒八十的薪俸，却討起他小老婆來，結果還是一個小錢不能到家，於是大家如夢初醒般的吁一口氣，「唉！書真沒有讀頭！」都這樣的喊着——顯然了們的作風要改變了。

說來也湊巧，這時有個跟洋大人喫上帝飯的先生，新從美國回來，由洋大人給他在上海一家紗廠里謀到一個位置，居然鴻運高照，掙了不少的錢，自行辦了一家紗廠。大概火腿麵包吃厭了，要想嘗嘗蘿蔔青菜的滋味，一帶兩便，回來招了三五十名貧家女子，一來供他某種需要時的選擇；二來可以用低廉的代價，叫她們做工替他生財。一年，兩年，三年，女人們當中，有不少是發財了，雖然銀錢的來歷有點不明，可是手上帶的是金，頭上插的是金，甚至至於滿口黃燦燦的都是金（註六）；金！多麼使人豔羨啊！於是，未村的女人一個個都喊着到上海去，村子里只剩幾名老太婆了。

男人們因羨慕如生嫉妬，不相信世界上惟有女人掙得到這

許多黃金！去！咱們也到上海去！

不記得前年還是去年，未村有幾個在上海的女人，因為失業多時，不得已，跑進么二堂子裏去。家裏人去叫，抵死也不肯回來，據說不肯回來的理由，是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但是人家却說她們是被都市給麻醉了的。我不是她們，不能知道她們心里究竟作何感想；不過，結果是由她們的親屬拿了兩三百塊費自行回來，總算沒有「人財兩空」。

「還有那些男人呢？」有人這樣問：

男人嗎？嘿！不用提，有的一套衫連袴的工人衣，口口聲聲的「資本家」，「勞働者」，「無產階級」；有的白喬其紗小衫，黑香雲紗褲子，「儂認得勿？朋友！」，「識相仔細點，勿要讓老子發脾氣」雖然束緊了褲子還是壓不住肚子里五臟神的衝鋒，這氣餒還是十足的。

現在的未村：讀書人還算有幾個，不是鴉片鬼，就是紳士型的流氓；農人們已會得喊口號，要打倒資本家了，可是他們田裏長地密密地幾乎找不出那是草那是稻來；最可惜的是女人，一般年輕而漂亮的女人，在未村里已經不大有得看見了。

（註一）做文章無聲，要想賺點稿費過過酒癮也。

（註二）未知數者，愛克司X也，村名不便說出，說出恐有「閒話揚州」之禍，故以X代之，而以未知數代X，提倡國貨之義云耳。以下簡作未村，省筆墨計，無他故。

（註三）方塊縣云者，報上開天窗，往往以口口代之，以其不成其為東西——多了有些像洋房，故不採用。

（註四）木壳槍，紅丸槍之別名。

（註五）台前飯，鄉下地方的草台戲，台前往往有露天賭場，這班資賭為余的朋友，在鄉下就叫做喫台前飯的。

（註六）金牙齒也。

搶米目擊記

楊益平

長安，王店等地發生了農民搶米風潮，大家就在自危了。

陝石是浙西米糧的集散地，米市較杭州湖墅，嘉興油車港，占更重要的地位，自然很容易引起四圍鄉民的注視。——不是嗎？無論在市梢或市中心，都有大大小小的米店或米行開設着，成袋的堆着，都是鄉民的目的物，有着這一種原因，這劫運是沒法避免的了。

預測並沒有錯：七月二十四日，天色尙未曙明，我還睡在牀上作着甜夢，忽被噪耳的鑼聲驚醒了；鑼聲越敲越響，本能地覺到那是鄉民搶米的先聲。昨夜，我們是已經得到風聲了。急忙催醒了同房間的C君，胡亂的洗了臉，懷着一顆恐懼與好奇的心，大踏步的走出了大門，決定去觀看這難得遇見的事。

我們用加急的步伐走着，街上，平常在這時還浸沉在死樣的寂靜中的；現在却另換了一番景象：不論在冷僻的小巷中，也有人用慌亂的形式在傳佈着這驚人的不祥消息，不消說：臉色是緊張的。

七月的清晨涼風吹上身來，睡意竟被牠吹醒了不少，疏星還在頭頂睜着眼呢。不消一刻鐘，我們已在郊外了。

展開在前面的：遠處是東山的蜿蜒的山勢，還籠罩在一陣薄薄的細紗樣的霧中；近處，是片廣大的平原，就在那裏，從四處來的鄉民，便無秩序的聚集在那裏，約莫有七八十個人呢。年老的婦人約佔十分之七，餘外的差不多是壯丁了。他們：

過由度的勞動與營養不良，臉上差不多已呈采色的了；尤其是老太婆，時光已使他快將走向墳墓中去，現在，還不能避免這劫運！

俗諺「挨餓不如犯法」一句話，這才是真實的寫實：由於上年的豐收，物價的低落，已足於使破碎的農村喘不過氣來；而今年，老天像是過意和貧窮的百姓作對似的：一個多月的不下雨，已經的稻苗枯萎死；未種的只能望着這龜裂的田地嘆氣。在這樣的天災人禍交逼下，叫農民用什麼來活命？

事情幸而是前天已得了警報，一整夜便由公安局的警察放着哨，把守着走進市內的要道。現在，在無知進退的鄉民前，可真苦夠他們了。他們先用勸導的話和平的說着：

「你們大家回去呢！一定能有的辦法給你們的——明天就開始施粥！」

顯然的，這些話現在說來是不會發生效力的，反之，大顆兒却齊噪起來了，在這平原上，於是便起了人的波動。

看着這話不發生效力，警士們便改用了恐嚇的語調：

「你們假使再噪起來，——我們便要開鎗了！」

但，反應的却是：「我們要餓死了，請先生救救我們呢！」

「這悽慘而顫抖的聲音，聽了真使人打哆嗦。」

這樣，一直堅持到太陽光已照遍了大地時，人衆們是愈聚愈多，有些鄉民在早上是來出市的，看着這樣光景，便也臨時加入了。人的嘈雜聲也越來越利害，偶然，在中間，一個粗大的喉嚨喊着：

「衝進去！」——我們三天沒有吃了！」

接着，那邊警察們也用同樣的聲音報告着：

「衝進來，我們便開鎗！」——雖然這樣的喊着，但力量，究有些單薄了。

等到太陽已升到頭頂的時候，黑簇簇的人頭，看去約有四五百了，他們擁擠着，推進着，距離警察的地位只有一箭之地了。事情是已到了千鈞一髮之時，公安局長便曉諭警察們：「無論如何，不准開鎗，他們衝過來，我們只有去保護各米店！」——隨着，他便挺身而出，對鄉民們作着一簡單的演說。這，與其說是勸喻他們，毋寧說是更挑撥他們來早些發動來得恰當。

就在我們正聆聽着公安局長的演說時，突然的，在擁擠着的人羣中起了一聲鉦響，那是一個砲仗的聲音呢？我們正在考究着這聲音的來源時，那邊，大夥的人却已打破了警察們的防線，像潮水一般地，湧進了狹小的街道，由於多時買賣的經驗，他們便很容易認識了這幾片米店；米店，是關得緊密得不讓牠透一口氣兒似的。

搶劫終於開始了，用以防禦一店的生命財產的排門板迅速地便被幾個年輕力壯的青年撞開了；於是，人們又像是潮水沖坍了一處堤防似的，又雜亂的沖進店堂中去了；便各人慌亂地用自己帶來的袱及籃拚命地包着裝着，幾個年輕力壯的，我親看見他們掀開了力弱的老太婆，肩着整袋的逃去了，這，實無異於乘火打劫，假使要懲辦的話，這幾個實在是罪無可道的：我想。

搶着，搶着，直到這片店中呈現零亂的景象時，地板上只剩下幾只袋皮了。於是，另一片店便又被衝開來了。警察們爲了盡他們的天職起見，竭力的保護着：用藤鞭向衝過來的羣衆亂抽着，但此刻人們神經興奮得已像一只只瘋狂的狗，銅鈴似的眼睛嵌着紅色的絲，臉上青筋也挺出來了。這，非但不能擊退他們，倒引起了幾十個老太婆的憤恨，她們籍着地滾過去：咬腿的咬腿，搗手的搗手，圍住了警察，倒像螞蟻拖蒼骨頭似的，弄得他們手足無措起來。

結果，衣服是扯破了，頭上滿掛着血嫩！

這樣，擾動一直繼續到鄰近的米店全數搶完時，才漸漸的退了回去，秩序也恢復過來，街上，呈現着滿目的淒涼。

× × × × ×

下午，全個的市鎮便被籠罩在恐懼與悲哀的氣壓下，商店全數罷了市，以防再來襲擊，街上再度呈現了陰歷元旦時的清的景象！打這邊兒望到那邊，全找不出一個人影子來；偶然在街角上躲躲閃閃的有幾個，也大都是在悲哀地預測着這未來的劫運。

事後，合鎮議論紛紛，大約可以分爲激烈與和平的兩派：有些人以爲明天假使再來時，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他幾鎗，鄉民都是烏合之衆，生命總是要緊的，殺一做百，以後便不會再來了；但另一部人則以爲鎗殺無辜，倒底是不忍的事，倒不如出資購米按每人分派若干，或辦施粥。

可是，說說這些話的人是有的，但要拿出錢來事就沒有人

了，商會是貧乏得有如一家破落戶，有錢的紳士們可就犯不着拿出幾千塊錢來，橫豎搶時也不是我一家。

但，方法不得不想幾個的：於是，你請示民政廳長；於是，便請求保安團派兵下來鎮攝。

他們一點也不會想到這些人是手無寸鐵的，餓着肚子才幹出這似乎是越軌的舉動來的啊！

事情是有擴大趨勢的，假使照這樣下去的話！

七月二十四日燈下

追加：傳聞該地士紳，在搶米風潮發生後，已請到大批保安隊，每天下鄉，拘捕農民，騷擾閭里，可稱土劣之範，但此種行徑，殊令人切齒。

祈雨

(蘇州通訊)

阿金

老天不雨，日本鬼子會放炮造雨，俄國長人用科學方法。「人定勝天」。祇有咱們老大中華，叩頭求神，還道是「誠則靈」。聽說連京中堂堂的××長也隨着「小老鼠」(註一)念「忠，恕，廉，名，德，」萬用咒來求雨。(註二)

閒話少說，且看蘇州的形形色色。

一， 斷屠

照秋棠說斷屠是人們的懺悔表示，不過這「悔」祇在久旱不雨的幾天才「懺」的。的確；而且非但有時間姓更有空間姓和種別性。

在蘇州城內，是斷屠七日，所以叫格上天也。但是蘇州的四鄉，像木瀆橫涇等處，仍天天殺豬，城內幾家菜館，大都趨

出採辦；舍近就遠，不知幹的是什麼把戲？

斷屠祇是不殺豬，魚蝦雞鴨，仍舊屠而不斷，老饕常因食無肉而代以鷄鴨；清真館利市三倍，雞鴨却做了「替殺鬼」，懺悔云乎哉！哈哈。

二， 出會

記者昨日獨坐家中，忽同居小孩子大呼小喊，連奔帶跳地趕出去，接着，西邊爆竹連聲。記者童心未已，也隨着他們一夥兒去瞧熱鬧。

走出景德路(註二)，却見像出棺材似的大批儀仗；詢問之下，方知是，溫大天君出會，(原因當然是求雨)，那時正好細細濛濛，正是秋棠君所謂「不知是「祈」支配「雨」？還是「雨」支配「祈」？」

騎着馬的，自由車的，驢子的，一應俱全。

用許多小鉤子穿入肉裏，在臂膀肉上吊着一個大石鎖，或者一個大花盆，香爐的也有。他們說叫「肉身燈」，真是「駭人聽視」。還有一個吊着一面大鑼，一壁走，一壁打，忽的鑼身一轉，血淋淋寸把長的一塊肉連鉤給撕了下來。難得這般人犧牲血肉，真夠感格天聽了！

幾個女學生般打扮的「迷死」，也隨着大隊而行，她們究竟是什麼一流怨我不得而知。

還有好幾條龍燈，十幾個大漢抬着；假使路旁有人放三個爆竹，他們就獻藝一次；「穿龍」，「滾龍」，一套一套地演出，看的人連珠般叫好，他們也格外有勁。跪下行最敬禮，至少也

得作個揖；我木然不動，背後一個不相識的老太太推着我連聲叫『罪過罪過』。

三，打醮

十幾天前，各廟裏都建醮祈雨，最盛大的要算中心玄妙觀三清殿裏的八卦陣了。殿前台基上，堆着好多桌子，掛滿了幡旗等物，幾個道士冒着太陽，沿着桌子打轉，嘴裏喃喃有辭，也不知他鬼混些什麼；血紅的太陽仍直射在他臉上，累得汗流滿身，却還是勞而無功。

四，請銅觀音

這是一個陳例，每逢天乾不雨終得由縣長大人，親往光福鎮去請銅觀音進城，供在滄浪亭求雨。

時過境遷，尺把長的銅觀音，沒生着那麼大福分，因破除迷信而縣長不躬自迎接了。

今年大旱之下，善男信女念着它神廣大，又把兒接來供花闔門，香火之盛，不能形容，但是經過了好久的祈禱，銅觀音仍是無動於中，老牌子於是乎坍塌。

這四件是蘇州人求雨的法寶；老天識相，昨晚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一夜間驟下了半尺多水。記者今天作稿時門外又鑼聲爆竹聲大作，大概又有會來，不知此是求雨還是求聲也。

七，廿四，下午於蘇州寓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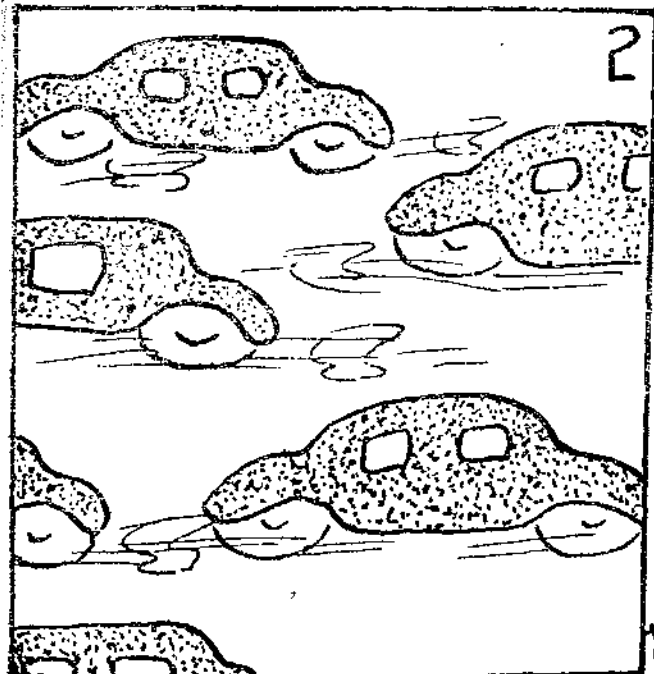
註一，『小老鼠』是『蕭老師』諧音，他拿『忠恕廉名德』等二十字作咒，云是萬能。

註二，是蘇州城內新闢的一條大路自東城達城中。



元旦舉行提倡國貨大宣傳。汽車列陣遊行全市。

這年頭小專記



外國汽油行生意興隆，汽車及汽車材料進口激增。

鄉村雜景

穉羊

從都市生活裏突然跑到鄉間去，當然會受到一種異樣的感覺，尤其在目前都市患着膨脹病而農村患着萎縮症的時候。

這一次，我回到故鄉，感到莫大的悲哀和絕望。我的故鄉是瀕於破產了，難道還能忍心過着麻木的生活嗎？商店門市的蕭條，農夫們的痛苦和掙扎，都給我以重大的刺激！幾十天沒有下雨了，但農夫們還不息地祈求着蒼穹，希望賜與點甘霖，來救護他們將要枯萎的稻桿。勤懇地，一刻不息地，他們爲了最起碼的衣食而苦鬥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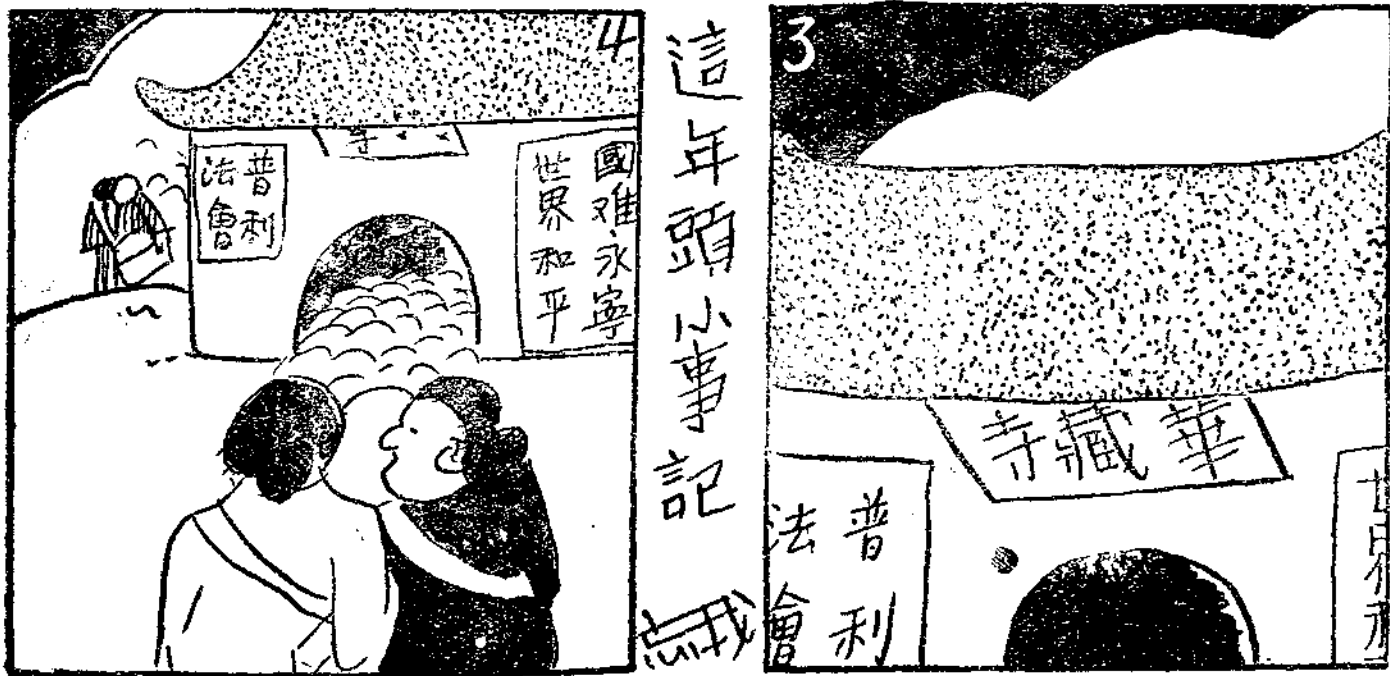
的確，農村的真實的情形，非住在高大的洋房里的闊少們所能瞭解的。農村裏慘酷的生活，非得使大家知道一點不可。我憑着二十幾天的觀察，拉雜的記一些下來。

一、爲誰車水爲誰忙？

在鄉間，養牛種田的，二三十家中難得一家有這般福份；所以養牛的主人大家稱他爲『大阿爹』，表示有錢而尊敬他的意思。其餘完全靠人力來車水耕田，得不到絲毫旁的幫助。回家後的第二天，我約了一個小學校里的教員去散步。將近吃晚飯的時候，鄉人還在不息的車水。

「這是休息的時候了，怎麼他們還不歇歇？」我這樣似問非問的說。

「哼！像是住慣都市裏的，鄉間的情形一點不知道。現在太陽將近落山，熱氣稍退，打水是很好的時候，那裏肯放棄這



一月十日
日岷山
大熱鬧

普利法會，功在黨國

比較涼快的時間。」

「那麼中午以後該是他們休息的時間吧？」又問。

「那裏話？你看田裏泥土龜裂和稻桿枯黃的光景就可以明白了；好久沒有下雨啦，不打水稻禾早就枯死了。」

「唔！」我不禁微微歎息，同時觀察到他們背上焦赤的皮色和泉湧般的汗水。

「他們這樣辛勞終日，還得不到一個飽暖，可憐啊！他們為誰車水為誰忙？」他感歎似的說。

二， 婦孺六人充一牛

再沿着將要乾涸的小溪向東走去，看見二個中年婦人和四個小孩在繞着水車不息地盤旋着。

「這水車是要用牛的，怎麼幾個女人小子在盤車；難道她們不覺得頭昏嗎？」我問。

「沒有辦法啊！頭昏總比餓死要好些！」

「那麼難道沒有男人嗎？」

「誰知道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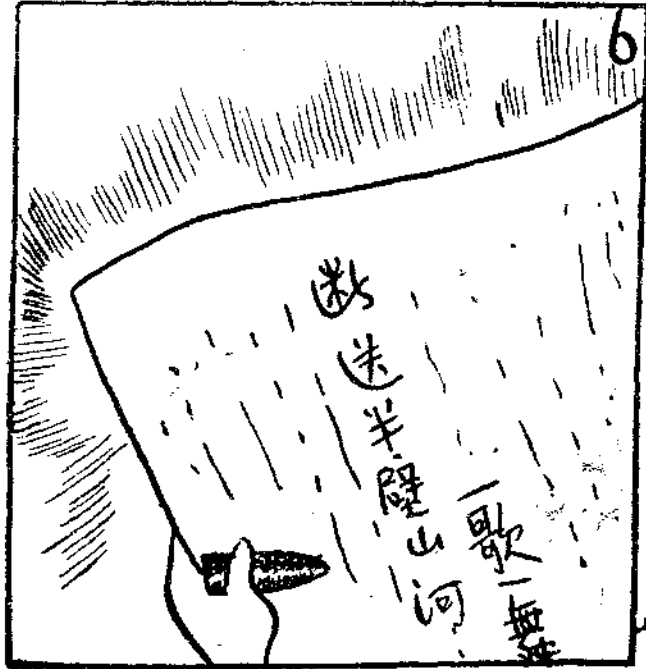
回家後我想到那二個女人和四個小孩氣喘汗流的情形，不由得為他們可憐。他們那里還有人的權利，不是過着牛的生活，做着牛的職務嗎！

三， 龍戲和龍會——祈雨運動

農人們都知道「雨」是龍管的，因為沒有雨，他們便聯想到龍。於是有主張做「龍戲」，走「龍」；其目的在求龍爺爺早些賜下甘霖。一唱百和，戲社和會社便立刻成立。大家爭先恐後的



胡蝶女士在京表演歌舞，收到恐嚇信內附槍彈一枚。



這年頭小事記

美人傾國，這筆老賬在現今又要重翻了，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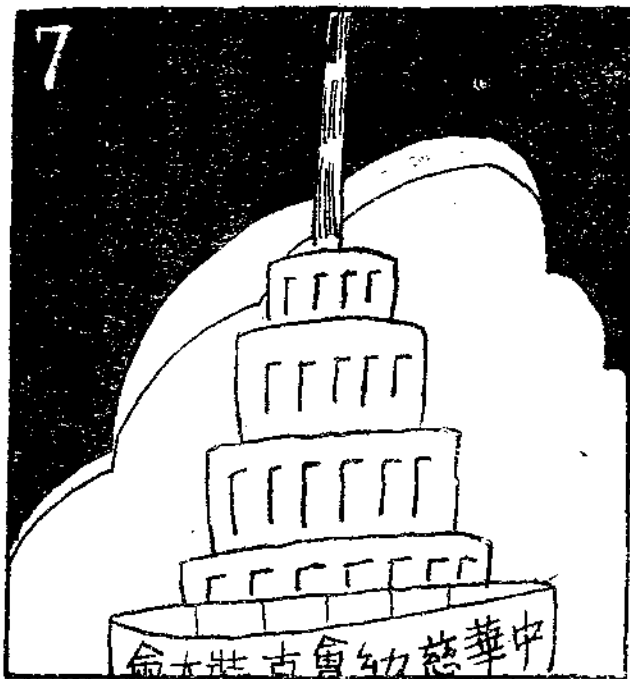
從破衣袋裏，飯泡裏刮出一份錢來湊社費。龍戲做了三天，龍會走了十多天，碧藍的依空依舊沒有一絲兒雲霓！婦孺們煙舊日夜不歇地車水，出汗，氣喘！白賠了工夫，白費了嘴角裏省下來的錢！

四， 老父鬻女為婢，老母一病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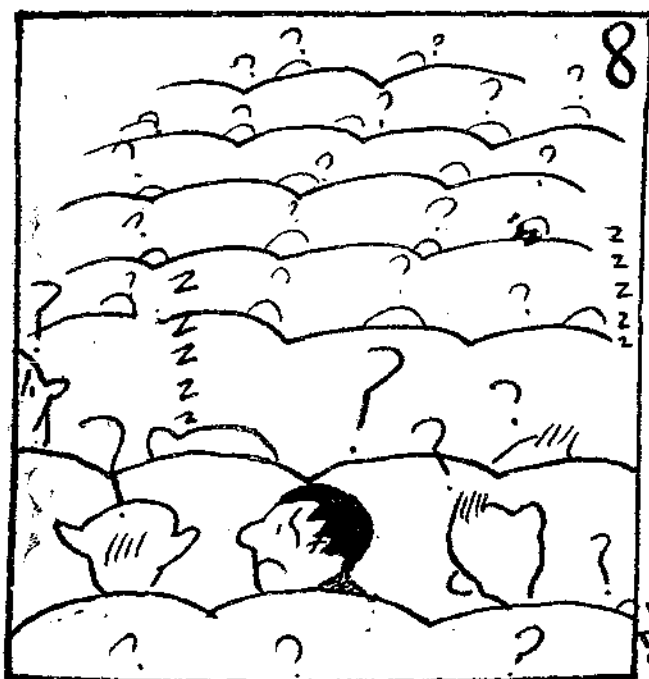
大概因為生活的壓迫吧？或者預患着今年秋收的結局吧？素稱儉樸的農夫，不得不把自己心愛的女兒，賣給鎮上人家做婢女。婢女的生活，雖然失掉了自由，但衣食是可以不必擔憂了。老父半生辛苦，落得一個囊空如洗，還得賣掉女兒。其傷心可以想見，但他為着一家人的生活，忍心把她推開膝下，去做人家奴婢了。母親總是特別愛兒女的，爲了這件事聽說還大鬧大哭，結果因病不起，嗚呼哀哉！消息傳來大家不禁爲這忠實的農夫流淚。

這也是象徵着農村的不幸啊！然而，誰都會高喊：「到農村去！到鄉間去！」那些人可住着洋房，坐着汽車，享着舒適的生活。

記者案：現下農村在死緣上掙扎，今年又是各地的水災和旱災，逼得農村加速崩潰。救濟農村復興農村的呼聲是漸漸低弱了，但並不是因爲大家去埋頭實際工作之故。願以我們的微力，宣白農村潰滅的真相，農人苦鬥的血跡，以喚起天下人的聽視。中國一向以農立國，現仍難進入工商國家之門，農村的危機，是國家與民主死的危機，在都市中人，不能再昏睡了。



二月一日百樂門飯店盛會。



這年頭小事記

致詞報告概用英文。

農村破產寫真

伍熾芬

農村崩潰的現象到處都坦白地暴露着，孤陋如我，也會看到若干的，抒述如次：

一 一毫子一工都沒有人請

夏天，猛烈的太陽放射牠的嚴威；薰風吹過，將鋪在水面上的黃金色的穀子，掀起了笑渦，好像在歡迎一般。農人們，戴着笠帽，彎着赤黑的背脊在水深二尺許的稻田裏割稻，背後泊着一隻小板船，裝着半船割下來的穀把。

大路上，一班托着竹擔杆一頭穿掛着包袱禾鎌的人經過，他們掃轉黑臉，眼巴巴的釘住田裏割稻的農夫，一個忽地大聲叫起：「X哥，你瞧！這班在田裏割稻的人不是昨天同我們在A墟站市（苦力人聚集在一塊地方，候着雇主來雇的，叫做站市）的嗎？他們太苦了！爲了每天領一毫子工錢竟要整天在田裏作工，真是給黃蟻吸血已值了。」接着大家起一陣噪聲：「你莫說這大口吧！我們若得有這般的工夫，一毫子也得做幾天。你想：昨天我們足足站了一天市，不會有雇主過問呢！若果有人問一問，漫說一毫，卽八十文錢我也願意去做不致今天折回家裏了。」噪聲停止了，一個五十來歲頭髮蒼白了的人說：「今年的確是一個大不景的年頭呀！早上兩三年，農忙當中，總有一元幾毫子一天，今年却恢復了三四年前的工值，而且還沒有雇主請。」

二 去了三個月還是風月空囊

天黑了，家家吃過晚飯，男女集在空地上乘涼，男人們露着胸襟大談天南地北，婦人們談着家頭細務，談到苦處，她們嘆氣，談到快慰處，她們却換轉面孔帶着笑容。A家的一個婦人，擁着幾個兒女坐在草面的一張草蓆上，聽到衆人談到快慰處而歡笑，她也很得意的展開笑臉，像有好希望似的。

八點時分，閘門劈劈的有人拍着門，阿Q應聲出去把門打開，原是A家的阿A泥水匠。他肩膊上搭着手巾，帶着一個包袱背在背腰間，拖着沉重的兩條大腿，沒精打采的踱回來。阿Q高聲叫着：「A哥好啦！從外面賺了一筆錢現在回來了？」阿A很沒氣力的哼出一聲：「好甚麼！幾乎不能回故鄉了。」

A家的婦人聽見她的丈夫回來了，歡天喜地的攆着她的兒女回家開了門，點着火，無限快慰的泡茶，燒飯，兒女們也快快活活地叫着爸爸；可是那形容枯槁的阿A，却苦悶地呆坐在矮橙上面。

一會，叔婆嬸姆們湧過來了，斤斤的探問着他底情形，阿A深深的呼了一口氣，說：「不出門却不知道，當今的世界，是到處楊梅一樣花」；我去了三個月足隔離二百多里那號稱「厚富地」而且建設又最多的B埠，以爲總可以賺一些工錢回來養家了，那知出乎所料，那裏聚住着二千多泥水匠，開工的不過一百人左右。我呢，一工泥水工都未曾做過，只是日間去碼頭用搶奪式的手勢挑一兩擔貨物賺一毫幾分度日，現在我見得逗留在那裏也無謂，故此立意回來。昨天早晨起行，一連打了兩天路。路上，只得吃了兩餐白飯！……」接着又呼出一口

氣。他的妻室聽見，繃起了眉頭，懶洋洋的去泡茶，燒飯，勉強趁口說：『這怎麼樣！後兩天便要沒穀米了！』叔婆婦們也搖頭嘆氣，一個一個的溜去了。

三 公路又將變稻田

漫漫的公路，支幹橫縱的互在大地上，牠誕生的時光，蜿蜒四方，光潔平坦，照耀在人們的眼簾，似乎要誇示牠有便利行旅，繁盛地方的大本領；但是到了今日，出入的人的貨物越減少，少到極點了。汽車老板生意少，不夠皮，什麼修理都停頓；車壞也不管，路爛也不管；加之春夏雨水連綿，漫漫的公路，遂染了焦頭爛額無藥療治的重症。牛羊太不識趣，偏偏要在牠的凹陷處打滾，弄到汽車行走有如跳舞，行人步行好像穿上黃腳套，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他們一面俯着頭很留神的行着，一面哼着：『公路又將變稻田了！』率直的，不識開闢公路是當今交通的要政（？），更拉高嗓子說：『丟那媽！公路簡直是害人，建築時，已收用我農民們不知幾許稻田，抽剝了不知幾許路費了，現在有路也沒有享受乘車的權利，你說有甚用處？』同行的人們聽見他忽地哼出這段發氣話兒，大家都格格的苦笑着。

鄉 風

虞家稠

(五) 催捐稅

談 日 十
催得哭訴無門。穀麥等田作物又賤，一畝田的穀和麥共總賣不

到五元錢，可是能夠種一畝田的農家，稅和捐却超出了五元之數。農民的負擔是沒辦法把牠減輕一點的，老年的父母以及幼稚的子女，要吃飯，要穿衣，要生病吃藥。再加上天天有穿黃衣的警察來催稅和捐，要是田裏的泥是黃金，或者可以開發這一筆筆的賬目。泥總歸是泥，田裏也不會長生洋錢的菓樹，農民窮苦無法補救。

四月麥黃之候，官吏們以為有機可乘，於是接二連三地派長警下鄉催繳稅捐。什麼後備隊訓練捐，什麼保衛團捐，什麼縣城隍廟修葺捐，什麼人口稅，什麼遺產稅，什麼什麼可以有一百個以上的什麼。長警奉了命令，袋裏夾着公文，就好像披起老虎皮那末威風凜凜地到鄉下人前面吆喝。看見雞就要被催人殺雞，嗅到酒就得燙酒。如果把捐稅和他們的「私費」交出來，則平安無事，不然，則麻索舉得高高地把被催者「捆送縣府嚴懲」。

前天作客隣縣的舅家，親眼瞧見警察老爺催繳捐稅因私費不豐而老羞成怒地毆打農夫，我看了真有點氣忿，要是我有一些氣力，我一定要站到可憐的農夫方面去給無惡不作的警察吃幾下老拳，下面就是事情的真相。

從甲縣到乙縣要造一條汽車路，於是甲乙兩縣的人民增加了不少的負擔。田畝捐，戶口捐，富裕者特別捐，有錢的倒不妨事，窮苦的則無策可想。官吏却是辦官樣文章的，限定午刻要就不能延遲到未刻的。

「警察來啦！」章根抖顫顫地向紅弟說。因為他們兩人最窮

，交不出官吏所要的錢。

「警察來也沒有什麼方法的，沒有錢最多去坐牢。」紅弟比章根紮硬得多。

果然警察來了。

「王章根，金紅弟兩家限定今天交齊捐款。」警察用十分嚴厲的臉色和口氣說。

「是的，我們很想立刻交齊，沒有錢怎樣辦？」紅弟說。

「是呀！」章根用同情的口吻說。

「沒有錢就不交？哼，沒有這樣便宜的大頭菜。」警察半譏半怒地喊。

「便宜不便宜隨你說好了，今天我沒有錢交。」

「我們沒有錢交。」章根跟着紅弟說。

爭持的結果，是紅弟家裏把一頭小黃牛賣了，折價賣了。

章根家把四隻小豬折價賣了下去交稅。

稅交足了，警察還是不肯走。

「二元錢的下鄉馬費」不能不付的。」警察很直爽地說。

「馬費？」

「二元錢？」

「噯喲！」

「我們賣牛賣豬給你騎馬？」

「這有先例的，要是沒有，你們戴的是鋼盔？」警察把麻繩拿出來恐嚇了。

「縣裏會去的，何必用繩。馬費却絕對沒有。」

「官家養你們，給你們薪水，你們到鄉下敲竹槓的嗎？哼，不別做夢，我們現在蘇醒一些啦。」

警察忍無可忍地給章根一個耳光，於是兩方扭住了。兩個對兩個，章根的兒子趕來了，妻也趕來了，警察大倒楣，吃鄉下老一頓好打。

「媽的，明天和你們來算賬！」臨去這樣說。

「明天嗎？明天看吧！」章根與紅弟的回答。

(六) 天主宰着

農夫的生命財產等一切的所有物，都為天所主宰着的。天可以使他們歡喜，憂愁，生存，以及死亡。

稻禾正生長得繁茂，牠們需要肥料，雨水。天不作美，偏偏長久不下雨，於是池塘因灌溉稻禾而把水車澆了。不過稻禾却不因池塘水澆而不要水的。

榮生所有的都是高田，因此在別人有水灌溉時，他的田却會沒有水的。現在天晴得這末長久，大家都在鬧水澆，稻禾要晒死了。榮生受到的災害就特別重大。

所有的稻禾全枯了。

「怎辦呢？稻禾晒枯了，兒子們將餓死，我也不如早些去死！」榮生在看了稻禾回來，這樣對妻說。

妻沒有話，白了丈夫一眼哭了。榮生受了妻的氣，跑出去了。

「喂，阿三，稻晒死了，怎末辦？」榮生拍拍阿三的肩。

「怎麼辦呢？」

「我要去死！」

「哈哈，好計較哩，這年頭死了比活着好。」阿三打趣地說，實在沒有一些壞意思的。

第二天的早晨，在楓樹坡的水塘裏發現了榮生的浮腫屍體。他的妻抱着屍體哭天，隣人們也叫天。

天，鄉下人的生命是天主宰着的？

在廣西常常聽到的四個歌

（白崇禧手編）：

軍訓歌

（一）青年學子，發奮起來！不怕難！不怕苦！接受軍事訓練，養成軍事幹部；爲國謀儲，將才。

（二）萬兵於團，寓將於學；好政策！好政策！融會古今中外，樹立百年大計；努力行！莫遲疑！

（三）三百萬兵，兩千多團；一團兵，百將校；兩千多團統計：將校二十萬人，急準備，決勝算，

（四）大難臨頭，國勢危急；不要愁！不要怕！祇要實行軍訓，負起重大責任；挽狂瀾，須自信。

（五）大家努力，軍訓工作；往前進！往前進！十載計劃成功，完成國民革民；建奇勳，救黨國。

訓練民團歌

（一）我們國家要獨立，先從組織起；成立民團保地方，訓練須積極。

（二）民團乃民衆的武力，大齊快加入；鍛鍊一身好本事

，報仇雪國恥。

（三）早晚練習學術科，大家要努力；發揚民時真精神壯鞏固黨國基，

（四）廣西全省有人數：一千二百萬，婦女老幼四分三，壯丁三百萬。

（五）廣西縣分九十四，縣縣重團務；壯丁徵調年兩次，輪流學軍事。

（六）十年全省的壯丁，個個是民兵；合力撲滅共產黨，爲國保安甯。

（七）我國古時兵寓農，國強人民富，自從改行募兵制，國民如病夫。

抗日歌

（一）日本鬼，奪我東三省！同胞快猛醒！誓死奮鬥，收復失地，爲國爭生存。

（二）我們要：臥薪嘗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充足實力，消滅日本人。

剿共歌

（一）同胞們！聯合起來去剿共，大家負責任；共黨土匪，殘殺民生；害勝毒蛇，狠過狼心；殺人放火，擄掠姦淫；罪大惡極真可恨！必要把他剷除乾淨，中國才太平。

（二）同志們！聯合起來去剿共，大家要一心；中國共匪，投降蘇聯，甘爲走狗，欺騙人民，實行公妻，消絕人倫；罪該萬死有辜！必要將他殺個乾淨，方雪胸中恨，

夏天在廈門

蒲納

雖說廈門是處在亞熱帶的南中國，但氣候倒也是挺溫和的，熱得「要命」自然也有，却不大多；像今年上海一百零九度的大熱是還不致於有；當看到報上載着上海有人「熱死」，「熱昏」的時候，住在廈門的人是深深地頹手相慶了！

廈門是個四面繞海的小島，周圍三十里，因為濱水之故，所以氣壓較低，海風是不缺乏的，雨也就常常有了。這幾天傍晚時分，祇要西北角上烏雲密布，不一下就會沛然下雨，幾分鐘後却又放晴了；這樣的氣候可說是理想之極！

這樣的夏天，在廈門是無須乎「避暑」的；自然，廈門的要人並不多，離開枯嶺，廬山還遠，出洋到呼魯奴奴消暑的除了院長之流外還有誰？何況對面有個世外桃源的鼓浪嶼。夏天在廈門，尙足一記：

襯衫短袴滿街搖

祇要春末時候，馬路上就充滿了先知先覺的廈門少年，一件西裝襯衫，或者加縛一條領帶，不穿外套，就可以成羣結隊上街搖擺；人們一見，知道夏是快到了！

夏天的廈門，當個「荷花大小」是最容易不過的；一條白嗶嘰西裝袴和翻領紡綢襯衫已是漂亮極頂，穿上一件四五十塊錢的法蘭絨外套，說不定還笑你「阿木林」；所以夏天在廈門，服裝費是不用担心的。

更澈底些，有的祇套上一件運動衫，用吊帶吊着白斜紋的

短袴；雖不一定自己會運動，但此已足表示運動員的身份。倘使新生活促進會，或「勸導隊」來的話，此輩仁兄，必叫苦連天無疑。

摩女之什

摩登女郎在廈門是十足可以出風頭的，蓋廈門摩女不多，「物」以少為貴之故。

此輩摩女當以負笈上海香港，暑假回廈者，風頭最健；她們的服飾是五迷十色，肉感眩人，使土產摩女又羨又妬，每出入於戲院公園，必掠人注意，甚至頗有仁兄們作義務跟班。

本地摩女，服飾雖不及「來路」摩女，但却也別有一番風緻，唯一的特徵就是她們很少塗脂抹粉，一件蟬翼紗旗袍襯着裏面的跳舞背心，赤腿，短襪，高跟鞋，自有樸素之美。

女學生的風韻則顯着一種南方人特有的健康美；她們白短衫，裙過膝蓋，赤腿，着籃球鞋或短襪，皮鞋；皮膚是不像江南女人那麼白嫩的，却富有彈性，和上海的「小姐學生」可說天淵之別。

普通沒有受過教育的，則赤足拖木屐，短衫褲上街者也有，在廈門是並不奇怪的；但以穿着旗袍，或衣裙為多，有的也非常摩登化。

山巖和公園

廈門的山巖很多，如南普陀，白鹿洞，萬石岩，雲頂岩，仙洞，月光岩，都是名勝之地，也可以說是消暑佳境；除了雲頂岩離開廈門市區太遠外，其餘的每天去消暑的人很多。他們

有的是南洋歸來的老番客，爲享享開福，整個暑天，全住在山巖裏，與和尚們一起生活，晨鐘暮鼓，不啻世外桃源。也有黎明上山，自己帶了乾糧去的，一直到薄暮黃昏才下山來。

但近年來景氣不好，這樣雅興的人倒底很少了。

至於公園，全廈門祇有一個——中山公園；全園面積極大，有山有湖，可惜園內的建築太過庸俗，但據說在國內也就很少見的了。

中山公園，已成爲廈門人唯一乘涼的去處，傍晚時候，公園路上成羣的人流向園裏去，把個幽靜的公園，喧滿了人聲；這裏面，自然借此可以作青年男女幽會之處，可惜的是椅子太少，更缺少上海法國公園那樣的恬靜，有時更有惡童拍手揶揄，但一對對情侶，在晚上總很多。

公園雖大，可沒有什麼消遣，不能不說十分遺憾；這裏，除了白天有運動場可以玩外，到晚上則躺在草上看天外，什麼也沒有；雖有湖，面積也很不小，本來是可以划艇子的，但因爲管理不得法，艇是破爛不堪，湖水也污臭不堪，反而損了風景。

近年來，公園經費支絀，缺少管理，已漸呈荒涼之象；其實當時建園經費達六百萬，轉輾中飽，不到五年已如此頹敗，可嘆也夫！

吃 喝

廈門人的吃，原不在廣東人之下，祇要你滿街見到的飲食店就會相信；平常肉粽子，蝦麵，五香臘腸，都是有名的，雖

到了夏天，這些東西却仍不因太膩而不進胃腸的；廈門人，他們上餐館吃反而會覺得乏味，邀三五友人，到三舍廟一帶，蹲在賣五香鴨肉的担子前，一面吃，一面談笑，有時啜幾杯酒，所化不多，而興味殊佳；即學生份子，智識階級也樂於如此，可謂老饕者之唯一捷徑。

但現在應時而起的是冰店，中山路兩邊開設着的一天天多起來，的確，在這暑天，除了賣冰結淋，汽水之外，沒有比這生意更容易賺錢；而其中以五芳齋的售賣酸梅湯最獲厚利。

現在在思明西路更新開了一家，以女招待招徠顧客，因爲在廈門尙屬創見，果然生意很好。但其實是變相的賣淫，吃一杯咖啡，送一塊錢的小賬可以和女招待「揩油」，裏面的佈置日本化，每一小間，有簾子掛着，因爲是台灣人開設的，所以也沒有顧忌。

舞場和戲院

全廈門祇有一間台灣人開的蝴蝶舞場，點綴着這個南中國的新興都市，舞女也大半是台灣人，每天的營業很不錯；往舞的本地哥兒公子，以歸自上海者爲多；星期日下午的茶舞，則兼有廈門大學的「少爺派」諸君，因一塊錢可以買五張舞票故也。

舞女們個個裝飾得異常妖豔，圓突的乳房，和豐滿的屁股，在薄紗衫裏顫動着，不知勾引了多少青年；所以在這樣炎熱的天氣，休息乘涼之不暇，他們却甯願化錢去買汗，更不知道什麼「華南危機」或「世界大戰」的勞什問題了。

戲院全市共有五家，專映外國有聲片的却祇有思明和中華兩家。思明戲院於兩月前房屋倒塌，至今猶未修葺，現在祇剩中華一家了，門票尙稱便宜，普通座售小洋四角；二輪片重映時則收小洋三角。但院內設置簡陋，不用說沒有上海頭等戲院所裝置的冷氣管，即電風扇也非常不夠，白晝看戲真可說活受罪了。

游藝場則有新世界，可惜地點不適中，游人寥寥；本來是以大京班爲號召的，現屆夏令，鑼鼓已歇將改演有聲電影了。佈置很簡單，雖有寬大的屋頂，却不會弄些高爾夫球場或其他游戲，來給游人娛樂，所以營業不振。

游泳場

全廈門，游泳池祇有一個，在廈門大學的學生宿舍蠶蟻樓前；但却從來沒有人在游泳，池水比溝裏的還污得怕人，化了那麼多錢造成的游泳池，現在却一點用處也沒有，祇讓該校當局拍張照片刊印，當作校景之一而已。但游泳場却有六處，總算還好。

像這樣個四面臨水，饒有天然游泳環境的廈門，做個廈門人而不會游泳，也許要貽笑大方罷？近年來，游泳的確已成爲一種風氣；祇要潮水漲時，路上你會看到給太陽曬得漆黑的少年或少女，手裏提着小籐筐，氣昂昂地挺胸走着，一望而知是要到海邊去游泳了，這實在是個好現氣。

游泳場在廈門祇有二個，一在廈門港沙坡尾，一在胡厝山炮臺邊；鼓浪嶼共有四處：大德記，田尾，港仔後，五月眉。

廈門以胡厝山的地勢最佳，左邊有山橫亘海面，海水漲時在海岸游泳絕不會危險，所以從廈門來的人非常多；去年曾有新青年會建更衣，淋浴室於此，唯因係用木棚搭成，過了一年已破損無餘，今夏則已完全拆掉；現在另外有人搭了一間小木屋設有更衣室，每次收洋二角，但比往年已衰落得多了；原因是路途遙遠，離開市區近十里，往返不便，且因汽車公司倒閉，沒有公共汽車可趁，大家多半往鼓浪嶼去了。

沙坡尾，地近船塢，祇在附近搭了一個台和更衣室，因爲地勢不佳，去游泳的人很少。設備也很簡單。

人數最多的，要算鼓浪嶼大德記游泳場了！該處由基督教青年會管理，也設有更衣及淡水浴處，係用蘆竹及木板搭成，非常簡陋，地方也小，分男女兩間；凡該會會友寄衣及洗浴收半價，普通則共小洋兩角，由廈門坐汽艇去也收小洋一角。

大德記的地形極佳，不怕給潮水流去，初學的人很適宜，所以每天去游泳者不下數百人，可惜地方小，人多時活像螞蟻堆，初學的人，很容易撞到別人身上；設備是沒有的，除了附近豎着一桿水位尺外，滑梯跳板全無，有之，唯女人而已，這也是游客特別多的原故了。

（廈門當局，幸虧頭腦尙未冬烘，不像廣州，游泳池內男女有別，大家嘻笑潤水，却也並未見有什麼傷害風化之事發生。）

至於田尾，港仔後，五月眉，都是海沙坡，沒有更衣設備，去游泳的多半係附近居民及鼓浪嶼的「高等洋人」，他們都穿

好了游泳衫，披上浴衣，從家裏出來，泅完後再回家更衣。

游泳場雖多，但不會游泳的倒底很多，場內既沒有人指導，更沒有救護員，所以不留心慘遭淹死的最近也發生了一二起，却又是十分遺憾的了！

是近有鼓浪嶼圍繞一圈游泳比賽之舉，由青年會主辦，大約不久即可實現，這也是提倡水上運動的好現象；但不要徒事養幾個選手，以錦標作風頭；而應求普遍化，使個人能夠游泳，不然即使多產二尾美人魚以到處表演也是沒有意思的！

烟台走馬錄

梁振東

一九三四，七，二十。

記者不是為考察烟台而到烟台，是為到威海衛去而逗留烟台；那麼，這篇東西所寫出來的却是當時記者眼前所見到的事實，而不是窮年累月考察得來的材料，所以叫作『走馬錄』（是走馬看花的意思，但我却不敢寫上看花兩個字，因為烟台太多花啦。）

烟台，是美國菲律賓濱艦隊要來避暑的地方。牠的氣候，恐怕誰都知道吧？——既然是用來避暑的，那當然是一個涼快的地方哪。在那裏晚間睡覺的時候，以中國人的體格而論，棉被是要拿來蓋的。午間稍熱，但也用不着你擊扇子。

烟台沒有特設的游泳場。你要游泳嗎？那你就隨便穿上件游泳衣，跑到海岸街（街名，近海，故名）找着有沙灘或有石級的地方，你就下去吧。同時，你不要不好意思，每天儘有幾百幾十的中西男女跟你一樣的。

埠裏道路有用石築的有用柏油築的，并不寬敞，但清潔極了，很像花園裏的小徑一樣。像我們在北平住慣的人，突然地來到此處住一下子，恐怕有在外國作寓公之感。汽車不多見，但見的總是一些摩登的，嶄新的。洋車也有，車夫都穿上制服（綠色背掛，後面寫上號碼和人力車三字）但都置有汽車的警笛或自行車的警鐘！大概洋化的地方連人力車都洋化了。

埠的面積不大，恐怕還比不上張家口；其實他有着張家口所沒有的洋人設的酒店和百貨公司。房子也高大，多是三四層的，黃牆紅瓦，別饒風采。

埠的岸邊沒有泊輪船的碼頭，輪船全是停在烟台灣中間，登岸或上船，有『舢板』接客，價錢一定，都是四毛。

因為兵艦多了，所以水兵也愈多了，幾乎無處不有他們的足跡。同時正因為有了他們，所以又有了所謂『夏期妓館』的產生。不特此也，還有些水兵自行的叫娼到旅館住，一月或二月不定。這大概是『包月』了。

娼妓以俄人為多，但她們也有在酒店裏兼作舞女的。廣東的也不少（在那些中國人開的旅館裏幾乎無不有她們的聲音；至於給水兵們包月的也以她們為多）。本地的也有，但很常見她們在『海軍青年會』門口或繁盛的十字街頭站着坐着（在電船上岸處，她們站的尤多）以待善價而沽。為甚麼呢？因為她們沒有南方娼妓那末伶俐，學得一口好英語；同時她們的舉動和裝扮也沒有南方的那末洋化，所以便逗不起那些『水手牛』的興趣了。至於所謂『夏期妓館』者，無非是隨美艦避暑而來而

去，換言之，她們是為做美水兵的生意而來的；涼秋九月，美艦去了，她們也跟着幫幫的滿載而歸，各自回她們自己的老巢。除了本地的之外，都是為美水兵而來的。

據說美國水兵每月的薪金，有三百塊錢大洋之多，揮霍成性的他們，便不得不用在「飲」「色」二途。

入夜。酒排間和酒店却熱鬧的非常。音樂聲，舞蹈聲，歌聲，把整個煙台佔有着了。夜裏的烟台全不是中國人的呀！

街上除有了中國警察而外，還有美軍艦派出來的軍警來站崗，這是用來防止他們的水兵在街道上滋事的。中國弱得太淒涼了，區區的水兵也沒有勇氣上前制裁而要別人幫忙，這還成樣子的嗎？但我也不能深責那些行政者。

埠裏只有電影院一所，是映無聲片的；價錢很便宜，分一角二角兩種。但自前天起，這所電影院停止放映了，據廣告說是因為裝置有聲機器的原故。劇院倒有三四間，但無足觀者。

報紙有東海日報，芝罘日報，膠東正字報三間。都是每天兩大張，版式殊陳舊。牠們的副刊每週都有兒童文藝專號，登載一般小學生的作品。至於其他文藝作品，極為平凡。

此裏學校以省立煙台中學為最高學府，在毓璜山，地位甚優，確是一個適宜修學的所在。至私立的有芝罘中學，益文商業專門學校等數校，也頗不錯。

遊了煙台數天，覺得煙台是美國水兵的世界；他們享樂的，造成了煙台的熱鬧，洋化。進一步說，煙台的熱鬧，洋化，就是給帝國主義利用而所得到的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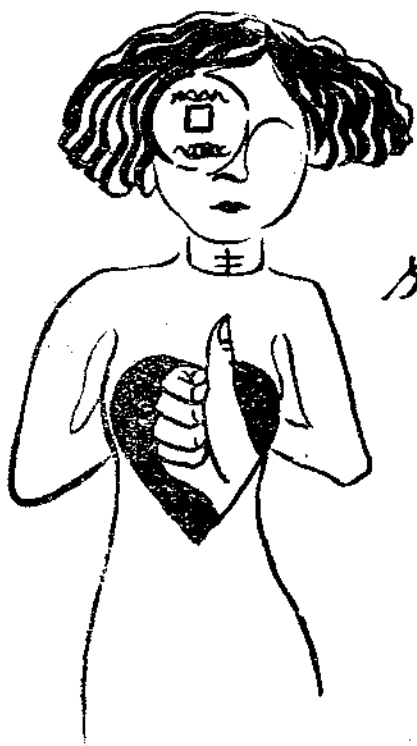
五十年古國

女人頌

眼窺世事甚分明，唯金史觀我獨尊。

又有野心大如卵，不難天下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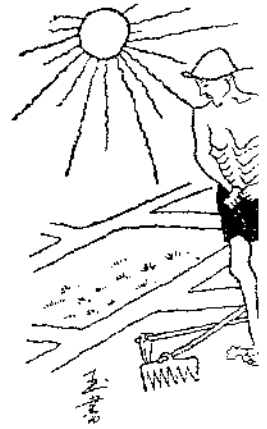
林競志作



女人的心目中

贊曰
昏昏睡不醒，
天下必太平。
五千年古國，
天下只有我。
古代光榮太，
古時文化高，
可惜破落戶，
胡不把氣爭。
祝希禮作

女說：王
先生，我
不曾想到
你是這樣
會遊水的



西各地且有農
民搶米之事發
生，是天禍中
華也歟？

錢去樓空
虛家少婦體
金香，海燕
雙樓玳瑁梁
。洋錢已隨
美人去，獨
對照片空愁
悵。



予機會，不可
失。諺云天予
不取，反遭其
殃。

丹溪

古月

(一)

祇是個模糊的影子，我對於這久別的丹溪——我可愛的故鄉。在我九歲的一個細雨朦朧的中午，我隨着母親，別了已故的祖父和姑母，和年老的祖母，登上了到上海的行道上。一別九年，每當春風春雨的時節，我不禁有些懷念着那久別的丹溪。

我常常用絕了我的記憶力，絞盡了我的腦汁，去回憶，想去抓住一個已經消失的丹溪的情景，可是，太可憐了！祇能記起那方方一二里內的一個極簡單，極模糊的輪廓。

每當春天降臨到丹溪的時候，她真嫵媚極了！祇要一聽她那汨汨的輕唱聲，已夠陶醉人的心靈！可是，于今想到，童年是消夫在這汨汨聲中了！懷念和嘆息，占領了我整個的胸懷。

一座又雄壯，又沉靜的黃崑山，緊抱着丹溪的東頭。我們靜靜底坐在丹溪的旁邊，注視着那夠人讚嘆的屏風，美呀！真寫不出。尤其是當牠那些白雲團團地繞住的時候，好似一個披着白髮，富有哲學思想的老人，他老人家給我們不少的神奇的故事，由我的祖母口中傳述出來。

丹溪被這老人緊抱着，像愛子般的緊抱着，是多麼地富有詩意！我還記得，他曾蜿蜒曲折的走我們的郵流過，她會溫柔地做着孩子們的遊伴。

還有橫生在丹溪中的大石崖，古怪奇麗，這尤其孩子們學

時節，孩子們總是喜歡折一些柳枝，剝去了葉，插在丹溪岸畔的土地上，几天後，柳條發了芽，拍手歡慶，是最熱鬧的事情。老年人望着孩子們笑，丹溪旁又多一棵婀娜的楊柳，也許，他們在想。

一條又狹又小的石橋，架在丹溪的上面，當春雨連綿的時候，石橋便漫在溪水裏作一個親切的接吻，在這時候，抓住石崖上，注視着水被石橋所護成的小浪，更是有趣！

石橋同時是女人洗衣服的地方，互相談笑的声音，和溪水被洗衣所造成的聲音，更是極妙的音樂，我曾跟姑母到橋畔去玩水，「當心！不要跌下水去！」又溫柔又親切的說話，至今還是好似在耳邊似的，可是，人是消失了，景是消失了！

丹溪畔滿生着青草，很軟絕的野草，在草上打滾，坐在草地上聽着祖母講着神異的，夠人入迷的故事，最是一件快樂的事！

得月亭，我還能記得，婷婷地現在溪水的南岸，雖沒什麼什麼驚人的建築，可是，也替丹溪點綴不少。得月亭旁的和尚廟，不用說，是郵人禱神的地方，老和尚也怪和氣的！

和得月亭遙遙相對的，便是神異出名的魁星閣，裏面有全郵最偉大的建築；樓上高高地供是身長九尺的魁星，四季都有人燒香；樓下是建築得像公堂般的一個議事廳，縣長下鄉，便在這裏面休息問事。

我們的郵是建築在溪的北岸，進門是一座牌樓，上面掛着「進士」兩個字，據說這我郵某人得進士時掛的，是全郵唯一的

個又廣大又多青草的場地，孩子們的玩地和晒穀的地方，有時也堆着稻草，或休息着一兩條黃牛。

那裏有我祖父所辦的私塾，供給孩子們讀書的地方，我曾在裏誦過千家詩，百家姓，雖沒學校的設備，可也怪有趣的！

我喜歡同小友伴們到溪畔去捉蝦，去釣魚，去捉烏龜，每次總是全身濺滿水回家吃晚飯，母親未免要說罵一頓。看烏龜翻身是最有趣的事，也是我們常玩的把戲，就是守在我們旁的祖母面上也浮上一些微笑。

我喜歡騎牛，可是又不敢騎，牛是怪溫柔，任着我們玩弄，毫不肯發怒，所以孩子們也喜歡牧童一塊兒騎牛，唱歌，到田間去，到溪邊去。

放了學孩子們喜歡玩七擒孟獲的遊戲，在那鞭撻的草地上打做一團，素來懦弱的我祇好站在旁邊暗暗地替他作急。

祖母喜歡帶着我到田間去走走，那些一高一低的麥浪，黃得怪可愛的菜花，翩翩欲飛的蠶豆花，都是我喜歡要的。同時點綴着一條耕田的牛，一二個做田事的農夫，那真自然，小小的心靈裏，也覺得是件最快樂的事。

跟着姑母們去採茶，採桑，她們負着滿滿一筐回家，我飽餐着桑子或滿捧着野花回來，母親等，很慈愛的問着：

「吃了多少？不要吃着太多了！要病的！」

有時我拿花一朵一朵地分給我的小同伴，大家又做起結婚的遊戲來了。

說來也可慘，丹溪，久被自然所占領的丹溪，最近竟遭劫了；可惡的土匪殘踏着舟溪的神聖，邨人亦因之而貧，貧到沒飯吃，我家也遷到上海來住，恐怕最近的丹溪，已經是殘踏不堪了！清涼的不堪了！

惡劣的環境開始向舟溪襲擊了，農邨經濟破產的預兆也不時地降臨到丹溪，可憐！活生生的丹溪，竟同其他農邨陷在同一个陷阱裏。

在某一個太陽高照丹溪的中午，突然地由農夫傳來一個消息，于是全都恐懼起來，誰都在想着這消息的可怕，邨子恐怕是保不牢了！

隔着我邨約十里的小山坳裏，住着許多由外地遷來的農民，他們自己墾着地種田為業，歷年來都是平安無事的，可是經過幾年的天災人禍，他們已被逼得沒飯可吃，飢寒寒起盜心，他們開始想到搶殺，去搶那些有儲蓄的邨子，我們的邨子也是素有儲蓄的一個，所以無疑地也被選着了。

消息決不是這末簡單；消息所報告是他們連絡着山裏的土匪，來洗蕩本地的邨子。你想，多可怕呀！在沒多久以後，也許我們邨子會變成匪的世界了，誰能不急死！

可是，我們決不肯不抵抗，也不能去說好話，唯一的辦法便是會同全邨的居民，作一個有計劃的抵抗，和他們拚過你死我活，女人和小孩子都帶了些乾糧，避到他邨去了。

大家都在開始準備了。居民去要求邨長，求他發下二十枝

槍，無疑地，郵長是不肯答應的，因為他怕鬧出亂子來，可是居民是這樣地要脅着：

「如果郵長不拿出二十枝槍來，事後無論如何，我們定要在大宗祠開過全郵會議，送你出郵，加一個大逆不道的罪名給你！」

在這種種的要脅下，郵長同時看出時勢的太緊張了，只得從家裏搬出二十枝槍出來，和大家定一個計劃。

有的人人家出人，沒人的人家拿錢出來請人，分派出去防守，有的在平頂山上望風，有的荷着槍，挺着胸，鼓着十足的勇氣，彳亍地巡查着，準備着一場大撕殺。

「來了！來了！」前方探子跑得氣喘喘地來報告。于是大家都緊張起來：不知道這結果是禍是福。

來了！平頂山的人也發一聲吶喊，彳亍着的人擦一擦槍，凶凶地準備着。據平頂山上的人說，他們這樣排隊着，男人都是一列短裝，赤足，荷着鋤頭木棍做他們的武器；女人都是一色的用花布紮着頭髮，穿着草鞋，帶着一隻大袋，和一細繩子，當然，一瞧便是裝穀用的；十七八歲的小孩子也加入，可是他們祇排在後面吶喊助威。人數真數不少，一路達來，約有一里多長，黑壓壓地盡是人頭，怪怕人的！

他們行到石板橋前，開始搶劫的便是一家肉店，當他們一打門，肉店裏的殺豬老二，便提起屠刀，帶領着夥計，一路殺將出來，逕殺逕走。跑到第一道防線來報信。

跪，也許可以得利一些，于是我家所請的長工注。長工便是請來做田問事的傭人。」便朝天開了一槍，于是四面都響應起來，同時聚在一條狹路，不顧一切地向他們開了幾槍。朝天示威的几槍，已經挫了他們不少的勇氣，再加之他們人雖多，北有我郵的大圍牆抵住，南有丹溪擋住，祇有一條很狹的石板路可以衝鋒，又沒槍，雖然有幾個衝了過來，可是都做了俘虜，結果他們停頂在石板路上，相比成勢。

經過這末一個挫折，他們許多是沒勇氣了！漸漸地由後面退起，前面也退了；窮寇莫追，我們祇管檢點打傷的人，結果發現了他們受傷的很多，有的被用屠刀砍死，有的被槍傷了下部而死，有的……總之，這是一個很慘的巷戰。

女人小孩子又住到郵裏來，可是誰都知道這是一個預兆，同時在郵裏，大家都在談着這樣一個迷信的傳說：

全郵的老祖宗朱六太太，當他嫁到我郵來的時候，曾向他父親要分家產，在宗法社會裏，女兒是沒分遺產的權利的，所以以她父親會狡猾地說：

「你要，我祇有一個宗祠，你就搬到丹溪去好了！」

傳說六太太是仙家，所以一夜中便把宗祠搬到丹溪來了。當地臨死的時候，傳下了六隻大箱子，說：

「我郵如有大急大難，可發開我第一隻箱子，那就可得無事。」所以此次郵裏人便發開她的箱子，裏面都是些紙人紙馬，大概總是些撒豆成兵的法術，郵裏人都不會應用，也祇得罷了！可是據說，當那些強盜衝過來的時候，他們祇見平頂山上

都佈了兵馬，陰森森怪怕人的，所以祇得抱着頭逃了回去。這傳說給鄙人一個很大的信仰，六太太的香火格外興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突然地又傳來一個消息，土匪在攻城門，城門一破，便有勢如破竹地直衝下來，人人聽了都毛骨悚然！第二天，接連地傳來了城門攻打緊急的消息，沒到一刻，報子跑來報告：城破了！城裏被殘踏的不成樣子，下鄉搶劫的消息是證實了。

不知那來的福氣，鄙裏來又以為是朱六太太顯聖，當土匪下鄉的時候，遇着了過路的軍隊，一陣亂勦，土匪祇得藏到山裏去。可是兵隊過本鄙，人民所被剝削的却也不少；以前鄙裏人恨軍隊，情願讓土匪來殘踏，可是現在又是歡迎軍隊了。總之做老百姓的真難！丹溪又是一次遭劫。

可是土匪確不肯放過我們鄙子的，因為我們鄙子在當地是個很豐富的，果真，不久又傳來了這可怕的消息，土匪在第二天便要開始搶劫我們了。于是全鄙又浸在恐慌中了，空怕是沒用的；所以當鄙紳士們便始商量起來。

真是幸福！全鄙的老前輩息求先生，竟急中生智，想出一條却兵的妙計。他知道土匪們在出山之前，必有探子的，所以他便大殺豬羊牛馬，極力鋪張，果真！結果，土匪是沒出山。事後，大家都謝天謝地去供朱六太太，同時說這是一條妙計，因為土匪的探子來打聽的時，便問人道：

「你們鄙子裏有什麼事？這樣地大熱鬧起來！」
「明天大隊要到，我們不能不先預備預備！」鄙人的回答

。當然是息求先生吩咐的。

這樣一駭，他便沒出來。大家都額手慶賀。同時他們也趕急到省裏去請兵，總算來了一次，沒拆穿西洋鏡。

從此以後，便常有些小搶劫，尤其是過年的時候，全鄙的人便不能安居。最近聽說，有許多不幸的事發生，可是也沒法可想，居住的人，好一點的都搬到外埠去住，所餘的祇是些流氓，下流東西，賭呀！吸鴉片呀！鬧得更不成樣子，丹溪竟成了另一個社會的丹溪了！

丹溪終於被犧牲了！那可愛的丹溪！現在恐怕荒蕪得不堪了！不堪回首！便是丹溪的情形，尤其不堪回首的，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天下有心人該為放聲一哭！

最後我得介紹，丹溪是安徽涇縣東鄉一個很僻野的地方。



願婦女競用國貨！

8 願

作環義張

冒失鬼談話

曾迭高華合譯

第四次談話

教授：從上幾次討論裏，我們知道當時的過激思想已在俄國急速地伸張，大家都一致地反對專制政體。各黨系所採取的方法與目的也大致相同，除掉小部分的棒喝團的孤旨獨行是例外的。可是，這一致的陣線不久便變動了。沙格勒篤夫同志不是說經濟情形的變易。分判了革命思想與行動的一致嗎。各派各系思想與行動怎樣會分判獨立，新的派系怎樣生產，使革命終究得到最後的勝利，是很值得討論的題目，沙格勒篤夫以為如何？

沙格勒篤夫：你的研究程序很對。歸根結底，革命思緒本是民衆間的半意識的情緒結晶。在十九世紀末叶，二十世紀初期，俄國人民已顯示着參加政治能力的成熟性；雖被當時的專制當局竭力地阻壓着。下層工作正在白熱化的努力進展，預備和專制政府作誓死的掙扎。在這時候那些重要的黨派都組織成功，就是後來推翻那專制政體的各派。我現在且提出最主要的三派——（一）自由立憲民主主義者，這些是代表工業資本家，鄉村紳董和與這些人們有關係的智識界；（二）社會主義革命者，他們以城市與鄉村間的下中階級的利益爲奮鬥的目標；（三）社會民主勞動主義者，他們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爲前提。那社會民主主義者之中又分作二派，就是布爾扎維克與孟

扎維克兩部分，後來布爾扎維克取得最後勝利，就是現今的 D.S.R. 的布爾扎維克共產主義黨。

改革主義者：你是否堅持說你們政黨的分判是完全因爲社會方面的關係而不是個人的作用。可是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者都以爲社會民主黨內部的分判完全因列甯的倔強態度，不能容納他人的意見，也許就是他個人野心所造成的。

沙格勒篤夫：要回答你這問題最好先將這二三十年來的歷史詳細研究一下，現在可否容我們回到討論的本文吧。我們先討論這 CADETE 黨就是那立憲民主派在當時的名稱，因爲他們的暗記是 OD。最初在二十世紀的初期由密留喀夫教授 PAUL MILYUKOV 及司脫而夫 PETER STRUVE 當領袖。司脫而夫起先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這班 CADETE 黨人繼續著十二月黨人所主張的自由主義並在那青年的工業資本家方面儘量宣傳。他們很得鄉村紳士的擁護。最初的勝利是在一八六四年，他們從沙皇那裏取得了省會議權，就是那 ZEMSTOVY，其中地主們取得了大部分的席位。這省會議是在取決地方的立法並建議省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當時沙皇以爲怎樣可以使紳士們能效忠皇座。這目的大體是成功了，可是大部分的領袖，仍主張聯省會議，設立國會；換句話說，他們主張立憲的政府使沙皇的專制權受有相當限制。

教授：當時的貴族們是否也有類似的運動，主張組織貴族院，像英國的貴族院的組織一般？

沙格勒篤夫：是的。當時有見識的貴族，DOLGORUKY 王子

與 ORLOV-DAVYDOV 公爵們都主張要這樣一院來對抗 ZEMSTVOS。可是這種和平的主張立憲沒有得到沙皇的同情。不但如此，一八六四年所頒布改革的種種後來都取消了，而 ZEMSTVOS 的自治組織也受政府的嚴厲監視。這在亞力山大三世同尼拉司二世的時候尤其顯然。一八八一年亞力山大三世的諭旨是那反革命的 POBYED ONOSTEV 所起草的，堅決地說明他要維持專制的意旨，因為「這是與俄國有利的」。在十三年後，當尼可拉斯二世登基時，ZEMSTVOS 也嘗奏請沙皇減輕專制；因此在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他結婚的時候發表他的諭旨，也就是那 POBYEDONOSTEV 所起草的。這諭旨我今天帶着，不防就讀一段給衆位聽聽：

「朕聞 ZEMSTVOS 欲謀參加國家內政，此事斷難應允，茲特告我萬民，朕此後將盡力為吾民謀幸福，我欲維持君制專政與先皇之堅毅不屈精神相同」。

人性學者：近代的 REHOBAM 不是說：「我的小指比我父親的腰子更為切近吾身。我父親嘗以高壓施於汝等，我應更爭高壓。如吾父嘗以鞭笞加于汝身，則吾將以蠟尾之鞭施汝」可惜這位尼可拉斯二世却沒有一位同沙羅門一樣聰明的父親。

沙格勒篤夫：忠順不是因經驗就能造成的。尼可拉斯二世的宣言激動了大部分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寫了一封公開的信

，不啻對君制專政宣戰了。這封信措詞很是和平，但在沙皇看來已是夠吃驚的了。例如，這一段：

「你已將你的思想言論明白昭示全俄及文明世界了。一月廿九日那天你畢竟將你在全俄人民目光中的神耀之光全部消滅。你已失去了你人民對你的信仰；但不祇失去你個人的美譽，你所主張的君主專政亦在毀滅之列。不久的將來，君主專政將因社會的激勵力的壓迫而滅亡。現在你既已開了爭鬥之端，將來的爭鬥正方與未艾哩。」

自由主義者從此組織起來，在十年之後便成為立憲民主主義黨了。起初這黨也是革命的，與社會主義黨連絡一起來推翻君主專政。但在一九〇五年取得了憲法後，目的業已達到，便不再積極前進，反成為反革命了。最顯著的是一九一七年沙皇廢位後的復辟運動，他們是主要份子。當然，這班也是布爾札維克的敵手，布爾札維克是使政治革命轉到社會革命或是無產階級革命的。

議員：後來怎樣呢！

沙格勒篤夫：現在已在蘇俄絕跡，因為他們所代表的資產階級人們都沒有了。有幾位領袖們仍活着，MILYKOV 在巴黎現正主編一張反蘇俄的報紙。

教授：他們的哲學同原先的自由主義者有什麼不同麼。
沙格勒篤夫：不多。司脫到夫 STODOLN 起先是社會主義者，對

人性主義的 NARODNIKS 很加批評，尤其是他們不重視資本主義已侵入俄國的一點。經過相當研究之後他變成改革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一九〇二年他才與密留喀夫聯手，成爲進步的資產階級的導引者。在分析他的主張中，密留喀夫指出他同俄國一般社會運動不同之點說：

「前者（即 CADET 黨）以社會安甯爲目的，其他的則以社會間的革命爲目的；一個是人道主義的，其他的則完全是階級主義的；一個是臨機應變主義者而用調協的方法來達到目的的，其他則絕對不妥協而以階級爭鬥爲工具」

自由主義者所要求的不外是保障私有財產，思想與信仰的自由，公民權與政權的平均等等使造成共和的政體。這些就是俄國自由運動的大根。這運動終究失敗了，因爲這違反了那勞動者應得的利益，而同時祇拿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做幌子，這些東西在大衆的心理早已失却信仰了。

改革主義者：從你所講的歸納起來，這 CADET 黨不是從 NARODNIK 運動而產生的。

沙格勒篤夫：NARODNIKS 運動的繼續者可說是那社會主義革命者，就是從那「民意」運動們所組織而成的。這可說折衷階級主義者，因爲農民的，勞工的，智識階級的利益都應受到相應的注意。這主義很受學生們的擁戴，因爲從這黨裏產生了不少英雄——就是用一人的力量殺害

或攻擊那君主專政的當局者的。

扶輪會會員：真有趣！請你講些英雄的偉蹟罷。就是像你所說那些赤手空拳去攻擊他們的政敵之類的事蹟。

教授：（不耐煩地）我想是不必要的吧。這些人們的事蹟的確是很有趣而浪漫化的。司丹乃克 STEPNYAK 所著的薩維克夫 SAVINKOVY 傳我看了很受感動。起先，薩氏想謀刺沙皇，他的生活大都浸在下層的革命工作裏，隨時有生命的危險；後來他聯合了調停主義者破壞布爾扎維克的革命工作；後來，他又悔過了，到蘇俄政府那裏去自首，將那聯軍對於蘇俄如何反革命的方法企圖等類和盤托出。最後，他從他被禁錮的屋子的窗口跳下自殺了。

扶輪會會員：我很想讀這些故事，不知英文本可有嗎？

沙格勒篤夫：薩維克夫的一生很好象徵社會主義革命黨的歷史——浪漫性的也是悲慘的！犧牲雖很大，却自己打破了自己的革命主張，對於黨對於革命運動不啻越入了自殺的末路。KERENSKY 凱倫世基是該黨很著名的領袖，

同時也是該黨的浪漫的投機式的例子。假定你要知道牠瓦解的緣故，請查究牠的目的，黨的組織和哲理明白了。牠是繼續着 NARODNIK 的成見，對於階級爭鬥是沒有正確的認識而自以爲是折衷的民主組織。牠的目的是在推翻君主專政，建設民主共和政體。可是組織方面，却是錯綜煩複，不上正軌的。牠組織了那一均田聯

「監」，但內中的主張是很玩古而且祇以皇室的地及其他大地主的地分配給農民。同時更組織暗殺團體攻擊政府人員，而這個組織也同時受僱于沙皇的探團來保護沙皇的皇室，因此時常將那些被指使去行刺的人們送上了斷頭台。這樣複雜的成分，要使黨的行動一致是絕對不能的了。

改革主義者：請你將社會主義革命黨對於馬克思哲學的態度如何解釋一下，牠的主要思想家是那幾位？

沙篤勒夫：他們的理想的領袖是邱諾夫VICTOR CHERNOV，他是生于一八七三年，聽說至今還住在西歐某處。他繼續着LAVROV與MIKHAILOVSKY的哲學觀念，他想將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綜合起來，同德國的實利批評哲學家AVENARIUS, MACH, 及RIEHL等所主張的一般。有些部分雖是從馬克思經濟學說方面借來的，可是他對

于馬克思的哲學是非常反對，而且想打破那「馬克思之謎」，他以為已創成了調合的社會的革命人生觀，就是那理論的實體論可與實質的唯心相融合。因此他說：

「人不是一張潔白底子，可供外界任何情形及原動力任意書寫的。人的本身却具有自然的全部權力，他顯示出他本身是自然間一切原力的綜合；同其他自然力一般他有他的自內的原動能力而同時表現出能與其他原動力綜合的可能。」

十日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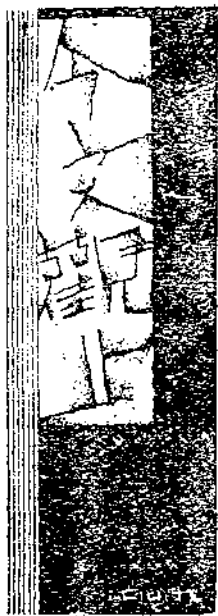
人性學者：這很合我的脾胃。這樣的理論頗與人性主義的理論

相彷彿。

沙格勒篤夫：很對。邱諾夫既注重情感和意志，當然的結果便以為造時世者乃英雄而非馬克斯主張的階級。邱諾夫且徘徊在唯心的主觀主義與唯物史觀之間不能得到相當解決。他不能成就那一貫的哲理使他所導領的革命黨終于渙散。沙皇推翻後，他的一黨，在KERENSKY凱倫斯基的領導之下，雖曾得勢，却不能安全地解決當時的階級紛爭，暴露着無能。但為符合他的哲理起見，結果使小資產階級與社會利益相綜和，使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相融洽，這一點在世界大戰的當時尤其顯著。這種調協的態度及小資產階級的滲入結果使這社會主義的革命黨終究趨向于反革命以致最後和保皇黨及外國干涉主義者攜手了。自從內戰失敗而後，他在蘇聯便失去了立足的地位了。

人性學者：真是一齣悲劇，誠想NARODNIKS人性主義者在一世紀內犧牲了不知多少！可是至今却一無遺留，不論在政治的或是社會生活方面。

教授：唉！你們也有人說哲學是沒有實際的價值的。可是在NARODNIKS與馬克思主義者競存，我們可以看出兩者之間馬克思主義者較為適應社會便得生存了。（向沙格勒篤夫）我們現在可以聽你講布爾扎維克黨怎樣得勢得故及其在你們革命史中所造作的幾幕。



張競生致賽金花書

靈飛女士：北平苦熱否？且珍攝為

佳。此間近時，炎虐滿天，使我只好看雲。雲有極多種的，然都善於變幻，本是一個妙華的美女，倏忽變為老嫗。再一會兒連影跡也消散了。然而在那一邊又幻成一個美人似的胎形。我近又以花消遣此沉沉長夏。上海霞飛路一帶，因受白俄女子愛花影響，花店稍形繁盛。花的種類，比雲霞一樣多，一樣美麗。你知只玫瑰一項，已達千餘種呢。好花也如彩雲一樣易於消散。就以最耐挫折的玫瑰說，折取為瓶花，現在這樣熱天，只有一二天生命掙扎吧了。我的小天井，前時買到一盆栽的薔薇，滿意百蕊花可以陸續開到百餘日，欺騙的人類啊，移來不到幾天，蕊都謝了，連青青的葉也保留不住，至今存的只有幾枝刺

幹，尙作黯綠色，在那兒推受這炎熱世界。有女士，你看雲吧。北平的雲當比上海的更華麗更變幻呵。你當看了許多花，丁香，牡丹，及其他你就在雲與花中認識你的人生，想像些，或太不至於苦痛吧。聞你現極熱誠唸佛。阿彌陀佛。最好就在看雲玩花不知不覺中唸了一聲救苦救難觀世音。我常喜歡把你與慈禱后並提，可是你比她高得多呢。假使她在你的位置，什麼事都顯不出，最多只能被僱為「哭娘」（慈禱以此出身的）。若你有她的勢力嗎，當能變法，當能做出許多新政治。你雖位卑而人格並不微。當聯軍到北平，她拋却人民，和寶貝的太監們溜走了。只有你在金鑾殿中，與外帥折衝，保衛了多少好人民。佛號是無靈的，惟有人力的奮關。華北又告警了，你尙能奮關嗎？與其空唸彌陀佛，不如再捨身救國。一切慈善事均可加入的，看護婦也極可為，若能領率一班女同胞作有規模的社會運動，更是好不過的。你打絨線工作嗎。當多多打出，為無數貧民作紀念呵。我們對你是

極願幫助的，然而為力甚微弱，無闊友，有也不管及了。無大腹買作後頭帳房，自己又窮得可以，所以登報後到此日結束，只收到這點款（數目及捐者另紙附上）。可是我們對你的心情並不由此而結束也。我個人曾與明星電影公司經理鄭正秋先生計劃為你編演一電影劇，據他說費用過大，又要裝許多拳頭大師兄二師兄，徒弟們，大清兵，外國兵，好不離奇複雜。又要扮紅頂花翎的文官武官外國文官武將使臣，又要演出外國兵爬上北京城，殺戮，奸淫各們的人民，又要火燒金鑾殿，又要將那位寶貝的慈禱，及宮女太監們維妙維肖地一羣的滿洲女裝，頭髮那樣高翹，衣裳那樣美麗地一一擺列，據說非十餘萬金不能辦的。在這樣窮的我國電影界，只好暫時放下了。可是我並不肯將此放下，將來扮演你的，自有許多女明星，鄭君說，胡蝶極稱職的，可惜她比你胖一些些，你那張俊臉兒，添上兩個酒窩，儘夠延長你的美麗的生命到天長地久。你看，你個人生命是長存的。願此祝你福壽無疆。張競生謹具。上海念三，七，十二日。

菩提學會緣起

芸芸衆生，常嬰衆苦，循業發現，渾不覺知，五濁遞增，於今爲烈，感大災禍，慘何可言。揆厥由來，無始執我，各執我故，同體遂乖，貪瞋慢嫉，自恣演進，優勝劣敗，互相併吞。人與人爭，國與國敵，愛瞋恩怨，酬對無期，此廢彼興，彼存此亡，夢幻無常，遷流不息。悲哉含識，業病難逃，世智告窮，無術挽救。唯大醫王，平等大悲，視諸衆生，猶爲愛子，羣聚火宅，方酣嬉戲，深感愚昧，巧引出離，隨說法要，爲大菩提，俾脫諸苦，得究竟樂。始從因地，對治煩惱，觀苦起悲，利他爲事，觀法自性，串習合覺，更有要門，卽身成佛。覺性云何，自他何相，何法利他，云何究竟，曰有學在，方便多門。

十善白法，人天當學。四聖諦法，聲聞當學。十二因緣，中乘人學。六度四攝，菩薩當學。小乖極果，雖云無學。唯除如來，餘非究竟。誠定慧三，攝一切學。彼彼增上，證無學處。窮未來

際，轉教他學。波羅密乘，三僧祇學。金剛道乘，卽身畢學。共不共道，依學發心，依學修行，依學取證。上中下教，上中下機，教隨機施。上中下學，學小乘者，導以十善，感無常苦，急修出離。大乘學處，仍本十善，及以出離，大悲正見，眞言行者。莫不先修十善，出離大悲正見，然後入密。生起圓滿，止觀雙運，學無上學，初自人天，乃至成佛。循序升進，應次第學，卽有頓機，一聞便悟，所學較速，仍不外斯，非捨中下，偏取上乘，非捨世諦，偏取勝義。小大性相，顯密法義，世出世間，一切等學。入菩薩學，爲學菩提，於中分別，有學不學，自居聖流，輕視人天，自命大乘，恥談小乘，自翹法相，忽於正見，自矜宗通，略於教理，或譏大乘，實非佛說，或疑密言，恐非聖量，或守毗尼，密非梵行，或尊總持，顯非究竟，部執興諍，起大邪見，如是學者，墮無量過，私習奮張，不名善學。

至教東流，賢哲代起，因機敷暢，宗派寢興。其中密乘住世僅百，東西險

阻，萬里相越，裝淨諸德，邁志遠征，所獲雖多，傳譯未竟，會昌難後，梵唱依稀，施護諸師，祇示鱗爪，以况聖量，十不及一，後起無人，各封一隅，發心起行，唯求不退，一語成佛，且怖且驚，一義建宗，總嫌挂漏，更少善巧，有志望洋，理勝於事，事嘆殘缺，困守拘墟，大成安集。

偉哉雪峯，隣接聖域，師資往還，泛濫尋求，文成度母，開其先河，赤松得眞，續其不緒，菩提薩埵，瘁力經營，波羅密乘，於時建立，蓮花生師，調服魔外，種種神變，顯密道宏，五天制作，代如江河，迄於宋時，方極完美，醍醐競注，人法雙流，洗洗洋洋匯於藏衛，阿底曠師，懷挾全寶，以道炬論，釐其宏規，密乘七部，燦然井備，後學繁興，此其權輿，宗喀巴師，總集大成，振興戒律，顯密并重，先菩提道，次金剛道，二種次第，成其極量，梵藏經論，罄無不宜，列聖疏附，益稱富有，三寺常軌，五論通習，中智勸修，廿載爲期，偶違禁勒，便遭驅擯，如限畢業

，方得入密，盈科後進，無僭無越，亦有頓超，但非正軌，故開三士，次第臨入，融彼五乘，不相雜亂，密分四部，加行正行，軌制謹嚴，視顯尤甚，由凡入聖，修學次第，乃至成佛，釐然一貫，後必攝前，大海納川，卑自登高，繁星拱月，三時五時，泯其歧見，顯教密教，祛其紛爭，師有傳承，受無疑滯，諍論永熄，正法常明，捨此不學，又將焉歸，青海蒙古，繼承藏康，次第發揚，先後媲美。

班禪大師，觀察因緣，今為法來，殆酬本願，飛錫南朔，洞鑿幽微，能調難調，殷重教誡，聯結漢藏，如橋續路，擔荷正教，如日麗天，大聲唱言，政教相依，五明學處，真俗等治，欲挽狂瀾，遺教當先，共衆要誓，迺建斯會。

翼以西域先哲希珍，移為東方本土常住，應病與藥，今正是時，救弊補偏，甯豈得已，謹遵師旨，厥有四端。一曰傳受，首重師承。二曰修學，慎集資徒。三曰翻譯，宏宣正法。四曰利世，普濟人天。多選英才，入藏留學，譯地

修建，根本道場，尤為目前第一急務，且懸鵠的，以為進程。惟茲事體，廣大深宏，自利利他，條理繁複，一朝一夕，難以為期，一手一足，焉能成辦，望諸鴻碩，齊發大願，任重致遠，協力同心，或助法財，或廣勸募，四施齊被，七衆蒙庥，元明清季，古德願宏，大業未成，今當復續，爛陀超岩，遠紹宗風，色列格登，未讓專美，聖教昌明，羣情不變，其化既熟，其治必隆，政教相資，有體有用，期銷共業，轉危為安，龍天擁護，國土康甯，利益羣靈，豈祇人類，諸佛歡喜，稱大吉祥，情與無情，同圓種智，爰揭因緣，佇待振導，籌備事例，具載後文。

微風文學會宣言

我們深知今日中國的文壇，是處於普羅文學與頹廢文學兩大勢力的包圍之下。我們更深知今日中國文壇上之所謂作家，他們都是卑鄙齷齪，心懷叵測的國家盜賊。他們只曉得迷戀於黃金的樂園，希望永久霸占其文壇上的優勢，於是在和平的環境中，不時掀風作浪，企

圖造成文壇上緊張的空氣。如「海派」「京派」與「平派」之爭，「文言文」「白話文」與「大眾語」之論，都是他們故弄玄虛，使用卑劣手段的醜惡表演。同時另一方面，則極力粉飾偶像，所謂「老總」，所謂「大師」，在他們有計劃的吹捧之中，無非造成他們在文壇上君王與士大夫的地位，從而在他們暴力的壓迫之下，使一般純潔而優秀的作者，永沒有抬頭的一天。目前次殖民地的中國，可以是說遭遇到最困難的地步，狎狎的帝國主義者，猛烈地在那裏掠奪與分贓，兇暴的土匪共賊，更在那裏搗亂與作惡。以致農村破產，工廠倒閉，商業凋零。使我們整個國家和社會，陷落於覆亡無日的地位。在這空前的嚴重時期，今日文壇上的一切普羅文藝頹廢文藝，非但不能適合於社會的需要，而且影響於國家的生存。所以我們應當樹起革命的旗幟，對於這些文壇上的偶像，以及惡化思想的產物的不合此時代環境的文藝，都應當毫不客氣的宣告他們的死刑。同時我們要整飭我們的陣線，積極

生存的新文藝。

歷史上所昭示於我們的，一種文藝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產物，而必有其客觀的條件，決定其發展或沒落的命運。如文藝復興以後，浪漫主義打倒擬古主義，與自然主義戰勝浪漫主義，都是我們很好的史實。現在中國文壇上之一切文藝，既然不能適合於時代環境的需要，那末這些偶像作家的沒落，無聊文藝的崩潰，與我們革命陣線的開展，新文藝運動的成功，乃是必然的結果。這裏，我們集合其大隊的忠勇的革命戰士，準備着衝上前線，願意無條件的犧牲血和精神，來推進我們的新文藝運動。同時我們在嚴正的立場上，理智判斷的，不受任何黨派的指揮，在我們的工作進程中，更不畏強暴，不懼艱險，對於一切障礙，決以革命的手段排除。最後，我們熱望着表同情於我們的革命志士們，都來參加這偉大的陣營。

揚州區八旅滬司鄉會查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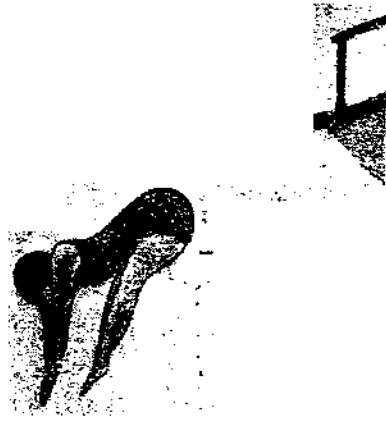
「揚州閒話」書籍宣言

近閱易君左著作，中華書局印刷兼發行，及陸費逵具名代表出版銷行之「閒話揚州」一書，內容敘述揚州人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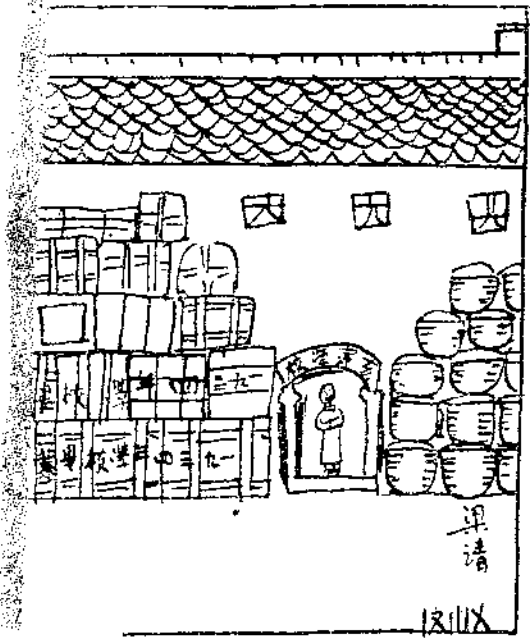
活一編，指摘吾揚屬整個民族，不分男性女性，生者逝者，及一切設施，極盡醜惡性甚深，原書具在，毋俟贅陳，雖其紀述無稽，肺肝別具，為識者所共棄，然不予嚴厲制裁，昭告於衆，則習非成是，吾揚屬同胞及世世子孫，詎尙齒於人類，全國雖大，五洲雖廣，尙有立足之地乎。言念及此，髮指眦裂。查易君左現充吾蘇教育廳編審主任，中華書局為國內有數出版教科書之大規模書肆，在吾蘇文化事業上，均負重大使命，占重要地位。而中華書局因營業關係，尤受易君左一部分之監督，其舉動應如何慎重，以自愛惜羽毛。乃易君左憑其公務員之權力機會，中華書局則本其迎合諂媚官僚之劣根性，故一則不尊敬恭厥職，自樹權模，而將該詞涉俚俗旨在毀謗之書籍付諸該書局出版。該書局亦不惜將數十年苦心經營所獲得之文化宣傳僅有地位，以自暴自棄，慨然擔任印行。其中因何鬼域，與吾揚屬各縣九百萬民衆公然樹敵，雖不可知，然其互相利用，因緣狼狽，實為彰彰明甚。本會受旅滬同鄉負託之重，凜前哲之垂型，省吾身所自出，愛鄉愛家本於天性，除奸懲惡具有夙願，謹不惜犧牲一切，誓與

吾揚屬公敵之易君左及中華書局又中華書局對外負責之陸費逵以相周旋。按昔曾有人著書侮辱回教人士，卒因我政府當局執法嚴繩，迄今未有人敢再嘗試。今易君左等認舉尤復過之，吾揚屬與回教人士俱屬中華民族，未有區別，若不依法請予嚴懲，則吾揚屬同胞俱有天然血性，必不能忍之須臾，以與吾揚屬整個民族之公敵同中國。若因此引起國內各地民族之分裂，當尤為識者所憂慮，本會以為此事不僅為吾揚屬同胞之局部事件，實於吾中華整個民族之團聚力及國家興亡有直接影響，故本會敬謹向我黨政機關全國法團暨父老伯叔兄弟諸姊妹之前，請命，務乞一致主張公道，扶植正義，為有效之援助。同人等志在為祖宗鄉邦雪恥，為吾揚屬整個民族爭生存人格，為中華民國國民保全名譽，必期達到下列之目的。即（一）將易君左陸費逵按照瀆職及妨害名譽罪，由法院分別加重科刑。（二）將閒話揚州書籍原版，及未銷之存書概行抄沒銷燬。（三）將中華書局執行封閉。（四）由政府命令永遠禁止該書籍印行及出售流傳。責令易君左中華書局及費逵，向吾揚屬全體民衆賠償名譽損失。不達目的，誓不終止。在此事未圓滿解決前，本會同人惟有深然惕勵，盡其私人能力所及，對該易君左中華書局及陸費逵為相當之抵禦，以期達護鄉雪恨之最後目的。吾揚屬同胞人格存亡在此一舉，其各勉旃。謹此宣言。

跳水與食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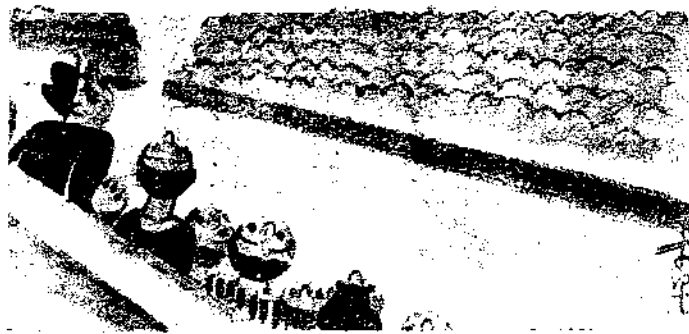


的會社與氣景的校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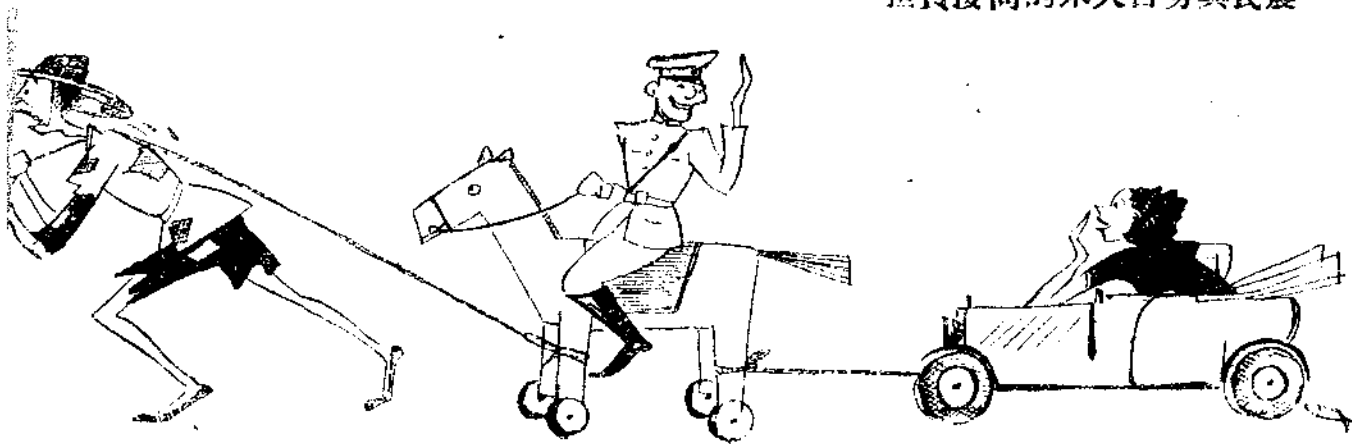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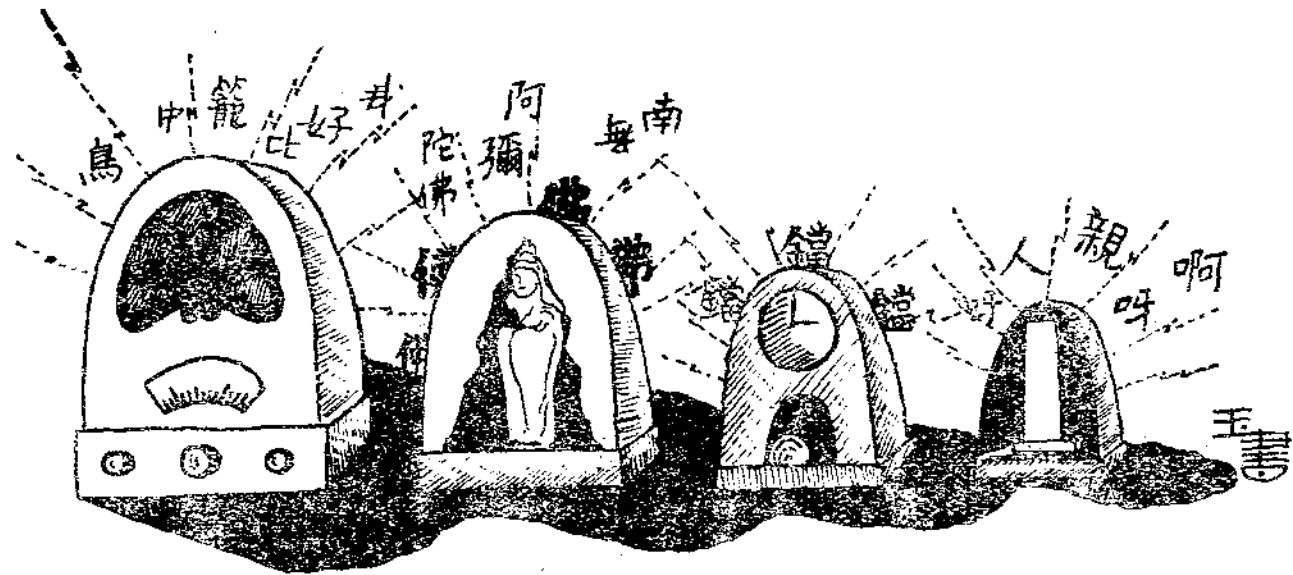
一批無消路的貨

女：今天回去夜飯吃油炮蝦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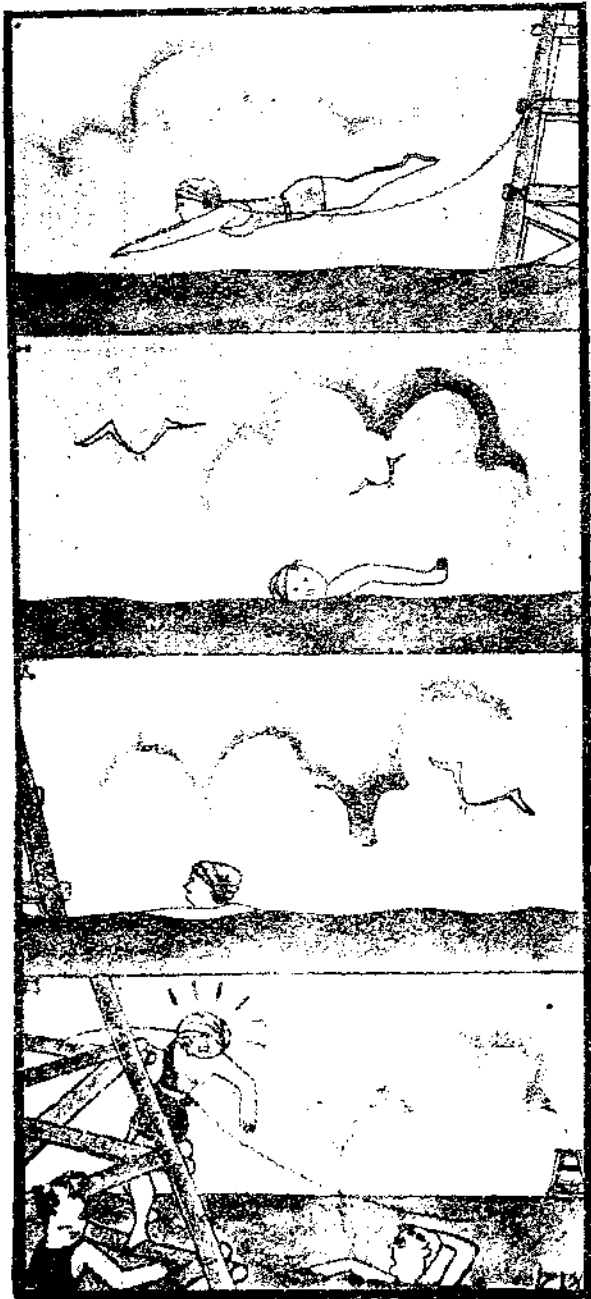


担負接問的衆大苦勞與民農





國中在電線無



夏月或壞手藏游泳衣者的狼狽



○ 巧乞與吏污官貪，軍將大手伸是同

文壇畫虎錄

張競生印象 準之

大約是爲我出世太遲了，我不能看到張博士的傑作「美的書籍」，那些書現在是被禁不賣了，但是性學博士張競生的大名，想必每個青年所知道的。張博士如今不寫關於「性」的文章，時事新報的青光上，刊載的食經，是他最近的作品，同時，我也知道了張競生原來是哲學博士。

一個涼爽的夏天下午，在天廬先生的客廳裏，我見到這位鼎鼎大名的張博士，是，張博士很像「南洋客」他那一口廣東官話，說來使人不大能聽懂他的意思，圓圓的頭顱，短短的平頂式的頭髮，襯着普通的中等的身材，白的翻領短衫，下面是白的西裝褲，一雙黑色的皮鞋，很隨便的裝束，像一個大學生。如果，不經過別人介紹，真不會想到他就是張博士啊！

起初，他不大講話，大概因爲才見面，張博士也會怕生疏的？吃馬鈴瓜的時候，清雅的客廳，漸漸熱鬧起來，他說吃西瓜連着皮咽下去最好，於是，他表現了一番；吃完了瓜，他談起抽煙，「抽煙很好的，但是，中國沒有專爲女人做的捲煙，

-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爲水，專屬真實爲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爲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爲之發表。
-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爲最適宜；著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像這種煙——（他將手中的煙揚一揚），女子每天最多不要抽過十餘，因爲性質太濃！」，我每天能抽許多煙，但極節制地最多不過十幾條吧了！他抽着煙，將一條腿擱在沙發椅欄上，笑着，那麼不停的輕鬆的笑着，使我想到他也許永不息止的。我們許多人隨心的談笑，並且每個人都稱他「張博士；我們談到中國的電影，從漁光曲回溯到姊妹花，「你們知道嗎？張博士看姊妹花都哭的！」天廬夫人大聲的說，「哈哈，張博士會哭？」「你們不哭嗎？」「我們不哭！」「不好，不好，男人要笑，女人要哭！」他笑着對綠她們說。

張博士要想將賽金花的事蹟，寫成電影劇本，但是，因爲賽金花的一生太變幻，雖然有了假設的扮演角色——胡蝶，但是攝製的費用太大，現時中國的電影商負擔不起，最近不能實現，張博士很崇拜賽金花，並且，她現在很孤寂，他要天廬先生將青光出一個賽金花專號；叫我們寫些稿子關於賽金花的，將稿費寄給賽金花。於是，我們請他詳細地講一下賽金花的過

去，他談得很多，從賽金花的漂亮美麗，怎樣墮入風塵，怎樣做了欽差夫人，怎樣在外國出風頭，怎樣和德國軍官發生關係，救了中國的老百姓，又是如何不容於大家庭，一直到現在老了，清苦地獨個兒住在北平，所以，我們很應該幫助幫助她！張博士是賽金花的「知己」。

關於愛情，張博士以為女人能夠這樣（下面寫來），方是真真愛她的愛人：

- （一）他要跳水（如必要時）她也能夠同跳。
- （二）他去打仗，同時她也要拿手槍一同去打仗。
- （三）他去寒地熱帶墾荒開礦，她也同去。

在未見博士以前，我聽說張博士有一段傷心的羅蔓史，他曾經為一個女郎顛倒，如今這番話，或者是「感慨繫之」的傷心話吧？

張博士留法多年，當然法國人尊敬女人的禮貌，沾染了許多，見了女人不脫帽的朋友，時常要受到他的教訓的！

在天廬夫人家裏——我是夫人的同學朋友，坐了整整一個下午，夕陽西照的黃昏裏，張博士跟他們夫婦很有禮貌地送出大門來，一個長的影子，從那很神氣漂亮的圓頭顱，中身材，印到牆上，這個熱情浪漫的人，誰知道他和他的影子是不相襯地讓一般人驚異呢！

博士在青光上發表食經，在提倡營養食物，民以食為天，食色性也。博士所以始終是性博士了。

章鐵民與汪靜之

冷香

章鐵民

章先生是個翻譯家而有考古癖的一個文人，胡適之先生的小同鄉，我認識他，是在南國的一個初秋，校樓前馬櫻花正在綠夢婆娑裏探出頭來發幽笑，我們是同事兼同行——教國文。章先生大約有三五六歲的年紀，中等身軀，顴角豐滿，辯才無礙；談女性更起勁，怕鬼，然胸襟洒落，能飲，而相信靈魂。

一天，他赤着腳，走到海邊沙灘去逛潮水，載欣載奔地回來時，一把手不知拿了些什麼，這樣腫腫不堪地？原來是樹葉，螺殼，蚌貝一類的東西。他時時是這樣：一筆談，一筆手在「大反領」下，上下左右用力地抹搓，於是乎，那些一條一條的黑色的東西，便縷縷地落個不休，最初，汪靜之先生是和他對床睡，章先生說「我們都怕鬼呀！」「我的太太死了，還繞着我的床喊——鐵！鐵！——」一直有兩個禮拜久，「他又到隔壁一個女校上課去，時間是逼促了，走出校門口，不知怎樣，發現鬚沒有剃，於是又趕快回來剃鬚，殊不知，一個不小心，就把唇皮割破，嘴上還鮮血淋漓，跑到我房裏來，一五一十指點着告訴我後，三步作一步跳，下樓梯趕上女校功課去。

秋深冷雨的一個傍晚，水溜裏的烏龜，成千百個，求偶似底在哀鳴着「餓！餓！……」原來章先生的窗前，有一最大最大的馬櫻花樹，坐在窗下是綠浸浸的，確實陰森有點鬼氣；何況

又值這樣的黃昏裏，章先的門就掩上了，聽！『烟雨濛濛深樹，蛙鼓鼙鐘無數，風緊小樓寒，倚欄干○南國清秋時候，一樣綠肥紅瘦，觸處是相思，沒人知。』他在做悼亡詩沒？一個同事問，不！他正在愛上那個女——霞呢！一個同事答，後來他對我們說『我愛身軀纖小，可作掌上舞女人呀！』

接續便口若懸河地，大談特談其關於那個，記得使我們笑到肚痛彎腰的有他發明的妙句『三年不見女人腿，一見母狗也留情。』

汝若走進他房裏望一望，汝就可知道章先生是個『嵇康派』的懶放文人，壁上掛着胡適之先生的題字，可是撤釘掉了一顆，那折下的一角紙颯颯地在叫，書架是沒有幾本書的，他的書是放在地板上，這一堆那一堆，枕頭上，被窩橫七豎八的人境廬詩草呀！梅縣民歌集呀！等等。寫字桌上還有一大堆古董，此外，就滿攤着女學生的作文卷子，大批語：有韻，文，白不等，筆蹟好似活蛇，儘在桌上蠕動。

『這個都名，我在史上沒見過，近百年才從滄海改成的罷；假若汝不信，何以看不見一棵百年合抱的喬木？』章先生一天對我們這樣說。

因為爭執一件小事，我打算和章先生絕交，這天鬧了個小風浪，到第二天的晚上，他忽把他的近影翦下來，捧到我房裏，一筆說着『這個贈汝留紀念！』我那時還是氣憤憤地，當面就退還他，他無可奈何仍舊笑嘻嘻他捧着像走了，放年假了，他說到羊城度年去，寫了首絕詩贈我『……我今渡海蕭然去，翹首雲霞總是思。』一個同事說，這詩不是別汝的罷？（因

為裏邊有個霞字）我當時也寫首律詩送他『……礪石嶢嶢懷赤壁，霓霞綽約認梨渦，明朝使向嶺南去，紅豆梅花寄我多，』現在我正思念他，不知又在那兒哼他那處女的戀歌腔調去了？

汪靜之

汪先生也是胡適之先生的同鄉，現在他却家於杭州了，據說他不懂外國文，也不會學校畢業，矮矮的身段，胖胖的面龐，性格帶點沉默，然最怕鬼，一天睡到半夜，害怕起來，就過章先生房裏來睡了，關於性的經驗，似乎很豐富，有時和我們談他戀愛史，滔滔不歇地，言皆有物的，談到半夜未休，自然這『瞽眇意中人』一類的詩，要多量地產生呀！他和章先生不同，他是傾向肉感主義者，章先生似近於靈的崇拜者，記得章先生在一晚醉後，寫了一首打油詩贈他『矮腳詩人汪靜之，三分瀟灑七分癡，一朝鑽進銅錢裏，祇打歸除不寫詩，』這聊聊廿八字的素描，頗能表現他的特異處。

一天，報上載着這一段新聞『十九歲少女，與狗性交，已逾多時尙分撇不開，乃父瞥見後，始用包車擬並送入某醫院施手術，至中途，狗已從車中逸去矣。』汪先生讀到這裏充滿着拍桌拍地的憤怒說『這還了得！我們快去，殺盡我們的仇敵——普天下的雄狗生殖器——』

古人說『晏小山家人飢寒，而面呈孺子之色。』汪先生也是小孩子氣的一派文人，不錯，真正的詩人，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聽說他和章先生在暨大教書時，與陳鐘凡先生論文不合，鬧了幾次風波呢，一個用午膳時份，汪先生向廚子添些菜吃，等

了些時還沒有端來，於是乎『砰！』的一聲，杯盤狼狽地，一個大圓膳桌，給他一手推翻了！這真有點『一脚踢翻鸚鵡洲，一拳推碎黃鶴樓。』的太白風度，汪先生要回府上去了，校裏的薪金，還沒有向政府領到，汪先生要會計先生給他，會計先生不肯，於是乎又鬧了一個不亦樂乎，悻悻地掛帆去！

他選詩詞的宗旨，以描寫肉感豐富的爲最上乘，愛讀晏小山詞，他又崇拜當代汪精衛先生，他說『汪先生冬日渡遼的蝶戀花填詞『雪儂蒼松如畫裏，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從這詞看來，汪先生老早就知道我們的這偌大的東省，是如何危險的地盤了！』其實，這詞的一守山河兩句，是文芸閣的詞句，汪先生因爲愛牠，一時借來用罷了。

兩位未成名者

前報

林希雋

在維也納。（不是奧國首都）

音樂剛停了，老韓就帶着狐步舞的餘風，跳回到自己的位子。

『喂，那個不是小林？』

旁邊的老張，打獵的眼睛，一瞥就觸到場外的小林正在外面的花園獨個兒踱着。

還未坐下的老韓忙回過頭去——

『那兒？』

『就在外面。』

隨手給老韓指一指。

於是老韓就飛也似地跑出去拉了他進來。

所謂小林者，個子的確小。年紀很青。臉兒帶點蒼白。頭髮長得長長的——起碼一個月沒有剪過。身上穿了一套並非『筆挺』的西裝；是淺灰色的；翻着襯衫底領子，沒有打領帶。

說起小林，就得提到清道夫。首先把何家槐底『惡行』揭發出來，引起文壇上鬧了一場筆墨官司『弄到所謂文賊者身敗名裂，無以餬口的，就是清道夫。當時，有人疑心到清道夫就是楊邨人，經過楊邨人聲明之後，才知道清道夫底原名叫做林希雋。

小林是潮州人氏，和楊邨人是同鄉。前在中山路的大夏念過書，現在已經流到上海過其浪漫生活了。○○文章，他寫的，而且投到各報或館雜誌去。可是上海的編輯先生『不但海派吧』就有一個怪脾氣——非名家的稿件不要，凡熟人介紹的稿件不要，非什末，非什末又不要，因此，小林就碰過大晚報底壁，又碰過別處底壁。後來，爲仗義執言，自任爲清道夫，把文壇底醜類一掃『雖然還有人在說清道夫不清』，於是，掃出他自己的名字，掃出他自己的文章，掃出他自己的『生路』。

不錯，登龍是有『術』的，因捧人家，因批評人家，甚而因罵人家，揭發人家……都可以出名，可以成功——小林就是成功者之一個。

近來，在申報底副刊上有他底小說，在現代上也有他底文章，他儼然是一個作家，可不是鼎鼎大名的作家，因爲他還沒

有批評家給他捧過。況且，有人說他底文章是楊邨人給他『拿』去的，那末，如果讓他自己去投稿，說不定還要碰壁呢。

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緣（並非榮耀，也不見得失禮），關於他底來歷，我是不大清楚的；不過，朋友告訴了我，於是捏起筆來，把牠當作消息寫——自然，消息底真確與否，還待識者見證。

我只能夠寫他在維也納的情形。

梁氏姊妹還沒有到，他就老是抽着香煙，說起話來却是死板板的臉孔，沒有什末表情。梁氏姊妹到了，他就躍躍欲試，雖然全場都騷動了。可是，候補的人多着啦，況且我們又坐得遠，自然，他就不容易『搶』得到手了；於是，他做出預備賽跑的姿勢，傾前着身兒屁股又是半離着凳子，打算音樂一響就衝出去。

老張也要衝出去的。

於是，老韓一把拉着他——

『小林，等一會兒吧，你們好意思搶嗎？』

陳福熙

同樣，何家槐底案件沒有揭發出來，文壇上的人們就不知道有陳福熙其人，等到案件揭發出來了，才有人注意到陳福熙的名字，知道他也是會寫文章的，而且，鼎鼎大名的作家底文章也有一部分出於他底筆筆。

他是杭州人氏。年紀也是很青的，差不多二十歲左右。頭髮是金黃色的，亂蓬蓬，從來就沒有塗過油，或者什末膠。臉

兒，白白的，也帶點兒緋紅。架着一副不大深的近視眼鏡。身穿土布長衫，有時候也穿起他在中學時的制服——土的金領西裝。皮鞋還好，據說，已經穿了好幾年了。

在中學的時候，他就練習寫小說了，有時候也寫點兒小品之類投到杭州的報紙上發表。

據說，他常常跟着他底爸爸看電影去，回來，秉承了爸爸底命令，把看過的劇情，撮其大概，筆述出來。因此，引起了他底興趣，就寫起小說來。而且，得了許欽文的鼓勵，他越加努力了，無論在家里好，在課堂里正是上着課的時候也好，都不停筆地寫。

他曾經偷偷地瞞着他底爸爸寄過稿到光華書局，是一本短篇小說集可是，給退回來了。他底爸爸知道，於是，給他校閱過，又刪改過，終於經過一翻手續才印了出來，就是那本『迷戀的情婦』。

『迷戀的情婦』之後，繼續地出了好幾本，譬如——『春之煩惱』再版了，又有『懷疑』和另一本叫什末名字的都是短篇小說集。

書雖然出了好幾本，為沒有批評家給他吹的原故，他仍舊是未成名的作者，

他到上海以來，也曾投過稿——這不過是新時代和報紙底副刊之類而已。雖然也登過青年界，矛盾，和現代，却是何家槐之力。後來，又因為何家槐的關係，連帶地給人家注意到，就有好幾個刊物「報紙底副刊也在內」寫信來請他寫文章。而自

已去投稿，也多數得售。

作家固然要多多地作，換句話說，應該多多底寫，這末一來，對於文章的結構和修辭等，是很有益處的，至少可以純熟一點兒。不過寫是一個實踐，實踐之外，省不掉的還有一個理論。理論與實踐是相輔而行的。那末，理論是什末？不錯，關於創作底方法，文章底形式，尤其是生活底內容，都得注意地觀察，研究。而多讀名著，却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陳福熙做不到這個。他拚命地寫，的確是努力。不過，他生活在平凡的大學里，只是拚命地寫而已，關於理論的書，完全沒有讀過一本。而且，他聲明過，凡是新作家底文章，概不入目。可是，事實上，連名家的都不常讀，那更糟了，雖然名家的未必靠得住。要知道，有實踐而無正確的理论來指導，雖然不能夠說他沒有成功的希望，可是，光是憑着個人的才力，盲目地做養試行錯誤的行爲，這個，誰都懂得是事倍功半。

這兒雖然是『文壇畫虎錄』，只要把作家底輪廓『畫』出來就夠了，用不着，批評什末。不過，我總希望人家能夠理論與實踐互爲照應，才有出衆的成功。

陳福熙君以爲何如？

其他高明的先生以爲何如？

小記二詩人

斯文

一 穆木天

站得遠一點看去，你會以爲是一位包打聽，近一點來看，

活像一個和尚，然而，圓圓的身體圓圓的頭，圓圓的面，配着

一副圓圓的近視眼鏡，却像一位大腹賈。你做夢也不會想到他是鼎鼎大名的詩人穆木天。然而，他的確是穆木天。

詩人煙癮很大，只要用一根火柴，香煙便一天不停，抽完一支再接一支，牙齒都走了色。說起話來和麻雀一樣，不留神你會以爲他在說法國話。其實他在說：「這個，這個」，「是不是？是不是？」

他近來似乎很倒霉，到處都和人打筆墨官司，每發表一篇文章便有人來反駁，但是，他時常說他已經做了亡省奴，沒有家，沒有故鄉。近來發表兩節長詩，都是熱烈地懷念着「東北啊！東北！」一篇是「千秋」上的「在哈拉巴嶺上」，「一篇是新詩歌」上的「守堤者」。

原來他是東北的吉林省人。

二 蒲風

如果在北四川路一帶碰到他，包管你不敢承認他是我們的同胞，他的確生得太矮了。走起路來有點像鴨子。但是，面孔紅紅的，鼻子頗不小，頭髮是捲的，仔細一看，當然是介於東西洋之間的中國人。

蒲風的名字似乎不大著，「茫茫夜」的確曾引起好多人注意。「新進人蒲風氏」近來已頗有人提起了。「自由談」上曾發表了不少的短詩如「小莉茜」「露露」等。

他和別的詩人不同，他的詩都是寫實的。他用沉痛壯麗的

殺千刀」「衰鬼」等土語他都用到詩句中去，有些公子小姐看了會頭痛。

他說臧克家的詩是寫實主義，但多數是觀念的剪影。他沒有走進大眾之羣中去。

最近，聽說他要回廣東的故鄉去看母親了，回來後我們可以看見他對於農村的新感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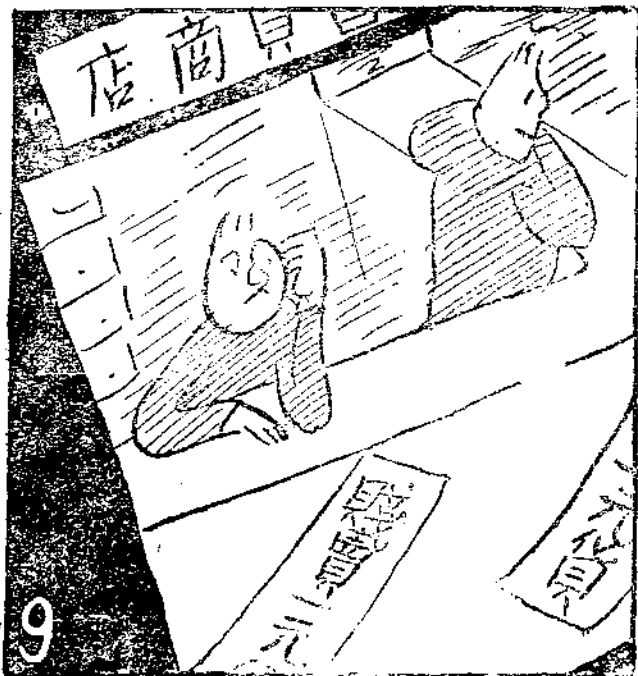
伍蠡甫寫真

安喬

伍蠡甫是個新進作家，對於翻譯工作殊為努力，他的長篇譯作有布克夫人的福地及兒子們，其他短篇都散見各文學雜誌上，他的生產量確很豐富，他是名譯家伍光建的兒子，畢業于復旦大學，大約由于家學的淵源，而造成文壇上一員小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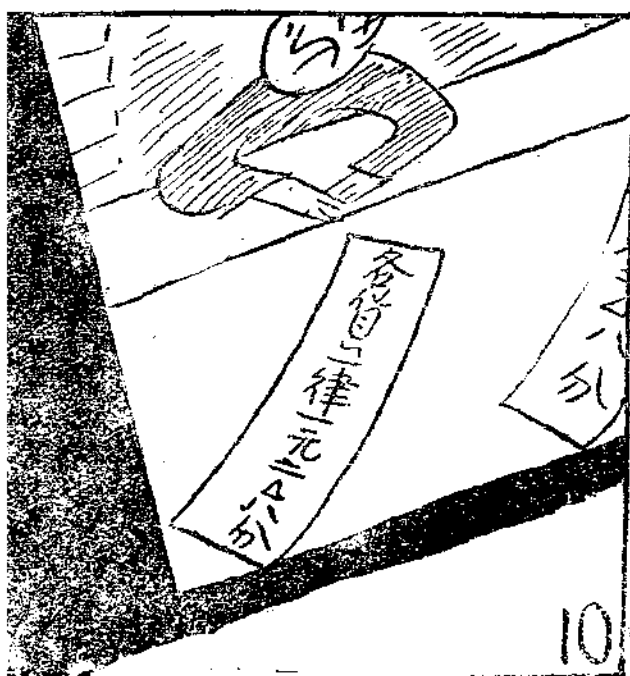
他的身材不很魁梧，但還結實得像一個商人，戴着副眼鏡，埋藏了他的廬山真面目，他是個抱獨身主義者，早年在該大學實中執教鞭的時候，曾與某女學生發生一度戀愛，但是不幸的伍范竟不幸嘗到了失戀的痛苦，粉紅色的夢引起了他的厭惡，脂粉的香氣抖起了他的嫉恨，他的精神是頹廢了，脫去了漂亮的洋裝，換上了袍子馬褂。他的左脚是蹺的，背部大概早年用功過度，稍許現出駝背形，這種種的現象使得這位充滿了青春青年的作家，像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商人。

文學家難免有羅曼司，他情場的失敗，頓時抱了悲觀，想做個獨身主義者，他痛恨着女人，他不願談戀愛。但青年的活血在他心頭上沸湧着，枯寂單調的生活如何能束住他自己情感



一二八以前

這年頭小事記



一二八日特別減價。

的衝動。他既然不能在一般女人裏獲得靈魂的共鳴，但可以在另一批出賣靈魂女人裏獲得慰藉。醞酒婦人，本是多情的人們的對象，伍蠡甫也就沈醉在燈紅酒綠的生活裏，狐步舞華爾斯眩迷了他，他將在這裏討取人生的真義。新鮮的笑又堆上了他的灰色的面孔，漂亮的西裝染上了脂粉氣，他已在舞女的擁抱裏得到失去了風情的回憶，這位文學家已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了。

現他在黎明書局擔任編輯，還在復旦大學擔任英文教授。

方瑋德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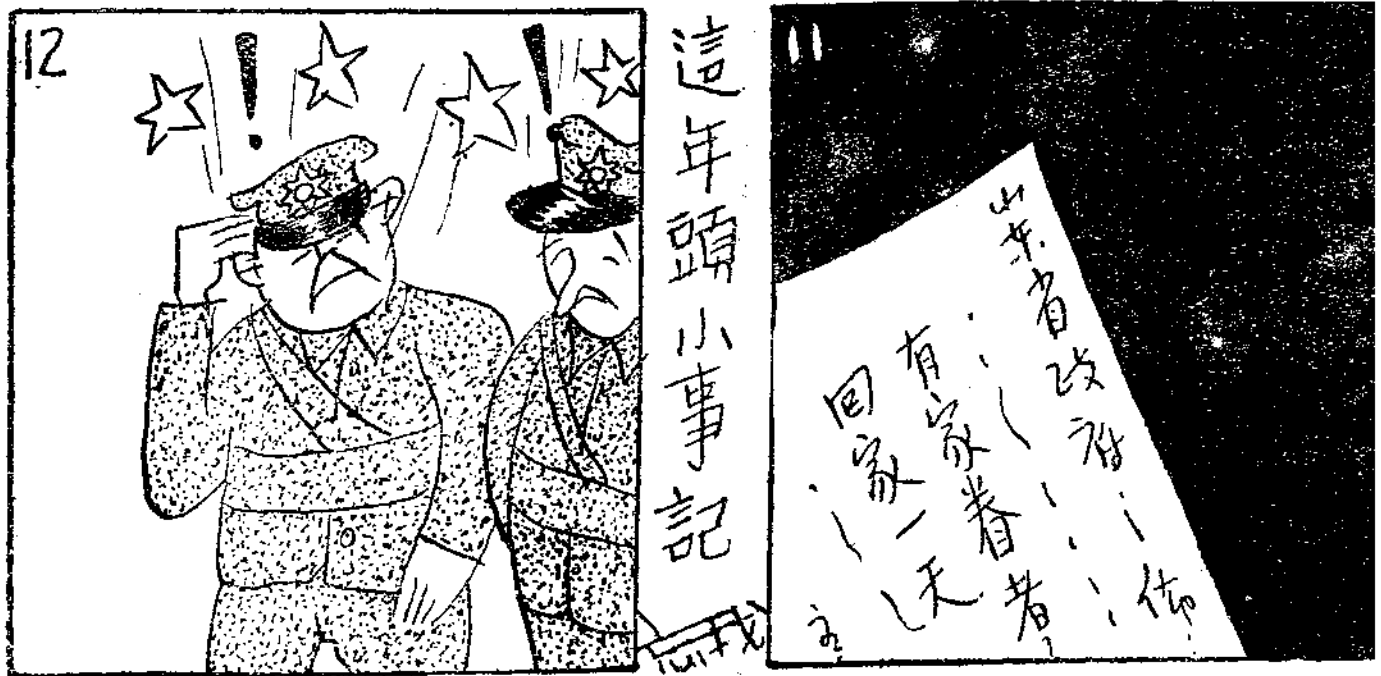
飄魂

提起方瑋德，凡讀過新月刊物的，沒有不聞名這位放浪詩人的吧？

是個漂亮的青年，年紀輕輕的約只念五六歲。個子長得高，有「高足詩人」之被稱。他曾任我們的國文教師，因而給予我深切的印象：他的清癯白皙的臉；瘦弱多病的體質；以及風流瀟灑的態度……這一切，怎會令我忘記呢？

我喜歡他的教學，當他給我們講說長恨歌的時候，那嘻皮笑臉，指手畫腳的動作，的確會使一般類似黛玉的女人們醉倒的。開導我們，採取放縱主義，重思想各個自由的發展。我得說他非為薄利而教育；然而却非為教育而執教。他像是為「興趣的講書」呢！

不錯，他是個「小布爾喬亞」，——一個典型的寶玉式風流人物，待人接物，真有點神經病態。然而這許是他所以成爲詩



廢歷元
旦魯韓
對部屬
之急急
如令

難爲了
未婚者

人的特質吧？他不會像一般詩人自尋煩惱，我覺得他是個和藹可親的樂天詩人。最近，他曾領略香煙的氣味。在清烟裊裊裏，在滑稽談笑中，我接受詩人不少的教益。

自從執教集美後他曾一度與馬仲殊等創燈塔月刊，可惜燈塔的光輝不久就消滅！我不知道是事務忙煞這位詩人，抑或是集美的自然景緻不足啓發他的詩興？是的，他曾說集美是片廣漠的沙漠呀！

現在，他走了。記得，當他跨別集美的前一分鐘，曾與數不清個多情的黛玉們握手道別！詩人此行，當不致感到寂寞吧最後，我在這兒祈禱詩人康健。

七月十六夜于集美術師範學校。

李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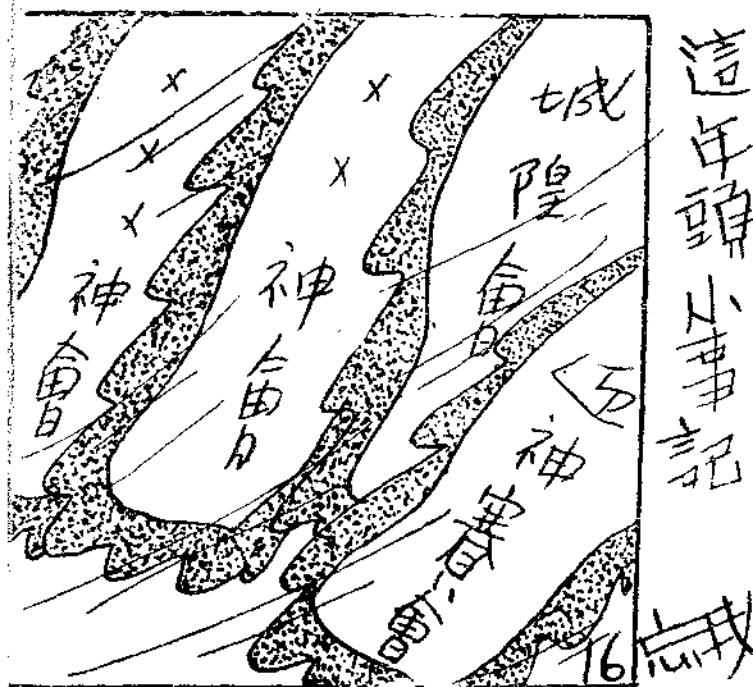
小嵐

北平文人之一

以並不狂妄著名之新進批評家，原名李長植，山東哥們也。畢業于濟南一師，現清華大學國本三肄業生，與當今詩人臧克家莫逆，最近天津某報罵其為清華園之「曾今可」，李君默然受之，誠今日之宰相肚子也。

個矮而瘦，額寬腮仄，形似猿，短視其眼。（九分不恭，罪不該死。）批評家之貌，如此而已。端午前余晤其友某「準詩人云」：「長之月收稿費八十元，生活挺忙。」

因清華文人少壯派退出「文學季刊」，另組「文學評論」，李君即其中堅，乃與北平大學出版社接洽，合同擬定，允該



小大由
之意識
則一。



時輪金
剛法會
開幕於
杭州。

社代為發行，售出後佣金資本及利潤各按百之幾分得，當簽字時，長之忽靈機一動，提出在發行外埠時，歸其「文學評論社」來人監看，（恐大學出版社多印出售，影響原出之數目也），並是項賬目得任意詢察，遂遭碩腹賈拒絕，而破裂矣。

此事擱淺後，「文評社」仍不甘心，欲占文壇之一角，與所謂大型刊物者抗，結果，得某慈善機關附屬印刷所之允諾，代其印刷，發行，紙由北平晨報社先行貸給，雜誌售出後，一並償還，六月間稿已積整，據云七月十五日準即出版，然七月行將杪矣。尙未見其上市，抑又有挫折乎？

施蛰存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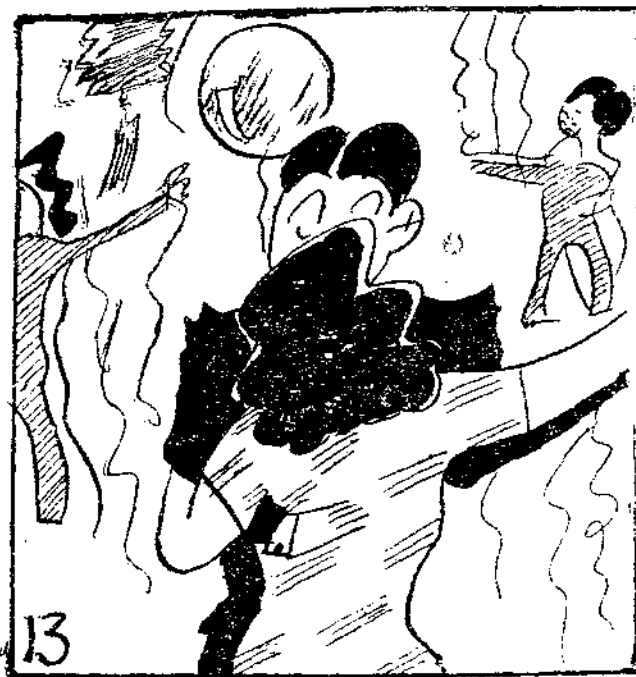
編輯先生大鑒：

今天看見貴刊第三十五期，「文壇畫虎錄」欄內居然有一位李大生先生記了一則對於我的「印像」，非常榮幸。只是拜讀以後，發現這位李先生所記的似乎並不是「印像」，而恐怕是一種「幻像」，故試奉書一言之。

這位李先生是從他的所謂「印像」裏「認定」我「對於舊文學沒有深刻的研究」的，所以他要記錄這個「印像」下來作證。其實，這是無須的，我自然從來也沒有自己「認定」我對於舊文學有什麼深刻的研究，現在我可以自己來替李先生證明，他的「認定」是不錯的。（附註：關於這一點，我到現在也沒有變。）

十日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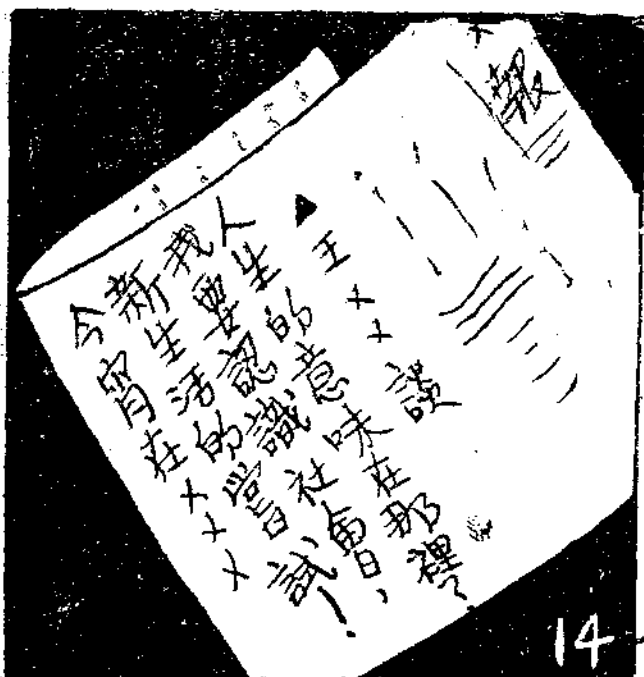
然而關於他所記的「印像」我却很有理由來證明他是完全沒



女作家
改業舞
女。

這年頭小事記

13



此亦新
生活運
動。

有這回事的。第一，所謂「教授」也者，我截至今日為止，祇做過一個星期（實際上是祇有三天。）在這一個星期中，我曾上過一班國文，這倒是不錯的。可是這一堂的國文課，我却記得是因為還沒有講義（也許是那時學校當局尚未決定，還是由各該「教授」自定呢，還是由文科主任決定，所以耽擱了一些日子。）所以說了一些空話就退班的。從李先生所記的故事中，我想你編輯先生（也許你也會做過「教授」的吧？）一定能夠看得出一個破綻而發現了這故事是事實所必無的了。天下那有一個上第一班國文課的「教授」，必須要到了講堂才看見校中預定的講義的呢？如果覺得「頗為難懂」，他焉有不在上課前預備一下之理？至於我以後的辭職，我當然另有理由，李先生文中云云，他自己既很謙虛地說明了是「聽說……」，那麼我也似乎可以不必辯了。

另外有一點，可以作為李先生以「幻像」作「印像」的作證，那是在他的另一段關於沈從文先生的「印像記」中所說的情形。他說自從我辭職後，「接着充當的就是沈從文先生」，這也顯然是錯誤的。我是在沈從文先生離開了那個學校而後去「接着充當」的。以後非但沈從文先生未嘗復職，就是那個學校本身，聽說也因為鬧風潮而隨即解體了。從這事實上，我可以同時證明了李先生的「沈從文先生印像記」也祇是一個向壁虛構的「幻像」而已。

查貴刊「文壇畫虎錄」欄投稿章程第二條，因知貴刊之闢此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而以「事屬真實為貴」。今李先

生所記的我及沈從文先生之「遺聞佚事」，得以在貴刊發表，想貴編輯必然已經知道是「事屬真實」的了。然而我這個當事人却特地來函，證明其不真實，執筆之頃，心殊惴惴，深恐使貴編輯為難了。然而「趙孟能貴之者，趙孟能賤之」，我希望先生能將此信在貴刊登出，表示先生以前之以「事屬真實」而「貴」之者，今且以事屬不真實而「賤」之，何如？

施蟄存敬上 七月二十日

湖上作家

一，許欽文

許欽文是已經出獄了，不過是交保，而是在上訴期間。住陸軍監獄時，他當稱為被告，罪名是為害民國，原告是民國的檢察官，審判是民國的法官，這位民國的國民，實在前途不很樂觀。他曾經是多產的作家，還是一位好的教員，這一次事變的損失可就不小。

近來他在杭州東南日報的沙發上寫西湖新十景。署名「田耳」我是根據早日沙發談作家的筆名孫用不姓孫時，他們說許欽文常用「田耳」的筆名在本刊發表短文，而新十景就開始登載在許欽文出獄之後。

愛讀許欽文作品的人們，這是值得注意的好消息，

一九三四，七月二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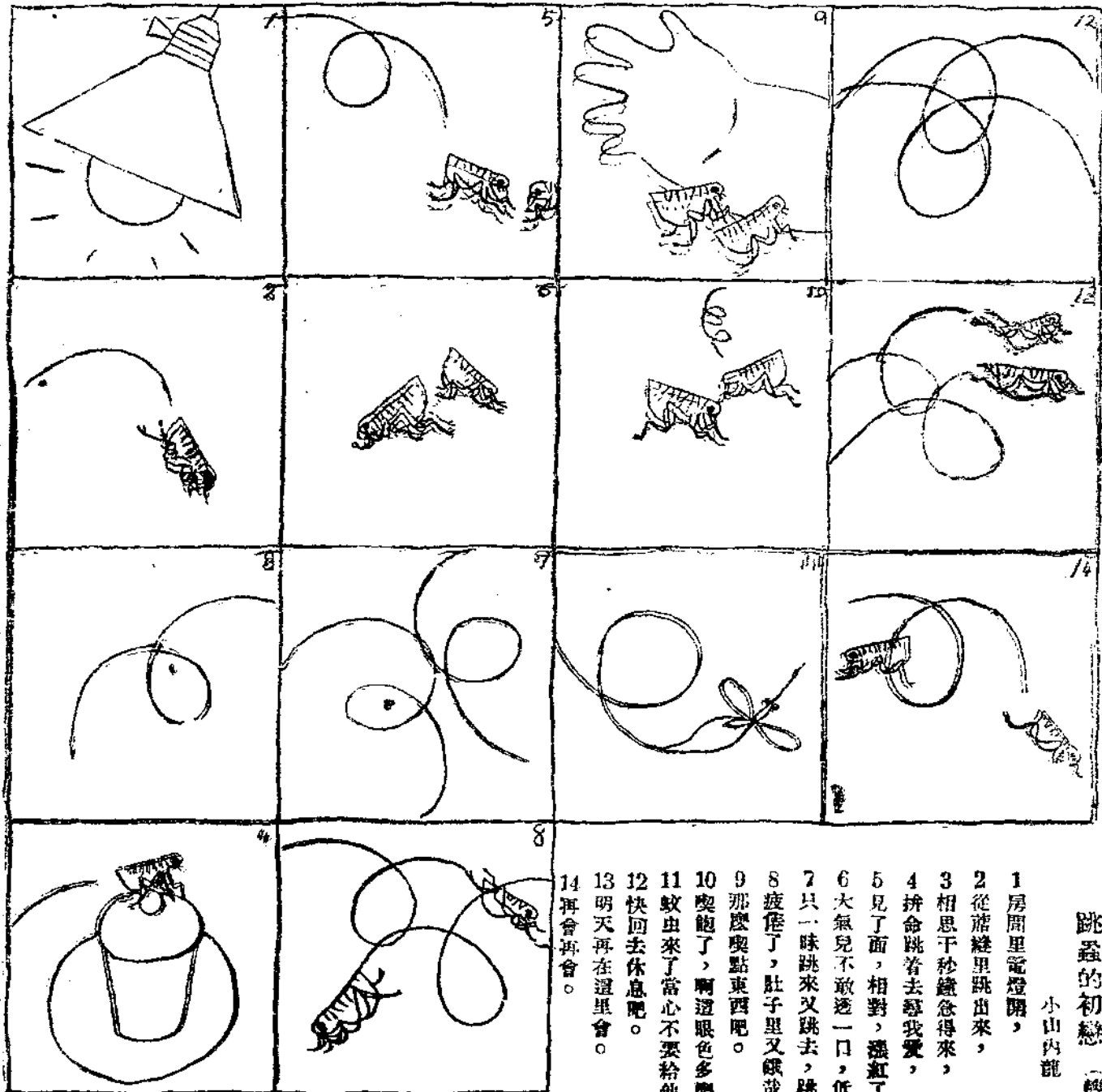
三，丁玲在湖上之謎，

丁玲的生死始終還是謎，這月來杭州各報曾一度記載她在

杭州，每日在湖濱閒步，有一報並論她之恢復自由是假釋，並希望她不負中央（中國國民黨中央）厚意，有以表現。但是東南日報沙發獨持異議，據沙發說湖上並無丁玲跡蹤，但謠言的發生，也有些原因。因近日羅娜女士遊湖，因羅娜女士貌似丁玲，亦為作家，因有此誤，然乎否乎？還是個謎。

在這之前，有過丁玲在南京之謠，而且說帶着她的小蘋，並向那位『記者』為禮。以後也無從證實。究竟丁玲的行踪，是有些天上人間。

一九三四，七月二十九



跳蚤的初戀 (轉載新日畫刊)

小山內龍

- 1 房間里電燈開，
- 2 從蒲縫里跳出來，
- 3 相思干秒鐘急得來，
- 4 拚命跳着去尋我愛，
- 5 見了面，相對，漲紅了臉。
- 6 大氣兒不敢透一口，低着頭，
- 7 只一味跳來又跳去，跳去又跳來。
- 8 疲倦了，肚子里又餓慌，
- 9 那麼喫點東西吧。
- 10 喫飽了，啊這眼色多麼美！
- 11 蚊虫來了當心不要給他叮，
- 12 快回去休息吧。
- 13 明天再在這里會。
- 14 再會再會。

斗室獨白

柴屏

睡眠之牢

當中國人睡眠的時候，十九爲自己築起三重無謂的牢：第一重是一被之牢，因爲棉被除了蓋上身體以保持體溫外，大多把頭也沒入被內；第二重是連帳門也緊塞好的「帳之牢」；第三重是戶窗緊閉的「屋之牢」。

據非生理學兼統計學家的我估量，中國人體力之消耗於睡眠者，當夠他們建設一個蘇聯式的中國十五年計劃——這並不是說要改造中國祇教改良睡眠的方式便得。

生病

當咱們中國人生病的時候，在先必去求神拜佛，購得仙丹，使病者服之，無效；去請教算命先生，先生曰，祖坟破土，應鎮土，或謂家宅不安，應祭祀

超度，……無效；然後去請庸醫診斷，吃藥十餘劑，無效；再去求神拜佛，去請教算命先生，去請庸醫診斷……這樣周而復始，一誤再誤，等到病人趕上黃泉大道，於是一哭再哭了之。

病人的愛與憎

我愛書，愛讀書。

我不能上西湖風景佳勝處養病，我不能獲得一個使病者不致感到生活枯寂的環境；我的病室四周看不見綠色的植物，甚至一根小草。

我平日除了靜默外，有時就和四壁的書畫（你道知我該得起書畫！）爲友，有時也讀書看報——譬如十日談，在寂寞到不能保守靜默時，拿起十日談來讀，真是旅中勞倦時在虎跑飲口清茶還夠味。好，書報一到手便耽迷以至不省人事，接着頭昏體熱等到意識到書報傷害了我的病體時，我立刻凶狠地將書報使勁擲於地面，有時甚至想把它燒毀

「理想學校」

讀中學生的文心「寫讀的故事」，我建議該著題名亦可改爲「理想學校」，因爲這學校中充滿了愛與同情，而這種愛與同情，是現在各學校中所缺少的。「譬如現在學校中如有一學生因經濟壓迫而棄學去當工人，那末大家對他只有「一種鄙夷；歡送與鼓勵實在談不到。」這學校中的許多良好教師，亦是爲現在各學校中所缺少的。不過文心的重要暗示在「寫」和「讀」的方法，故事鋪張的理想，當然是無傷大體的。

關岳

現在有些革命武人，開口關羽，閉口岳飛，有時也提起曾國藩，說他們是模範軍人或政治家。據某史家謂，這種說法真是大錯特錯，蓋關，岳，曾等全是保王黨，與革命者相去千里之遙，確無效仿必要；倒是曹操，秦檜，張邦昌之流，實在大值得效法，因爲他們都是革命的。此說若確，則類似中日淞滬大戰中的王廣等輩，委實是現代革命武人中的翹楚了！

啦字

最近養成個壞習慣；凡在一篇新聞文字中發見一個「啦」字，即棄而不欲終篇——譬如吃飯「啦」，睡覺「啦」，拉屎「啦」，因為看了即頭痛異常。（我聲明「啦」字，我也用過的。）

「可有可無」

某甲說魯迅可有，但不可沒有；豈明可有，可沒有。

某乙覺後說欠妥：鄭振鐸說，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奠定了新文學的建設基礎，故周老亦能創造時代的

什麼心理？

妻是別人的好，兒子是自己的好；文竟是己的好，衣飾用具是別人的好。

尋求安靜

因病，尋求安靜，已兩年，至今未得。

前一年，每為哭聲與汽車聲所苦：

我的屋近馬路，四隣又皆為暫厝靈柩者；這一年，則每日可聽到又麻將之聲，或來自東隣，或自同居，或然西隣。

我感到：好靜的，將永遠煩惱下去；世界上好鬧的其數或幾十倍於好靜的。

隨談一則

但爭

我們對於某一件事沒有充分明瞭其內幕以前，決不能輕易立下斷語，對於目前內戰的一方面，我們總覺是一個謎。假如有一反對我的，在大事宣傳我如何如何墮落，假使你單聽他的話，就斷定我的人格卑下，那自然是不對的。至少你先得實地觀察我的生活，於是把觀察的結果拿來和「他的話」比較，然後再對我有所批評才對。如說環境不容許你觀察時那你對我最好暫時採取懷疑的態度。因為我們得防備假使「他的話」是「反宣傳」。蘇聯現時的執政者在十六年前是被國際公認的土匪之羣，然而所謂「土匪」也者也建造起偉大的蘇聯來了；如說那時你盲然跟帝國主義者一齊高喊

「土匪土匪」，那末，現在你也許會打你自己的嘴巴。同時，我覺得「新五毒圖」的作者，對於中國社會的結構或民族革命和階級革命的理論與實際，一研究「當然談不到，就是「認識」看來還是很模糊的。

一個刊物的編者接受一些比較前進的作品，有人就說他是在向前進者的社團「討好」這滑稽，有如說接受聖經的文學價值的人，是在向耶穌教討好一般。這種「接受」在蕙若君自己的文章中，就有受接者的思想有點傾向這註脚，而蕙若君徧徧要蛇足地「說無非學學時髦，迎合一部分讀者的心理……不被人罵作落伍……」，這實在有曲解事實之嫌，而且現在的前進作家事實上已遭盡種種摧殘與壓迫，而這裏則尚有一狗仔在向他們「討好」，那末該狗仔真是道地的老牌狗仔無疑。如說有人承認「進化」是不可破的「真理」，那末這里有人在對前進的人們（明顯地說，這包含接受者與授與者）中傷，那他無形中就成為「進化」的「劊子手」的狗。

咱們的校歌

稗羊

「吾愛母校，如吾親娘。」

「××風景真美麗……笑啊笑嘻嘻，笑啊笑嘻嘻！」

這是咱們校歌中最出色幾句。每逢跟着大家站起來唱到這幾句的時候，全身骨髓毛孔裏都發生異樣的感覺；抬頭看見那端莊正經的主席，我方始明白那莫名其妙的感覺就是所謂具有「神的威力」的 Inspiration。不說咱們校歌的感動力如何大，且來談談它的表面——諧和詞句。

大概恐怕「曲高和寡」，而要使咱們學府里的學員大家「雅俗共賞」吧？所以咱們校歌的譜子是最簡單不過的。新學生到了便脫口而出，唱得很和洽；老學生更不用說囉！我記不清「五更調」是怎樣唱法的，祇覺得咱們的校歌同它完全相像。「五更調」是男女老少大家會吟的，所以咱們不必費工夫去領受指導，更無須費精神去研究。有人說「五更調」近於俚俗，在堂堂大會上唱出來有點不大「那個」。但我說不然。咱們的校歌雖然比較淺近些，一到了神聖莊嚴的大禮堂上，一到滿腹經綸的博士，碩士，學士，未來學士的尊口裏，就覺得不平常，有着感動骨髓毛孔的「伊思畢力興」！我不得不驚嘆咱們的校歌的譜子的偉大！

詞句，咱們校歌更有一種特殊風味。毫不着力地寫上幾個淺近的字，而能夠完全直捷痛快地表明咱們的精神。沒有修飾，更沒有雕琢，祇那麼輕鬆的幾句，就覺得很可以玩味；雖沒有達到「大眾語」那個程度，但却是不可多

『世外桃源』的學生生活的片段

濠人

第二十五節 校際運動場擠

每一年北平的燕京，清華，北京，師範五個大學，有一個『五大學球類比賽』。舉行的地點互相輪流着，不僅在一個地方。有時候，是輪着在燕大舉行了，那運動場上的熱鬧擁擠情形，真是爲他種對外比賽所沒有的。

燕大學生固然要全體總動員，就是四大學的學生也很多蒞場觀戰。球場的四週擠得水洩不通，男體育館樓上的窗洞也塞滿了人頭，也有的無法擠近戰線，不得已爬上運動場的西南角的土丘上，居高遠矚的。

在場的學生，當然各希望着他們本校戰勝。於是燕大便有了『啦啦隊』出現在運動場上，要鼓勵運動員加倍賣力。這『啦啦隊』是由女運動員組織的，她們一律穿着白色的女運動衫，繫着短褲子，看去已經就活潑得很。

假如比賽的是足球，燕大踢入了對方一球，這邊燕大的學生便狂吼起來，連帽子都丟到空中。『啦啦隊』的隊長的工作可就來了，他手裏拿着小旗子指揮着，口裏喊着燕京兩字的英文字母，由慢而快，同時輔以種種有趣的裝作；到末了喊得無以加快的把各個字母念成『燕京』的時候，聲音特別提高，兩手往上舉起，就聳身往上一跳；這麼樣的把三項動作會在一起的連做了三次，才坐下來。

有時候，當對方從攻得緊急的時候，給一個運動員把球搶得反攻過去了，於是那聲音特別宏大，喊出來的口號能夠使全場的人都聽見的啦啦隊長（男學生），又揚着小旗高喊起來了：

『×××踢得好不好？』兩腳站成了丁字馬，身體往左方側；左腳往前屈，使膝蓋和足尖成一條直線，右肩和右足跟斜平。說話的時候，兩手往上高高的舉起。

『好!!!』啦啦隊齊聲應和着，說話的姿勢和隊長一樣。

二句講，已經描寫得淋漓盡致。在學校的懷抱里，往往不覺得它好；一出了校門，就覺得母校係自己的親娘一般。你看，多麼簡潔，確切，尤其是「親娘」二字，最有感動力！但「親娘」雖有很大的感動力，總不會表現到每個人的臉上來的。這要首推下面幾句了：「××風景真美麗，笑啊笑嘻嘻……」唱到「笑嘻嘻」時每個人的嘴角上都露笑意；假使不在衆目睽睽的大禮堂里，我相信一定會狂笑起來。這真了不得，既能動乎中，復能發乎外。偉大，偉大！

有人說咱們的校歌，完全取直寫法的。直寫不諱，使人直接覺到感動。「××風景真美麗」有點像「桃花江是美人窠」這一類的句子。「吾愛母校，如吾親娘。」有點類乎「妹妹，我愛你！」絲毫沒有曲折。這似乎太「過甚其詞」，但我並不十分否認這種說法，也不十分贊同。

咱們的校歌的妙處，一言難盡。就在這裏告結束。

廣州學校的招生 木木

前天在某樓意外地碰着一位同學，他喝過一口茶，很懇切地對我說：「現在我和幾位朋友組織了一間中學，請你替我們吹噓吹噓，找點學生。」他還說幾句「幫忙、費心」的話後，便跑了，我獨自望着窗外的微雨，想到一些關於招生的話。

談 日 十

從外表上觀察，廣州的教育，確是蓬勃的可觀，在這暑期裏，單看馬路下橫在半空的一幅幅的招生布招，和四面空牆的茫茫綠綠的招

「×××踢得漂亮不漂亮？」隊長把姿勢倒轉過來，身體往右方側了。

「漂亮!!!」啦啦隊也跟着倒轉勢來喊着。

這麼樣的來回做了三四。自然這給她們喊着好的運動員，這時心裏是一陣迷醉，平地添上了加倍的氣力。

守門員救出了險球，也是這樣的喊着：

「×××打得好不好？」

「好！」

「×××打得漂亮不漂亮？」

「漂亮！」

……

更兼有些旁觀的學生也不甘寂寞，跟着大聲的喊；擁擠的球場上，就更來得熱鬧了。

還沒有終場已經先輸在上面，或者是覺到了戰鬥並不緊張呢；隊長就指着重要球

員的姓名喊着：

「×××加油！」

「×××加油！」啦啦隊也跟着喊。

這麼樣的喊了三聲，那個給喊着名字的球員真的拚命的死戰起來，恨不得聯珠的把球踢到對方的球門裏去！

熱鬧擁擠的運動場上，有了這啦啦隊就增加了不少的興趣了。

第二十六節 女子賽體育館開

燕大除了幾個露天的運動場外，還有兩個建築壯麗的體育館，一個是男生的，一個是女生的。男生的體育館沒有限制，女生體育館却不許男生進去。

但遇到了有正式比賽的時候，却例外的開放門禁，准許男生到裏面參觀比賽去。

生紙招，前正和年的救國運動的標語一般刺目，可是實質上許只是「以經濟為目的」的。許多是並沒有辦教育的決心，精神，毅力，而為了環境的驅使，迫得隨上教育的途徑去，所以物質的設備上，和精神的辦理上都是敷衍，至於廣州私立學校的突增，完全是青年沒有出路，升官發財之路走不通了，其他的也不願為或不屑為了，於是集合幾個同學或朋友，大學畢業的便豎起「私立××中學校」的招牌，中學畢業的也豎起「私立××小學校」的招牌，這是廣州學校類數特增的緣故。

但是前幾年公立的學校減少，而各縣里跑出來廣州求學的人多，私立學校應運而生，還可維持，近來公私立學校都愈弄愈多了，招生就成問題，沒有學生，正像商店沒有買客，那裏辦得成？結果招生就非靠手段不可，章程裏大吹大擂地說自己設備怎樣的完備，管教怎樣的得宜，畢業後怎樣有優異的待遇，介紹學生若干名可以減收半費或免費；或是利用招收半費生或免費生的名義去吸引人們的注意，或是請幾位「名流」做校董或名義校長，或是極力拉攏親友去替自己吹牛，找學生，或是優待投考公立學校的落第生，和其他的宣傳手段，於是清高純潔的神聖的教育事業，變作商店大競賽的賺錢事業，辦教育的只要可以暫時維持自己的生活，不會想到怎樣去負起教育的使命。不過那些不單是現在辦教育者的自身問題，而是整個的社會問題，因為有許多是「學非所用」的，我們不獨看到畸形的教育發達而危懼，我們該替一個個跌倒粉筆堆裏去的青年

本來，看賽球是青年學生們的樂事之一；看女子比賽，那是更有趣味的。於是女生體育館一開放，便有好些男生忙着看賽球來了。

就技術上說，看女子賽球是不大合算的。但一般到女體育館來看球賽的，目標並不是僅在這技術上面，而是另有別項的意義使他們感到興趣的。

看着女生賽球，發笑的機會是很多的。但在多數人們發笑的時候，却隱隱的也有些惋惜的嘆聲。這很可以分析得出他們各人的心理，和與他們發笑或嘆惜所由來的那個運動員的關係。

丟了球入圈，掌聲就雷動。這時候，假如是仔細給他們考察一下，將見有極少數人的鼓掌聲來得特別高，而且為時也比較長久。他們的嘻笑的臉上，還有一層得意的光彩浮動着；究竟是與眾不同。這些人，不是那個運動員的追逐者，便是崇拜者，或者是已經成爲了她的愛人。——自然，這時候各個女運動員的愛人的朋友，是都要到來捧場的。

第二十七節 放假日生活略記

放假日——包括着星期日和紀念日在內。

在放假日一般學生的生活情形怎樣，是值得說一說的。自然，在學生中不無有些是仍然在學校裏，沒有作其他的活動的；這些，在這裏不去說他們。這裏所要記述的，是在放假日過着和日常不同的學生們的生活。

燕京大學的校址是在北平城外的西郊，離開城的中心點還有二十多里路。校裏有汽車來往北平，每位車資是四角大洋。所以，在平日，進城的學生就很少；因為時間有所限制，也有的是感到車資爲數不少。

到了放假日，可不嫌時間短促了；於是就有很多人進城去，車也特別增多。他們有的是爲着買東西，或者是因爲特別的事故，非進城去不可的；而大部份學生却是爲着要娛樂，進城去尋開心。

「是」「非」 老曉

「是」「非」這兩個字，是從英文 Yes 和 no 兩字譯出來的。先此聲明。

說來事情很小，却很有趣。愛德巴四大學裏，女學生很多，其中自有西施嫵母之別。今年春間，有新來一鄧女士者，花容月貌，巍巍然爲羣花之冠。而拜倒旗袍角下者，大不乏人，有躬親拜訪者，有通函問候者，各盡其能，各現其技，總求角遂得此「女鹿」爲達目的。有 L 君者，尤醉倒萬分，殷勤相求，爭奪鄧女士不諒何！

可是 L 君，是「苦幹」的人，他敗雖失，終不稍怠，仍然努力進行追求，然而她具了鐵石心腸，並不因他之「苦幹」「窮追」而見憐而生愛，終是落花自落花，流水自流。L 經了許多次的失敗，乃不再問津桃園了。然而，因此之故，幾乎發狂了，雖不行狂事，也發狂言了。

因此，就借出「是」「非」(Yes no)的口號來，每於晚膳後在校園散步時，必邀集一般所謂「同病相憐」的同學們，聯誼了 Yes no 的口號，此唱 Yes 彼必唱 no 彼唱 no 此必唱 Yes 這種使人莫明其妙的口號，都隨涼風浮蕩滿校。這，門外人雖然不知他是代表些什麼，但會其意，總免不了是所謂「同病相憐」的失戀者互訴哀腸的哀音。也可說是他聯誼「是」「非」於男女情愛之間。這是現代大學生生活的很普遍現象，很可代表現代社會的一角。

我寫到這裏，便回憶到東省失地的將軍，也同樣的發「是」「非」於 X X 之間，嘗不慨哉！

十日談

燕大的學生多半是些公子哥兒，有的是錢。他們有的在星期六的下午就進了城，住旅館去。看電影，上菜館，打麻將，玩拾球，跳舞，這些是他們假日的工作。他們有的在星期日的下午就回學校裏來了，有的就等到星期一的早晨才回學校來上課。

早晨上城，晚上回校，這樣的到城裏度過一天假日的人數來得較多。這些人的工作，除了上述的爲着特別事故和買東西之外，也有的是到城裏遊覽名勝，會晤朋友，打拾球，看電影的。

放假日都是這樣；連國恥紀念日也沒有例外。

不論要不到城裏過夜，一般學生都盼望着有放假的紀念日能夠和星期日緊挨在一起；最好是星期一；因爲期星期六的下午大都沒有課，連下去可不是兩天半沒有上課嗎？其次，就是星期六也好，因爲兩天的放假接在一起，時間好像來得長，就是不進城也覺得舒適；要進城過夜的那自不用說了。

第二十八節 耶穌誕慶祝多方

一個教會學校對於耶穌誕(十二月二十六日)當然是要重視的，可是依照教育部定章却沒有理由可以張揚慶祝，也沒有根據可以放假。燕大的當局却異常的聰明，把這天定爲立校紀念日，堂堂皇皇的放假慶祝，舉行遊藝。雖然有種種的祈禱和表演，分明是慶祝耶穌誕的；但這算是基督教徒的一種附帶的慶祝，並沒有強迫非基督教徒參加；便也沒有理由可以反對。

對於耶穌誕的慶祝，事情多得很：先是在耶穌誕還沒有到的時候，互相寄給賀片；這些賀片，常是祝耶穌誕和賀新年合在一起。到了耶穌誕日，基督教徒互相饋贈禮物，也有用點心糖果，也有用玩具和應用的東西。這兩項，是關於私人的。

團體的呢，節目很多：清晨和黃昏在未名湖的小島上露天吟詩，禮堂上的盛大的禮拜自然是免不了的。尤其有趣的，是他們在交及耶穌誕日的時候——即是耶穌誕的前一天的子夜的時候，基督教徒就四方唱着聖詩，不知道是僅僅爲表示慶祝呢，還是

暑假生活散記

徐系宇

楔子

我地方百畝左右，前臨鄉村，後倚黃浦，風景幽雅，空氣新鮮，足與公園相伯仲，實非他校所能及，且氣候適宜，居其間，猶若登萬千山廬山，學校當局，有鑒乎是，設暑假以召諸學生，學生遂得求學兼暑之良好機會。

一，飲冰室

「上課鐘敲了嗎？」丁君拿着吃了半瓶的汽水問W君。

「五！敲敲！」

丁君拿了瓶汽水暗暗地帶進課室。正想向麥管取吸勢是時候，隔壁食嘴C君因為要求未達目的：

「XXX吃汽水！」

先生職了隨口應道：

「課室成了飲冰室不成！」

二，罰菜

吃飯鐘未响，三個同學已到了飯廳，圍坐桌旁，靜待她兒來臨，實行預定計劃，請她入來碗。

鐘打了。

「阿四！來！掉！」

「哈末事？」

「看！哈末事？」

「噢！那末掉哈末事？」

「……………」

三，搗應

那宿舍裏已是漆黑了！

四十一號的日君，恐怕染得了都市病：

「……」

在迎接着耶穌到來？

晚上，有有名的英文歌的奏演，唱的多至百餘人；這一齣長歌曲燕大是唱出名的。這歌曲，自然不是普通一般的歌詞乃是歌頌耶穌的。

接着，便有偉大莊嚴的戲劇的表演。歌劇，形式是或話劇；而不出神事劇的範圍，取材，全是聖經裏的故事。他們表演的那一幕耶穌的誕生的歌劇，許多仙女穿着雪白的衣裳，手裏拿着點着的蠟燭，莊嚴的，徐徐的，輕挪着脚步，由戲台前且歌且走上戲台去，那種嚴肅的聖潔之光，照射着台下的觀眾，真像中世紀教權極盛時代的樣子，即使是沒有宗教的迷信的觀眾們，這時候不覺也肅然起來，連動也不敢一動。至於詩劇，同樣的極富於莊嚴的精神，表演得都很有趣。

學校粉飾過了

前 幟

昨天，報紙上底教育欄登載着關於我們底學校底消息——經教育部派員視察過，對本校頗有微言，說白一句，就是不滿意。原因是『迄無成績』；自然啦，舉出的例子又是那末的多，數不盡的多。而歸根結底，他們，教育部底專員，就擬定了許多多改良的計策，正是對症下藥。

奇怪，這幾天來就有不少工人在這大熱天的烈日下忙得臭汗淋身了——各宿舍都塗成了紅色的窗楞，綠色的鐵柱……粉飾得煥然一新，真個奪目！

這末一來，在悠悠暑假的期間，吃飽飯的同學，沒有什末可以發洩，就觸景生情，議論風生——

「呵，粉飾過，漂亮得多呢！」

「瞧，只塗外面，你就可以猜得到他們底用心了。」

「明兒給投考的新生看到，真他們重垂涎三尺。」

「我們來的時候，真不成樣子呀。」

「那又不同。那時候正在一二八被毀之後，當然啦，要恢復舊觀是不容易的。」

「……………」

「喂！日！裝貓叫！」

——仰乎……仰乎……

叫得震天價響，驚動了四鄰。

——仰乎……仰乎……

——仰乎……仰乎……

相繼而起，好像已成了野貓國。

四，下水

游泳池邊，有很多不識水性的站在池邊觀看。

——撲通，撲通，撲通……

好幾個被推往水裏，

等待救起，個個都像隻落湯雞。

五，先生橫八

代數課。

『這本來是個阿拉伯字的8字，現在這8

就是好像把他橫過來一樣。』

『先生就是忘八嗎。』

六，My Darling

——My Darling… My Darling I

love you.

梵啞鈴，曼陀鈴，其他，伴奏着。

在女生宿舍的面前的浦江邊，這樣地歌唱

着。

七，客滿

學校裏有一個小醫院。

今年天氣炎熱異常的緣故，大家窮吃汽水

，冰淇淋，西瓜，西瓜。

誰料肚皮不爭氣，以致變成了壞肚皮之症

。一時兩處地方宣告客滿。

醫院裏堆滿了病人，廁所裏擠滿了客人。

八，嚥沒

於是，談着，說着，回顧到我們入學時的情景來。

雖然每一個學校里都有年級的分別，

可是，我們底學校，對於同學的待遇，就

跟着年級來支配，形成了某種階級的特殊

現象。比方說，四年級的同學有住南房的

權利，而三二各級，只得躲到北房去——

冬天冷，夏天熱，真教人悶死的。（有一

種特殊階級的人，雖然一年級，也可以享

受南風的噓拂。）而我們一年級呢，給支

配到第五宿舍去。要知道，所謂第五宿舍

，本為教職員所住，一二八時給日軍佔據

了，就拿來作馬房。那末，我們住的，爽

脆地說，我們住的不過是馬房吧。

話又說回頭了。馬房不馬房那倒沒有

問題；即問題所在，却是宿費。那時，入

學的新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所繳宿費，

比舊生多一倍——二十塊錢。爲什末呢，

新生就要多繳十塊錢？難道新生都是『阿

木林』，好欺負的，不錯，新生確是的欺

負的，你想不做『阿木林』也不行，換句話

說，你不能夠不多繳十塊錢。因爲各人底

心理都是那地想——能夠考得上就好了，

多繳十把塊却滿不在乎。好，教育家就應用起他們底心理學，打着『修理宿舍』的幌子向我們新生底身上盤剝起來。

雖然所謂第五宿舍者，本為教職員所

住，經過一二八之後，就變爲日軍的馬房

，可是，要修理，難道政府沒有這一筆特

別費給支嗎？假如是沒有的話，那末，別

的宿舍也是一樣的給毀壞過，怎末不向全

體同學敲，光是向着我們新生底身上打算

？況且，小小的房間却像白鴿籠底籠子一

般，逼着住滿四個人——合起來就是八十

塊錢的房子啦，修理費用得着四十塊那末

多（其餘四十塊算是租錢吧？）

這些都是過去的事，是兩年前的事。

今兒，因爲各宿舍又大加粉飾了，不，說

好聽一點兒，是修理吧。那末，我們又不

知道下學期該繳多少宿費；尤其是新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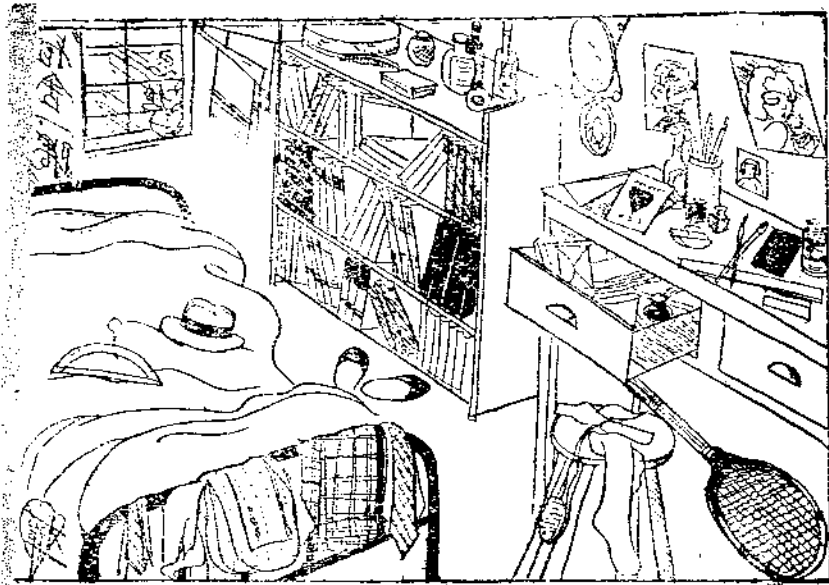
同學，他們，我很替他們擔心。

教育部獻議了許許多多改良的方策，

並沒有粉飾宿舍那個。即學校當局呢，不

知道是否接到了教育部底獻議才舉行粉飾

的功夫，可是，舉行粉飾的工夫却是事實



一 宿 舍

作可權陳



書中自有顏如玉

林競志

讓死書的道理。不一定是看百美圖，有許多教授，多是有妻孥如花。書中自有顏如玉，古人不吾欺也。

林競志作

暑假放假了——結束。

宿舍前面出校必經之道的旁邊，站滿了茶
小店老板，飲冰室小開，西瓜西施。

「王先生！十一塊，謝謝德付一付！」

「嗚沒！下學期來！」

「嗚沒！……」

「嗚沒！下學期來！」

「嗚沒！……」

「嗚沒！」

二三，七。二四

世界是那末大，粉飾的工夫多着呢，下，努力促進其發展，此種成績，即西方何止中國！不過，站在世界上頭，中國底粉飾工夫的確比別人強。單就教育而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國際教育考察團也會讚美過——『中國在內部混亂，國際糾紛，財政奇絀，及水旱災難頻仍之中，尚能維持其信念，認為後起者之教育，係文明社會之主要事業，並在現狀容許之

各國，亦有所不及；』（見中國教育之改造）可是，中國教育的本身又是撐門面的粉飾工夫，而人家說的一番話兒也不過是粉飾的工夫吧。

唉，中國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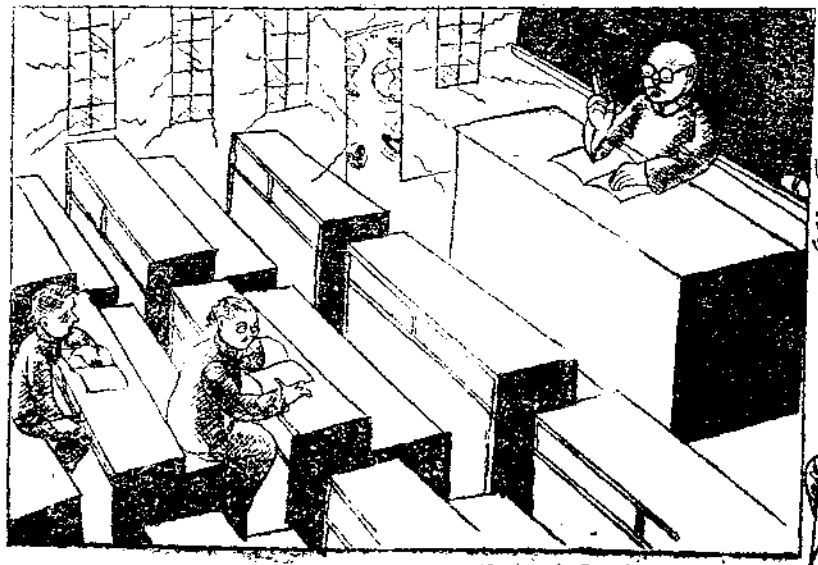
唉，中國的粉飾工夫！



中國之教育

沿入式的。這是承襲了數千年來的古制，用一種高度的壓力，將智識，以及變化為智識之一切信條教條乃至情操感情，硬生生裝進兒童的身體中去，是亦太苦矣。

奚家驊作



陳權可作

各不相謀的。爾力爾，我為我，除生者道不同不相為謀。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畏彼哉。盜大家都
是有志氣的好漢。

北平的警察

老圃

大概誰都曉得北平警察辦得好，堪稱爲模範，誠然，辦事敏捷，盡職，能吃苦，能耐勞，並且都具有相當知識。有一天晚上，我在西單北大街散步，一個騎腳踏車的沒有點燈，不但不服那個崗警的勸告點燈，反有些出言不馴，那個崗警說：「我本沒通知你點燈的必要，你不點燈即係違警，我勸告你點燈，是我格外原諒你，你不能了解我的好意，反和我爲難，現在無法辦，我就要行使我的職權了，——請你同我到區署裏去！」

「這一篇話是如何通達，是如何不令人折服，市面每次發生了大小搶案，暗殺案，棄兒案，最多出不了三五日，便全案破獲了；這是如何的神速敏捷。最近西山美僑益教士，被匪因明搶未遂，開槍打死，地界本屬大興縣，因與平郊相鄰，平市警察有協助之義務，未五日即獲當日搶匪中之一匪，未半月即幾全體捕獲，捕獲地點除在本市外，遠在大興宛平兩縣境內，晒訪擒捕均爲平市警察下手，這是如何令人驚服。

可是他們的生活實在太苦，七元九元不等，巡長只十一二元，巡官也不過廿七八元左右，還要維持自己的生活，還要養家，真不知要怎樣支配才夠。每天除去站崗，夜晚還要巡邏，有時還要受丘八大爺的氣，遇到危險的事情，便須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去和對方奮鬥，我記得前些日子，轟動九城，一刀連砍九人的董榮，直着眼拿着刀，還在找人殺，那時只有一

公捨身服務；還有平郊四週三十里的地界，也歸平市管轄，某日東郊某村富戶之二子及長工二人均被匪擄去，中途與巡邏警相遇，雙方遂開火互擊，匪爲十餘人，警只七八人，後以援警一彈，匪不支，入青紗帳而沒，肉票及騾馬全部奪回，一警臂中，真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忠勇盡職。

每逢紀念日休假的日子，他們反增加辦公時間，恐怕屑小乘機擾亂市面，假如你初到北平路途不熟悉，你去問他，他可以很和氣的細細的一遍兩遍的指示你，別的地方的警察很少會這樣。我記得我有一次到天津去，找電報局，怎樣找也找不到那個胡同了，我便照着在北平問路一樣，脫了脫帽，道了聲勞駕，和和氣氣的向那法租界華警去問，他連看我也沒看，只聽他哼了一句「往那邊」，其實他並沒有忙於指揮車輛，我只好再瞎找去吧！

北平的警察好，拿民衆錢，肯爲民衆服務。

香港苦力的現况

儀賓

不景氣彌漫了整個人羣裏，香港的苦力，也爲着中國關稅自主，和內地農村破產，逃不掉不景氣的支配。

在以前東莞和新會人，提到去香港做苦力，和台山與閩汕人，提到去金山似的歡喜，可是現在不相同了，提到去香港做苦力的人，不由地會使人聯想到如同鄉××不是要籌款才能還鄉的嗎？他嘗說過一角要分三餐吃啦，沒有貨物搬運時，還要

事，即致溥薄，衰落。

香港苦力全盛時代，是在五四運動時節，繁榮景況，真不可一世，他們還靠着他的團體——同德勞動總工會——籍口『米珠薪桂』，而要求得加薪，上落水的米，每包加五錢，及其他貨物的加價，這時萬全館的苦力每星期代價有卅元，其餘至少的苦力代價，每月也有卅元以上，苦力之獲得還鄉作富翁者，完全在這時誕生，但『花無百日紅，人無百日好』，循環律輪轉，終踏上了不景氣之路，影響最大的，中國關稅自主與農村破產，農民購買力薄弱。加之今年減價，苦力的衰落，和從前不能同日而語了！

工作時間，普通的工人，每星期工作六日，每日至多不過十二個鐘頭，香港的苦力，則不然了，若有貨物搬運時，不論在那個時刻，叫到就要去做，不然，加個『不負責』的罪名，馬上打破你的飯碗；使他貨物趕緊時，從今早做到明朝也要做，不過多幾角『夜銀』，不幸得很！現在的苦力整天去伴『周公』，去賭博，大約是『生意淡薄，不離賭博』的意思吧！在有日過日的苦力生活，一般資本主義者，還要減薪，畢竟他們的心是『無底之甕』，藉口不景氣而向苦力來剝削，上落水每包米減一分，比前薪價還少五錢（現上水每包米四分落小三分）船上每噸米從一角六五錢，減至一角四分四錢（這是全港最高薪價的和發成船務公司）在這商業慘淡的年頭，苦力每月所得不過十餘元，再加米行的九五折『估俚』（香港人這樣

過幾元，在生活程度極高的香港裏，怎不要一角分三餐吃呢！還時要挨肌忍餓！

他們的經濟既是這樣，當然不能就地去組織家庭，爲了性的問題，不能不求解於娼妓，在全盛時代，可以在『貓窟』——中等妓院——去解決，現既不能求之於貓窟，惟有趨於『抄牛雜』這一途。什麼是『抄牛雜』？這是最下乘的妓女，少數染有梅毒，多數是有瘋疾的，斷沒有半個身兒清潔。染有瘋疾的少女，妖容豔服去迷惑，他們很易去上當，即使染不着瘋，也染有梅毒。既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又沒有營養，而有鴉片的麻醉，身心日趨衰頹，再染有梅毒，不作餓字，也作風流鬼。

『萬惡以淫爲首』說得真對啊！然而『食色性也』怎麼辦？說到同德工會，讀者們必會發生下列的疑問：『苦力們既能用此去要求得加薪，爲什麼不能用些去保持原有薪金呢？』其實減薪之咎，不是工會，而是盧貴與李全婆兩人的罪惡，去年李全婆和合股人勝記婆去和發成公司議減薪那時，公司提議上落水每包米減五錢，她們允願；船上每噸米減四分，勝記婆力持不可，即時無結果。因兩人都是寡婦，不免懷有嫉忌心，李全婆恐給她奪了權，兼受了盧貴的唆使，所以更兒子李合背了她去答允減四分，一般米行也照和發成四分，此事就給總工會發覺了，馬上開一緊急會議，要求保持原有薪金，以罷工來要挾，畢竟志氣挨不過飢餓，結果上落水每包米減一分，船上每噸米減二分一錢就復工了。工會所取的會費，並不是獨做些

薪金工作。設有兩所義學，有百學生，苦力死後，從前有一百元撫恤金，現已減至五十元，還常常積欠，工會近已頻於瓦解，這也是盧貴個人的罪惡，當他任工會主席時節，虧空了會款數千元，然後解職，幸當時各人極力擁護，才延到今日。以後工會就常常積欠撫恤金，債台漸漸地高築起來，苦力的信仰力也因而漸漸地薄弱了。到了民廿二年冬，在各報紙登出廿三年的工會主席以他希望最高的消息，各人鑒於前車，故主席選了黃耀春，他懷着恨，散佈廿三年工會便解散，積欠的會費，可以不交的謠言，一般知識簿弱的苦力們，果然中了他的計，對於會費，便故意積欠，受毒最深的，算是李全婆，去年積欠達三百元，今年約百餘元，工會因會費積欠，致欠外債達千餘元，對外信用和勢力，也因而漸漸地失掉了。有十餘年歷史，對於苦力能實際保護的同德工會，一般受恩的苦力們，而坐視其危，苟瓦解後，薪金的壓低，與死了善後，更不堪聞問了！

廈門的報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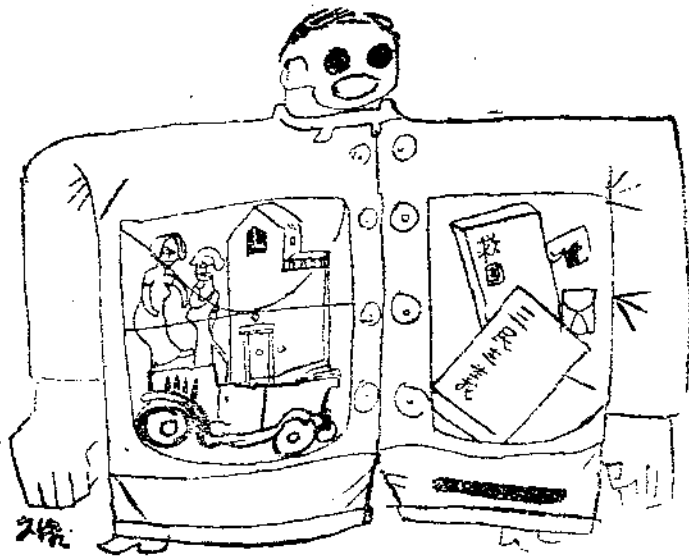
大生

廈門的報紙，聽說在閩變的時候，銷路驟增，自福建平定之後，又轉回減少；究竟閱報的人，是欣喜國家有事，就注意閱報；到內戰平息，就討厭閱報麼？此種好事的心理，唯有閱報的人自己知道，不用我來費詞。

廈門的大小報紙，原有十餘家，近來廈門日報，復興日報，廈門日報，復興日報，均因銷路不好，自行停版了去

思明報和商學報合組的思明商學報；此外還有昌言，兒童二家三天出版一次的小報。福建的報紙，廈門報佔去全省三分之一，福州報佔三分之一，自閩江以南，在涵江莆田泉州的勢力，（福州報佔三分之一）自閩江以南，在涵江莆田泉州漳州永春龍巖東山金門等重要城市，都是廈門報紙的暢銷地；就涵江三日報，莆田週報，泉州日報，及漳州的震中日報，商音日報，新民日報等報的材料，大部份的消息，都是由廈門報紙上剪下得來。說到廈門報紙的銷路；全閩日報是日本人喉舌，除廈門外，各地是很少見到；時代日報自創辦以來，已作母三遷，近又被暴徒打入報社，大事擾亂，暫行停版去了！江聲日報有十餘年的歷史，從前曾握過牛耳；自華僑日報出版，以字粒精緻，印刷優美，就與平分秋色；到思明商報合組出版，以副刊增多，電影消息靈通，又異軍突起，大有和江聲日報，華僑日報「三國並立」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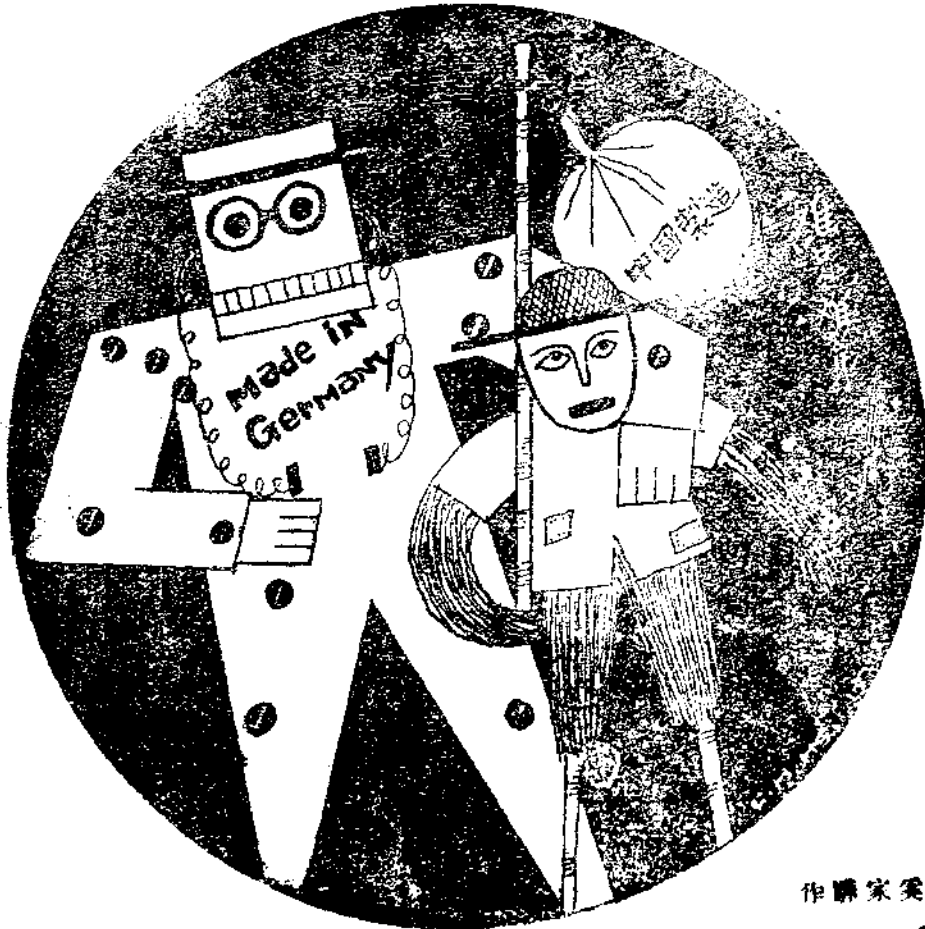
廈門的報紙，社論是沒有的，究竟是缺執筆人才，還是不敢說話，二者必居其一。在副刊方面！江聲報有人間，華僑報有番椒，思明商學報有線洲，電影日刊，人間花絮；其中人間，番椒，線洲三種副刊，編法都差不多，既有議論文，敘述文，幽文，傳記文；又有新舊詩，小說，歌，詞；可以說：「有美皆備，無物不臻。」以內容而言，如人間的討論「自殺」問題，番椒的討論「提高女權」問題，線洲的討論「考試」問題，雖是不得到美滿的結果，但都能激動一般人的興趣；比之廣州各報的副刊，專載古板式的章回小說，伶人軼事，鬼行神



某種人之袋，包括二大不問之嗜，互相呼應。

文傑作

最不幸者是廈門報紙的記者，不知道因什麼緣故，與中山醫院結了前世奇冤，在此幾個月之中，一連醫死了冷松等五個新聞記者，時代報記者某心抱不平，前往醫院質問，又被葉醫生糾索大毆一身；現在記者聯合會，雖然向葉某提出交涉，但是總不得要領；我閱『十日談』有報韓文信大鬧財部一段消息，早令我認為野蠻行爲，現葉醫生又橫行無忌，大約也是經爲某人醫過牙病，才有此種的野蠻動作呢！唉！庸醫殺人，已屬可恨！又恃蠻傷人，豈不是社會上倒行逆施的事情麼？抑是新聞記者罪有當誅呢？



作聯家笑

某國人之得意忘形，說是服食了維他命G之故。

忘我作



關於夏郢丫頭出嫁的幾件事

黎仁昌

夏郢鄉的丫頭，鄙人已在本刊第三十一期介紹過了。但因篇幅關係，未能將她們出嫁時的一切詳情，盡述出來。因思夏郢丫頭的婚嫁風俗，確有許多奇異的地方，而這特殊之點，尤為研究婦女問題者所不能忽視的資料。故特不辭淺陋，再作是篇，究以補前文的不足呢。

一 她們被選擇的標準

夏郢的地主，娶別家丫頭作妾的，除注重其姿容和體格外，還調查其主人關於她做婢時刮痧的情形。他們對於她們的「痧」認與她們身體有直接關係，因母體的強弱，會影響到她們的子嗣。那一刮即出而歷久還紅的痧，俗稱「木痧」，是血氣十分壯旺的女子，才有這個形狀，具此品質的丫頭，最受人歡迎。那隨刮隨收的痧，俗稱「風痧」，乃貧血的表現。不過事實上，夏郢丫頭差不多都是「木痧」，「風痧」的很少。但一般頑固的人，擇妾時，除詳查她的主人婆或鄰居外，在和那待嫁的丫頭，初次見面時，俗稱「相睇」，多在她正在刮背的當兒。因一切性情，容貌，身材，體質，和耐苦能力，都可細察出來。這種舉動，在風俗上，認為極平常，主人家亦願意效勞。那急欲領錢的主人婆，便於此時，出盡本領，不顧丫頭死活，冀迎合欲娶者的心理。不過那被人支配着的丫頭，兩頰腮紅，低着頭咬住牙關，細細那方卸下的衫角，充份流露着她態態可掬

人調商身價，否則只須向媒婆作個眼色，留下一個薄薄的封包，便可溜之大吉了。

二 落定的手續

倘看過合意而又和她的主人商妥價錢的，便進行落定（定婚）的手續。落定那天，男子重到丫頭的主人家去。丫頭換了新衣，低着頭，羞赧赧的捧着茶盤出來斟茶。做丈夫的，等她行近身前時，用種種的言詞來試探她的心意，問她嫁到夫家後，要做苦工的，願否勤刮，大婦嚴的，能否忍氣，有的自問年事已長的男子更問她是否嫌老，必待丫頭一一答應後（畏羞的丫頭，則點頭以代答）方才接過她所奉的茶。略飲些後，隨即由袋裏拿出一封大紅封包（用紅紙封的，內載定銀約占身價全數中四分之一，或其他定物，和蓮子，桂盅（子）等，取「連生貴子」的意思，封面上還寫着一些吉祥語）放在她托着的茶盤上，由她拿入裏面去，交給主人。

主人家收了定銀，這段婚事，便算確定。主人方面，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將這丫頭另許別人，否則例須賠定銀雙倍。丫頭方面，也不能反悔，不過事實上，做了頭的，全由主人擺佈，一點沒有任自己選擇的自由呢！

三 嚴肅的初夜

男家在迎娶那天打發了紅木大轎去把丫頭抬過來後，便命丫頭跪在堂前鋪着的紅氈毯上，拜了祖先，隨向丈夫大婦叩頭，並跪住托着茶盤奉茶。此時，大婦便加以教訓一番。

放着那些迷於陋習的工具。抬上擺着油盞，抽屜裏載滿了一張張切好的紙頭，以備刮完時，抹去背油的用。

洞房之夕，妾侍羞怯的默坐房隅，低頭向着暗壁，經大婦催喚後，才半推半就的卸下羅襟，像笨豬般動也不動的，伏在新牀上，任大婦和她作「第一回」的痛創着，俗稱「試新」，也是大婦對待妾侍的一種「下馬威」。一方痧痕紫紫的肥背，在燦爛的銀燭光中，照耀得更加紅膩。這時，大婦一面將她應架的工作，預為指派，又詢問她在主人家時的一切情形。刮畢，由丈夫用紙頭親為之揩油，且揩且教以服從大婦和奉侍舅姑之道，俗稱「驗痧」。揩完時，衫襟還未紐攏，連忙跪着奉上兩盅香茶，俗稱「跪暖牀茶」。此時丈夫和大婦，便賞以飾物（戒指，耳環等類）或封包。大婦退出後，最後的一幕，說不定便是那「敦倫」的大事了。

四 她們的貞操問題

到了三朝，丈夫照例給她回主人家一次，去時，例須送主人家一隻或半邊燒豬。闊綽的，或對該丫頭特別滿意而願加以雙豬的也有。這是風俗上，代表她的「貞操」，和證明其痧，確「紅像燒豬皮」的象徵。

回到主人家，又忙着向各人叩頭行禮。家裏的丫頭，都偷閒一陣，走來簇擁着她，詢長問短，或暗掀起後裙，偷看背上的痧痕。大家拉拉扯扯，笑笑謔謔。這天丫頭照俗例在主人家裏洗頭。吃完晚飯，那個由男家送她回來的佃婦，又忽忽地

有燒豬回門的，丫頭也私自慶幸。設被認為非處女，俗稱「吃不得燒豬」的，（其原因或由主人的蹂躪，後因貪圖聘金而將她冒昧發嫁，或因作劇烈勞動，處女膜偶然破裂）則須跪到天明。跪罷了，又加以一頓鞭撻管得釵橫髮亂，皮開肉綻，像被拷打的紅孃一樣。然後送回主人家去，大開交涉。退不回的，則留在家中，作使婦看待，專供創刮，和做加倍的工作。有的則遣她到鄰村人耕田，或做傭婦，甚或將她作再醮婦償賣。

五 她們嫁後的家庭生活

做妾的，嫁到夫家後像賣身一樣。除三朝回門時，得回主人家一次外，嗣後永無再去的機會。在家庭中，事事都受家長的管轄，和丈夫大婦的壓迫。含了抑鬱，在家長前，還須裝上一副嘻嘻的笑容。在不和丈夫住宿的時候，早上要很早起來燒水，水沸後，用臉盤承着捧入房內，給他們洗臉。又爬到牀上，替大婦摺被，掃枕。等她們洗漱畢，隨即奉上兩盅香茶，始敢退出。出廳後，點香奉祖先，每朝不能或輟，遺忘了，便要挨罵挨跪。她們除奉侍左右外，還須幫同家裏的丫頭舂穀磨米，雖大腹便便時，也不能免。

她們每天煮完餐後，又要伺候一旁，代家長倒茶添飯。等丈夫大婦子女們吃飽後，才和佃婦丫頭等共桌就燧着而吃。吃完了飯，便在天階坐在矮凳上洗刷那漂在紅腳桶裏的衣服。日間又須漿布碗，俗稱「打布撲」，用米漿將布碎層層粘糊，然

後曝之使乾，以備穿作鞋底。或在房中做小孩的涎布或小姑娘的花鞋。有時，家長且在外邊，接了許多軍衣回來，給她縫紉，以彌補家用。趕工夫時，往往做到更深漏盡；也未得睡。

做妾的，除服事家長和丈夫大婦外，對於大婦的子女，也不敢稍忤。有時，也要給大婦的小孩哺乳，或用襪襪負在背上，口裏唱着催眠歌。偶有不周，便要挨罵或擲耳光。大婦覺倦了，又要她來搥背。因做大婦的，什麼都自由自在，輕搥輕拍，何等舒服，不像做妾的，動輒受大碗剗刮的那麼辛苦。

六 所謂鄉下家庭的禮教

夏鄧雖是個閉塞的地方，但在蓄妾的家庭中，禮教倒也講究。每逢朔望，做媳妾的，要清晨起來，打扮頭髮，髻心絆上簇新的紅絨，穿了衫裙，到附近的祠堂去拜祖，年節時，又要向家長一一叩頭，並跪下雙手托着朱漆的茶盤奉茶，或跪着遞檳榔。有時，親戚做喜事，大婦先打發她去戚家，叩頭道喜，和做斟茶或招待客人等工作。

夏鄧的妾侍，素受虐待，她們無外家可歸；沒處訴苦。受了委屈，從不敢在家長前言怨，有時受苦太甚，只會偷偷地躲在附近山脚的竹林間，倚着修竹，一句句的低聲啜泣，俗稱「歎命」。

七 由歌謠中所見她們受苦的境况

妾的地位，在夏鄧的社會觀念中，比丫頭還低。所以民間有句：「上等雞，下等鵝；上等妹仔（丫頭），下等細婆（妾）」

的俗語。有一首描寫做妾難的歌謠道：「雞公仔，（小雞）」

尾彎彎，做人細婆艱難！早早起身都嫌宴，抹開眼尿落下間（廚房）。下間有隻冬瓜仔（小瓜），公爺（丈夫）話蒸；大婆（大婦）叫煮。蒸蒸煮煮都唔（不）中大婆意，拍起檯頭鬧（罵）幾千。二朝打斷幾條甲木棍；三朝跪爛九條裙。話給人知人又唔信，揭開裙腳血淋淋。

又有首描寫她們被迫剗背的歌謠道：「解背脊，搽茶油，（即土製生油）兩面大碗上搽。（俗字，音求，刮的意思，因鄉下女人叫剗痧作「搽身」）通通透，皮似燒豬紅膩油。細嫂（妾）呀！你彎住腰，皺住個雙俏眉頭。你生成圓腫腫一隻大鞭袖（臀），倒吊一雙漲石榴（乳）。公爺睇見笑開口，吩咐大婆大力剗；家公（家翁）睇見拱拱手，撚撚鬚點點頭；伯爺（大伯）哩濕（一種看不清爽的眼疾）眼唔夠，估話（以為）擺住個隻燒豬重（還）未收；伯娘到來催磨豆，更加插嘴叫大修；（劇刮的意思，又在夏鄧俗例，用兩人合刮的叫（大修）細叔睇見慢慢走，出到廳屋（心）伸舌頭；小姑娘，（拿）鞋交渠（她）繡；又來撿（執）盞去添油。細嫂呀！你的脾氣真將就，順得（任田）人刮總唔忤。你又背皮生得厚，千搽萬刮血唔流。兩人刮到唔停手，氣力大得像對土黃牛！細嫂眉頭皺，心憂憂，「噯噯噯！大娘（妾對大婦的稱謂）幾時至「才」搽夠？」誰叫你發牛豆（疲倦）？賤骨頭！日落西山至得抖！」

鄉音，「罷休」也，以上大婦答語）

上述的兩首歌謠，都能於輕描淡抹之中，把她們整個的艱苦情況，繪畫出來，淋漓盡緻，可為研究夏鄧風俗的資料。

近年都市的舊式家庭中，娶夏郢丫頭作妾的很多，幾成了一种普遍的風氣。因此在夏郢有許多欲圖利的人家，特地買備成羣年輕貌美的村姑，加以特殊的磨練，練就她們一身極能挨苦的肉，以求善價。他們因獲利甚厚，業此者日多。近且梧州和藤縣等處，那些專做薦頭或代人作伐的人家，也羣相效尤。

買夏郢村女回來訓練。除固保全她們有的村，姑風韻外，還給她們到蒙館或義學裏認識些字。她們剪了髮，穿了學生裝，挾着書包上學，如未聞過她們說出滿口的鄉音，誰也料不到她們是受人豢養而專作下陳的變相丫頭。她們放學回來，丟下書包，換了衣服，主人便命她們操持家務。使其熟習。且給她們刮痧，實行磨練，俗稱「磨治鄉下妹」。平時又教以種種事人的方法，以備將來奉承丈夫和大婦之用。她們因日間上學，要和外間接觸，故只刮背部，而不刮其頸項。回到校裏，誰也看不出她們紅癢的背皮。她們有些聰明的，念了一年半載的書，也能認識些淺近的字。在家庭中，她們能刻苦耐勞，勤操杵臼，完全村化。行出來，則伶俐活潑，態度莊嫻，儼然一個摩登的大家閨秀。因此她們的身價，普通比在住在夏郢的約貴過一倍以上，嫵媚的更非五六百元不辨。社會上，還有一種「包豬」的制度，由養她們的主人，担保其確為處女，然後由娶者備價聘去。倘發見非處女的，自可包退還洋。『這種不幸而被退回的女。多被賣入土娼寨去』做這種投機媒業的人家，就梧州一地而論，以住在城樓脚，學塘基，或近郊的魚花塘，槌子涌等僻

九 再從史學方面關於變態性慾的先例研究她們刮背陋習的成因

夏郢婢妾們刮背陋習的成因，鄙人已於前期從醫學方面，證明其純為變態性慾的出發無疑了。現在再從歷史方面，作考據的研究。

關於淫虐狂「Sadism」的性心理表現，在吾國史乘上，實不乏其例。男子方面，以虐待異性或同性，使見其痛楚艱難，或甚至加以殘害，以滿足自己的快感的，為淫虐狂較甚的一種。如後魏李匡遠嗜捶楚聲，謂為一部肉鼓吹；北齊文宣帝支解其愛妃薛嬪而弄其髀為琵琶；明太子朱構愛剃裸男女之髮，以為笑樂；隋吏魚贊性暴，好令左右炙肉；唐吏王鈞每笞人，杖訖不放下。俟其腫，乃重杖之，使犯人痛楚欲死；漢易王遇宮人姬子之有過者，輒使裸立擊鼓，久之三十日乃得衣；又紀曉嵐閱微堂筆記載有一僕，對其妻的情感，恆喜怒無常，正當欣樂嬉戲時，立叱令其妻，褪去衣服，鞭撻數十記，撻後還是非常的要好。都顯明的帶有變態性慾的色彩。外國的，像南美人虐待黑奴婦女，宴會時，酋長輒令女奴裸露行酒。宴畢令賓客各攜所悅入房幃，或以革鞭鞭婦女臀，或裸縛離尖，使之痛楚難忍（見Memoirs of Dolly Morton一書內）女人方面，如唐人劉敦儒毋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其他不見於史乘的，在事實上，想亦不少的。至被淫虐狂（Masochism）以愈受對方凌虐，愈覺痛快的，最好的例子就是這個名詞的創造者馬梭哈。

(Masole) 馬氏常反常地使其妻洛娜毆打他的身體，以滿足其變態性慾的結果。由此觀之，可見這兩種病源的來歷，實由來已久呢！

變態性慾和奇癖也有關係。如唐明皇的好大乳；楚王的好細腰；李後主的好小脚；清末著名學者辜鴻銘的酷嗜婦人纖足；漢武帝的好闊肩；(選女時，帝命內庭承應的老嫗，閉女室中，裸驗其肌膚，更出玉尺，量其兩肩的寬廣，詳見雜事秘辛一書中)和齊桓公的好紫；(在變態心理中，成了一種「好紅癩」的毛病，但好別的顏色也有，紅色因象徵熱鬧，奪目，較有刺激性)與現今夏郢的一般地主，於擇妾時，以女人的背肥痧紅為美的，都犯了一種嗜好上的變態作用。不過古今人的習慣不同，而異其對待的手段罷了。

關於虐待的形式，也非盡以鞭扑為用的。像北齊律和周律有女子(犯姦的)配春之章；漢律亦有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之例。(見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所謂將女子入於春人稟人之官，任春槁之事的，即罰她們春臼不輟，使她們疲勞欲絕。與夏郢的家長常使婢妾推磨踏確，使其血脈暢旺，而易於出「痧」的，其目的雖與前者專為刑罰而設的不同，但細考其結果的辛苦，更非從前僅被配春的女子所能及呢！

凡某種特殊行為的內容，起先要非盡人相同。有的僅為個人或一部分人所僅有的，(即習慣 Habit)往往經過了時代的演進，社會的摹倣，久而久之，其勢力自然會影響到全社會的

(sation)作用，於是這個潛勢力，擴張起來，便成了一種地方上的普遍風俗。(Custom)以我就事實上學理上研究的結果，以為夏郢婢妾們的刮背風俗，實離不了上面所舉的幾個原則。其類似點頗與大同(在山西)女子的被迫纏足，男子們對於女人的小脚，以愈不滿三寸金蓮愈覺婀娜可愛的，有同一的普遍心理。不過因各地的風俗習慣不同，而又異其矯揉造作的形式罷了。所可憐的，就是凡屬各種畸形制度下的犧牲品，都以女子為對象，吾國女權的不振，由此可見！(不受酬)

星期儲蓄

每月一存 存數隨意

利息一分 二年期滿

索備章詳

中國企業銀行

總行設上海四川路四二號
蘇州分行蘇州觀前街永德里

陸氏血案

樊達因譯

家械者

第十四章 地毯上的足跡

我們悄悄地走上樓：我以為我們大家的腦子裏都覺得不必使陸太太知道我們的來臨。利士的房間，和別的房间一樣是很寬大的。有一個大窗子在前面，另一頭又是一個。並不會用帘子遮着，冬日中午的陽光斜斜地射了進來。四壁，像吉士曾說的那樣，排列着圖書，稿本，紙張，連角落裏都堆滿了。這間屋子與其說是寢室，不如說是研究室為更合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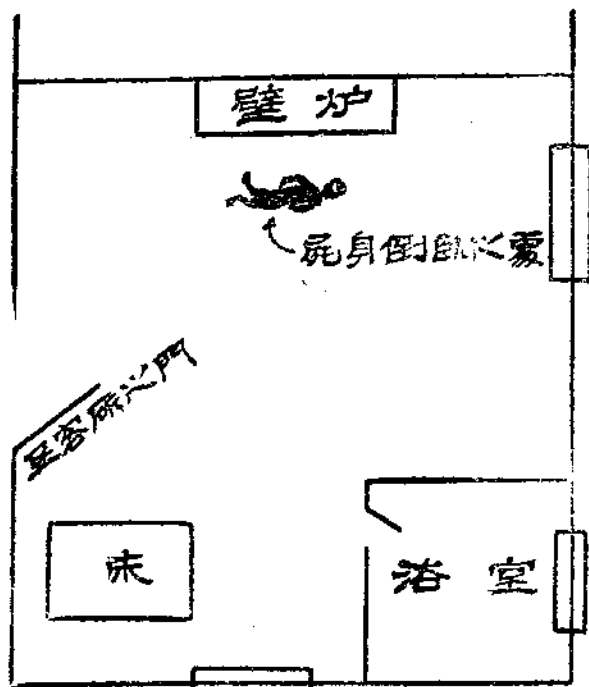
在左壁中央那壁爐的前面躺着陸利士的屍體。他的左臂張開着，但他的右臂却是彎曲的，而手指似乎抓住一樣東西似的緊握着。他那圓而大的腦袋微向一邊側着；從太陽穴的一個創口裏有一縷血痕流到右眼角來。

葉達審視了屍身幾分鐘。

「他是站着被擊的，麥根先生。他倒下時起初縮成一團，倒到了地才微微地伸了出來。」

范思俯視着死人現出一種驚疑的表情。

「麥根，這事情簡直太古怪了，」他說。「這事情是發生在青天白日之下，而他是從前面被擊的——連臉上還有火藥痕



利士臥室圖

迹可以證明。但他的表情却極自然呢。一些也沒有驚怖的樣子——簡直是常態而平和的，事實上……太離奇了。兇手和兇器一定就在目前的。」

葉達慢慢點着頭。

「我也想不到如此，先生。情形很特殊。」他轉身更接近一些屍身。「那創口在我看來也是三十二號的鎗彈。」他說，

轉過臉來對着醫生，等着他的認可。

「是的，」白隆說。「情形似乎和上兩次所用的兇器是一樣的。」

「同樣的兇器，」范思死樣怪氣地說，徐徐地拿出他的烟匣來。「並且是和上次同一的兇手。」他抽了一回煙，他那煩惱的視線注意着利士的臉。「但爲何在這個時候——白天，門是開着的，鄰近有着人的時候行兇呢？那兇手爲什麼不等到晚上呢？他何以冒着個不必要險呢？」

「別忘記了，」麥根提醒着他，「利士是給我招到寫字間去問話的呢。」

「但誰會知道他要我招去詢問的呢。他是在你招呼他之後的十分鐘以內被殺的——」他立刻轉變了話題對着白隆，「這裏有多少電話的分機？」

「我知道有三架。」白隆從容地說。「一只在陸太太房裏，一只在雪賴房裏，還有一隻在廚房裏。總機當然是在下面的前廳裏的。」

「簡直像一個機關，到處有分機，」葉達喃喃地說。「誰都可以聽到的話，」他突然地跑了下去，用手去發開那屍身緊握着的右手。

「我怕你不會找到你所要找的東西了，」范思說。「假使那兇手爲了要封住利士的嘴而殺他的，那末那張紙一定不見的了。誰都會聽到電話裏的話而知道那信封的藏處而拿去了，你知道。」

「我猜你的話是對的，先生。但我要找我看。」

他在死人的口袋裏。搜遍了，但那安德所說的綠色信封却全無形蹤，連類似這種東西的物件也沒有。然後他站了起來。

「不見了，好的。」

接着他又立刻想起一件事了。急急走到客廳裏，喊着施德。當管家來的時候葉達野蠻地對着他。

「信箱在那裏？」

「信箱，」施德鎮定地回答，「在大門前有隻信箱，你指客是那個東西嗎？先生」

「不！別跟我瞎纏了。不是！我要知道私人的信箱在那裏拿來——私人的信箱是在屋子裏的。」

「或許你指的那放着發出去的信的小銀匣子，那是在下面的堂裏的桌子上。」

「對了，小匣子！」偵察長的譏諷話是說得異常粗笨的。好」的，下去把那匣子裏的東西都拿上來。——不！等一

——我和你一塊兒去……匣子！」他抓住了施德的膀子，把他拉出了房間去。

一回兒之後他又來了，垂頭喪氣地。

「空的！」是他粗暴的宣告。

「但不必爲了找不到一張神祕的圖而完全失望，」范思勸慰着他。「我疑惑那或許能幫你一些忙的。這案子不是一個迷津圖，而是一個複雜的算式。利士不死呢或許能解出這算式來。」他的目光滿屋子看了一下。「我不能決定，或許他早已解

目的。」

麥根漸漸地有些不耐煩了。

「我們可以到會客室去等陶來墨醫生和總局裏的人了，」

上次在前面過道上找到的是一個樣子的。」
「那些新的脚印是從什麼方向來的呢？」葉達熱心地俯

着身子。

他提議。「我們在這裏不會再有東西可給我們知道。」

「可恨得很，偵察長。牠們是從前面過道上恰好在前面的階沿下面來的，可惜前面的過道已經掃過了，所以從階沿邊一些的地方就沒有了。」

我們走進客廳去，當我們走過安德的房間時，葉達推開了門，站在外面觀察着裏面。到洋檯去的那門微微開着，從西面進來的風把綠色窗衣吹動着。在地氈上有一些潮濕的脚印從床腳邊一直到我們站着的門口。葉達細細地看了一回，然後重又關上了門。

「我一定要知道一個詳細，」葉達說。「脚印祇有去而沒有回來的嗎？」

「脚印，是的，」他說明着，「有人從洋台上的污雪裏走了進來，而忘了關那扇玻璃門。」

「是的。牠們從前門開始，沿着屋角轉灣，走上洋檯的扶梯。那人並沒有留下走回來的印子。」
偵察長失望地吹着他的雪茄。

我們靜靜地坐在會客室裏的時候；聽見有人在敲前門的聲音；施德把史納金和白克引了進來。

「他這樣地走上洋檯的扶梯，進了那門，經過安德的房間到客廳，幹他那卑鄙的事，然後——不見了！這是有趣的情形！」他心裏不高興地咋着他的舌頭。

「你先說，白克，」偵察長吩咐着，當兩人到我們前面的時候。「牆上有人爬過的痕迹嗎？」

「那人或者是從前門出去的，」麥根提議。

「一些也沒有。」那人的衣袴上從頂到下都染滿了黑色的污點。「我爬到牆上去四面看了一週，我告訴你一些也沒有發現有人留下的痕迹。假使有人從牆上進來的呢，那末他一定是跳過的。」

偵察長板着臉對剛剛進來的施德吹了一口氣。
「說，你聽見鎗聲之後，是從那一座扶梯走上去的？」
「我走的是僕役樓梯，先生。」
「那末，那時如果有人從前面樓梯走下去時你是看不見他的嗎？」

「好——你說，史納金。」

「是的，先生，很可能。」

「我得了一個新發現。」他用一種勝利的樣子着。「在房屋的西邊有從扶梯上走到石洋檯上的足跡。那脚印很新鮮，所以判斷是九點鐘下過雪後印上的。並且，牠們的式樣大小和

施德鞠了躬仍到前門口侍候着。

「到底什麼一回事，先生，」葉達問麥根。「祇是爲什麼他進出時一個人也沒有看到呢？那是我需要知道的。」

范思正倚在窗上看着下面的河流。

「那重又發現的雪中的足跡是很使人懷疑的。我們這兇手太不留心的脚而太留心他的手了。除了足印以外他簡直沒有留下一些手印和別的記號。那些足印太奇特了，一些也不和其餘的一些神祕情形相調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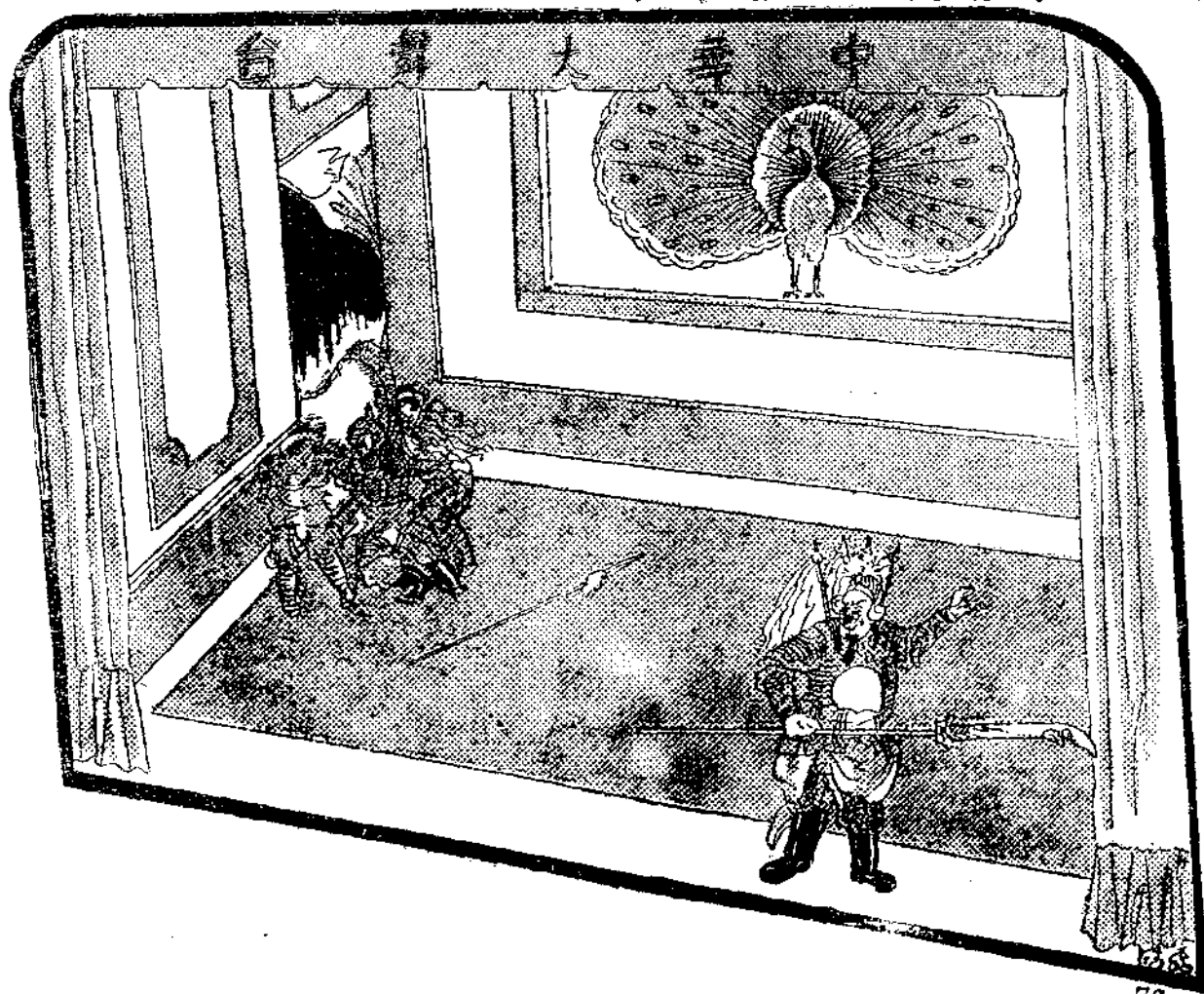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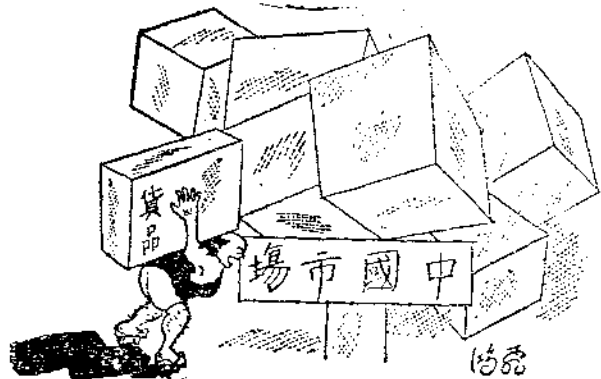
葉達失望地看着地板。

「去打一個電話給劇林，史納金，告訴他我要他立刻來察看地氈上的脚印。還要去量一下洋樓扶梯上的。——你，白克，在樓上的客廳裏守候着，別讓人走到西面的兩間房子裏去了。」

（第十四章完）

爲外貨造
機會的新
稅則。

新稅則



張鴻飛作



表演

楊秀瓊女士自在馬尼拉出風頭後，更加名振寰宇，南昌的新生活運動發源地，既請她們一家人來表演并參加水上運動會，今日報上又見澳洲有招聘楊女士表演之說，未知楊女士肯惠然去否？到外國去自然更加可以出風頭，而且是為國增光之舉。昔梅蘭芳去美國演劇，得了文華博士頭銜，則楊女士大有體育博士乃至生理博士之希望。可惜楊女士還不是個職業游泳家，而梅博士則早是以演劇為業的。（草田）

禁吸紙烟

浙省府呈行政院請籌議辦法，通飭全國嚴禁吸食捲煙。院令內實財三部詳細研究。浙當真是太聖人化了，吸捲煙又何必禁，禁不是先禁去了政府幾千萬的稅收嗎？此事決不成功。還是提議捲煙官買吧，設個專賣局，政府既可以得着鉅

大的利潤，還可以多出不少飯碗來。何如？

公路統計

最近全國公路統計二十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公里，內廣東最多三萬餘公里。的確路綫的延長有顯著之增加。可惜不能將汽車汽油等輸入的統計一併揭出，以示國際貿易的增進狀況。（木子）

救味水

雷波人雷貴濤，發明救味水，一切飲料食物，用之可以不走味，誠妙品也。不知可有人肯去發明人生救味水，使人吃了良心不致變黑，志氣不致變節，如有，吾將購百萬瓶以贈今之做官發財人。（巴且查）

北戴河避暑

報載北戴河海濱，今夏避暑中外人士，超過往年數倍，海濱旅舍房舍一空，每日自天津開赴輪船客車，中有十分六七為赴避暑區者。在北戴河館

，法意日又次之，國人則無多。北甯局裝設之電燈廠已放光，上星期日在該處避暑之中外人士達五千餘，北甯每週星期六及星期日開特車一次，旅客擁擠異常，當局對水陸保護，異常周密，外人均滿意，目為非戰區內桃源。好一個外人均滿意，對於自國其他各地不論何地的人民，何如保護，對於人民的一切利權，能否少摧殘一些？中國是次殖民地的感觸，不覺又上心來。（木子）

進香覆車

三十日是六月十九的觀音誕，京雞鳴寺燒香去的有三汽車相擁落河，乘客車夫共有五人受傷。汽車去燒香不敬之至，宜其受禍也。（板甲）

取締設壇

汪行政院長電江蘇浙江省及上海市長官云：近日農村鄉民，苦旱求雨，其哀痛迫切之情況，固不勝同感。然一念及教育之未普及，常識之未能灌注於一般人民，又不禁感慨係之。雖當其舉行之際，不便干涉，致滋紛擾。然事後事前，宜注意於常識啓發，關於旱潦預防，根據學理，淺喻曲譬，

實物試驗，務使之特人事，而除迷信。至於上海為世界交通地點，觀瞻所繫，且市民常識較為普遍，不同鄉農，乃亦有設壇求雨等事，則不惟迷信，且近招搖，宜從禁止，以息頑黨。仰各遵照辦理為要。行政院長汪兆銘鑒。可惜是馬後之炮了，否則一定有人反對，一定說不許求雨的人是幸災樂禍，居心不良云云。不過臨時要啓迪民智也不是可能的，那能一朝一夕把人民都改過來，一切是不能臨渴掘井，為什麼平日就可以不管了。而且對於新生活的迎神賽會汪先生曾以為是民家娛樂而寬容的。娛樂可而虛誠的祈求則不可乎？此皆平日不肯破除迷信所由生之矛盾也。（板甲）

章克標太無道理

記者足下：三十四期上有章克標先生寫的林語堂先生台核，讀了一過，覺得純是意氣用事的話，頗為不取。況且其中純是個人間的私事，何必在此公表，又何必拿來罵人，太無理。（中略）足下列載稿件，以何為標準？如章先生有關於小品文及幽默之討論與林

士意見不同者，尚可言之成理，否則吾不取也。（青年）

青年足下：尊論甚是，謝你厚意，但章先生亦有意見，因恐同是下屬感者，尙有其人，故特代為述之。章先生此文之動機，是看見了社會月刊上林博士說罵一文而作的，因為林博士在那篇文章中十分誇口虛妙，他很不以為然，因有台核一文，自然是故意和博士開玩笑，要撕下他的假面具。至關於博士之文學論方面，亦頗有不能同之處，但章先生自謂非文學批評家亦非論客，不願多說，因願等若干自命批評家之流，有所論列。倘使中國的文學評家果然不加論列，將來章先生也許有一二個短文，對林博士的文學論加以指摘，因為他認定他是在開倒車向墳墓中猛進也。這是他平時口說的話，我不過摘記下來，不能負完全責，任要請原諒的。照我的意思則林博士也發偉大了，他是一個難得的人才，總是中國獨一的，在外國也少有。只看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禮拜六派與新文運者方面，從未能融合，而林博士竟能之，豈非高人一等嗎？（記者）

一個注意和一個建議

天南先生：

這裏我所要說的有兩點，這兩點可以說完全是毫無關係，不過是些瑣雜話而已。

(一)上次我手裏拿着一本十日談在馬路上閒步，遇見一個朋友。他問我手裏是不是拿的十日談，問時他很蔑視地說十日談是一種很無聊的刊物，我當時便極力的和他辯論，可是他仍是不能了解，最後他說「裏面寫稿的都是些無名小卒從沒有聽見過的。」我氣得無話可講，同時我得到一個問題，十日談為什麼被人家看不起？這和十日談的前途是很有關係，希望編輯先生能注意到。

古月先生：令友的以耳代目的態度，是很可敬的，比之什麼東西也不要看的大學生，高明得多，我們知道有許多專修跳舞與看電影的青年，他至少還肯看名人的著作，那也不壞。至於本刊，決不想買任何野人頭，並且若干名流的見解，在主義上和我們不能盡同，所以也不想借名號召了。十日談被人看不起是活該，有帝國主義走狗的高華小華人在鄙夷之故，那些人是想做到高等華人的，焉能和我們站在一條線上。不過我們的同情者也決不少，這一點請古月君放心可也。

農報特輯的建議甚好，但編者恐怕稿子很難，因為材料倘使不網羅全國各地，便難出色，而照現在的投稿人地域看來，是通都大邑居多，寫寫農村現況，每多出於臆想，故頗少力量，而各邊僻之地，是很少有投來，所以一直不敢嘗試，恐怕弄成一無結果之故。雖則都市中人，也有來自鄉村的，但出了鄉村之後，便隔了一層，很難期望是頂真的材料了。

反對，公然實行，北平亦不能倖免。一些莘莘學子，從汗流浹背中度過難關，其結果落第者居多，而考中者僅四分之一，故致一般失意青年精神上受莫大打擊，而對教育前途當有切身關係。

最可怪者，此次高中生物試題中有「簡述達爾文及韋恩曼生物進化的界說」，想章思曼在遺傳學界，倡「生物進化」，顯皆知之。至生物進化說云云，則不知根據何書？韋氏係學者，亦不能獨厚於命題諸人，何誤如此？有謂此係孫悟空再生，搖身一變之絕技，此語得之。

海地零碎雜聞

九江在長江中游，為贛北的大商埠，現在又是勸匪中心，所以委員長令：在九江築一飛機場。對於交通上，軍事上，全有相當的益處，又由行營撥下X元為建築費；並定工人每日飯費X角。但九江二位要人——一位是X縣長，一位是某司令——見這事無利可得，心中不滿。最後，規定百姓捐助。凡大商店多則X千元，少則X

談十日談

(李髮慈)

十日談在中國刊物界中，總算是佼佼著。內容的文章，生動有力的固屬不少，但仍有些無聊胡謔的文字，糅乎其中。如每期中有一段糟糕的稿子，就會把整期的文章連累得大大的減色這點只是美中不足罷了。

還有應請編輯先生注意的，以後總希望多多的發表些針對社會的文字——也就是揭穿社會黑幕的稿子。因為社會太黑暗了，許多人都是渾渾噩噩的，也真可憐。刊物對這種是要負起來的，只是紛飾，對社會是沒用的。十日談如能做到這點，才不負所謂「輿論界的權威」啊！

記者按：社會上一般大人抵喜歡隱惡揚善，掩藏壞事，不但合大家口味，而且可以粉飾太平，上下交蒙其利。至於

去而後快，即是一本揚州閒話中有幾個不妥的字，易家鏡已經大倒其霉，可見烏鴉實不可做。輿論界的新權威，我們早已不做了，政治黨務也早申明不談了。頂好我們想能夠有些價值得表揚的事，來鼓吹鼓吹

錯誤之點

編輯先生：

翻閱貴刊二十五期起至三十六期封面後頁的「本刊內容大要」今文觀止和吸煙室兩則，不禁使我愕然；

——今文觀止，係本期新設……
——吸煙室。此欄將于次期開始……

按今文觀止為二十五期開始的，吸煙室業已開始于二十七期。

查三十四期三九七頁上刊有編者的特種徵求校對員一位，以免時常錯誤。聞三十五期編輯室談，似乎已有着落，但是仍舊這樣。

這！不知是啥格道理？乞道其詳，此祝撰安。

系字七月卅日

編者按：這大概就是錯誤之點了。詳也詳不來。夫詳者

可以觸，今將行去角之典禮，則言不能為詳也，倘何詳哉！足下大概不滿足此答覆的。

船底揚油

逃走

鄉村厚水，多半是運用船機力量，如今適值乾熱高亢的年份，河乾水淺，船機厚水困厄，加之機少田多（一隻厚水船機要包八九百畝田之多）。農人爭水甚劇，故船老班在無法中想出好主意來？忽然把機停駛，云：『船機日夜行駛，機件頗多阻塞，待揚油後再開吧！』但是一夜後，船機連影子都不知何處去了。其實：揚油不在機件上，却在船底下

阿瑞

凶惡對峙

阿瑞

香邑北門近車站，有舊屋數間，形有倒塌之勢，實無倒塌之危。公安局奉『維持秩序，保護安寧，預防危險……』的理由，下令拆毀；然建設局大起忿怒，聲着『努力地方建設，實行總理計劃……』的理由，命令阻止。於是雙方大起爭執，鉤心鬥角，斤斤較量，一者常以凶佔先，一者常以惡存心；故凶惡對峙，頗有不分勝負之勢。

添設信箱

想謀讀者與編者進一步的了解，我們添設信箱。以前是借了吸煙室的地盤，編者常常與讀者見面，不過為吸煙室的正當發展起見，似不應去占去了許多地位，而且給予了一種不良的影響。所以我們想還是添設信箱一欄吧。那裏既可以正正經經談到一切，也不妨嘻嘻哈哈像相熟朋友一般打趣。我們須要不踏襲現下一切刊物所有信箱的因襲，固然替代讀者解答困難是很必要的，但有時不解答更勝於解答。因為我們既不想載上假面具，便不能做官樣文章，而書信軌範，也是我們所不取的了。

目下各刊物信箱的回信，有同一的傾向，即是不能解答的問題，也要勉強解答，於是實際上解答後更不分明。有許多恰有一定公式，乃是將問題擴大，一般化普遍化起來，再說道是社會之病，須根本改造社會，於是勸你去努力改造社會的工作，錯是一點也不會錯，對的確對極了，可是問題却沒有解得。我們要避去此種形式的回答。

其次是不負責任的瞎指導，他儼然是個人師的樣子，用自己的理念思想來範圍別人，這又何苦來！往往有悲天憫人的調子，令人疑心他是個瘋子，可惜！本是可以好好地過過的人，被他高調子一唱，反而不安心了。這是多此一舉的，我們要引以為戒。

但是我們也是人，。人所有的錯錯，是可以避免到麼麼程度，誰能有把握呢！不多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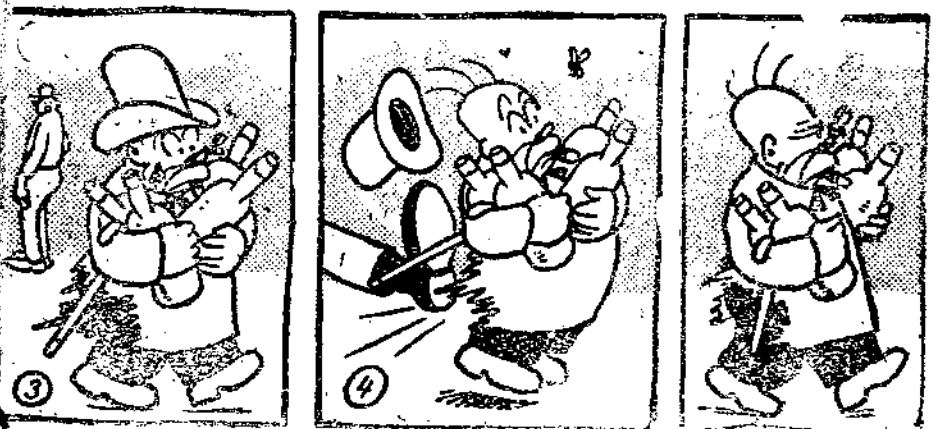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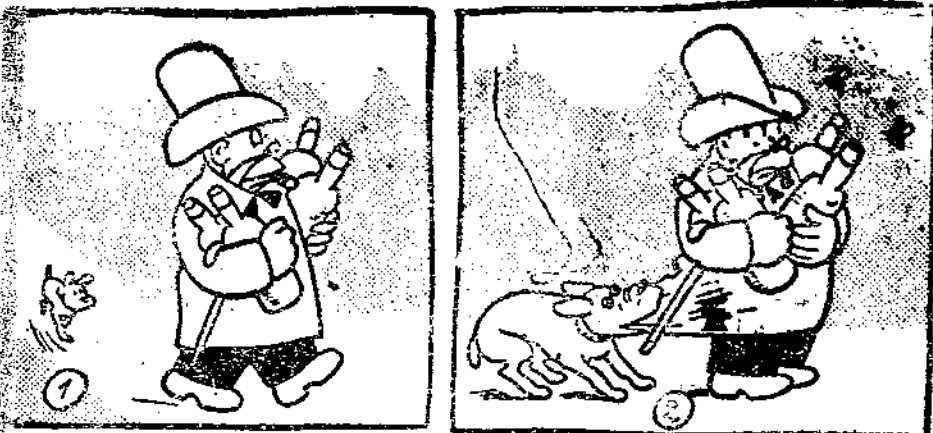
X X X X X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忍耐高於一切

畫中的意思我們不說。只說和我們有關的。安先生知道十日談周年紀念，捧了許多酒瓶來贈送誌賀。我們的地址和他不很近，但他是願意徒步走來的。可是酒香引了蜜蜂了，於是麻煩哉。可是他有泰山一般的忍耐。



編輯室

周年紀念，這是怎樣悽慘的事啊！人生於世，便是一悽慘之事，只看嬰兒落地便哭，就可知道。而刊物的出世，何尚不是一絕悽慘之事呢？耗費多少人的筆墨心血勞力，除了寫稿人以及經營者以外，你想想，第一，造紙工程是多麼費了人的力與血，再是排字印刷了，鉛字用的鉛，便包有礦工的採鉛以及廠工的練鉛。印刷機器的鐵同樣免不出有些工人的汗血浸透着。還有裝運時的碼頭工，以及裝運用的船舶。所以再擴大範圍一想，出版一本刊物，真不知消耗了天下多少物力。即就直接的而講，在一個印刷所中的苦楚，也是夠寫一本書了。印刷房與排字房二個地方與我們多接觸的，我們已經看了一年，豈能不明白。所謂周年紀念，我們看到了一年的許人的苦工而已，但讀者諸位會知道的嗎？所以說周年紀念是悽慘的。

沒有什麼革新，沒有什麼添加，我們是取消了十日漫畫的名稱，因靜生忙不過來，不能按時作畫，而且此後要經過檢查的時間，稿子很難有時間性的，因為總不免要些時候，而成了明日黃花。因之漫畫的取材上，不能刻劃新聞式的時事了，還是只好在一般的傾向上着眼，如社會現象抉剔等等，便可。我們以為漫畫是要帶一點諷刺性的，無論如何，不是平鋪直敘的。

我們想開始設信箱了，但不要和別人家一樣專門替讀者正正經經解答問題難點。我們更要加有趣味一點。這是很不容易的，也許難成功，但想試一試。自然有正經的難題，我們也不辭設法解答的，先請讀者投函來試試看。